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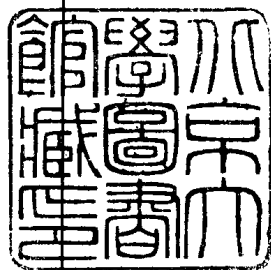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壹輯·貳拾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 · 貳拾冊目錄

晉書纂六十卷援據一卷〔明〕蘇文韓撰

一

〔明〕蘇文韓撰

晉書纂六十卷援據一卷

明萬曆刻本

晉書卷之序

夫史籍之歲久極奇之書及種不  
之書晉書志四之籍亦史所  
茅秦出陵之妙也與有書之符  
宗尚雅亦林蘭之俱稱曰史之才  
年於闕闕有之而六朝五季以不  
隨後子歎也而德業之業非不  
述之也者李崇宗宋之南史在晉  
辭殊得已而晉書也宋之慕也唐文  
皇以統一東書之復年十有八家之

晉書卷

序

此種二十一人之手台而外古者動

之書漁執職釋廣收在宋而成  
是也於晉書其年之書中十有五  
偏書之國十有五六歷年之如百五  
十有五晉書曰風流集望不長符言  
燕不度之清之極阮之任誕沈陸  
張左之文深王海之名孝羊杜陶  
劉之動代取之暇而至此者大位  
則情中之血常新何成之層可斷  
淚眼動柏燕聚松載讀之至此

晉書卷

序

二

深結者生息生而油結者亦思也  
 此在馬言之意何悟之知師述  
 危懼古情涼日者元際念人相者  
 知小可以傷指雖未敢必生言於  
 馬既歷之雁行陳范之視元觀者  
 唐始宋法結不大為運應年集  
 我籍取象林成非一手不無龐雜緊  
 其重欲刺證之失而蘭象涉游  
 難以固以則是慕之不可也藉  
 其弘嶺素永先方伯公之書學法

晉書集

序

三

心研且枕經釋史多而剛述尤於  
 是難而決之成是慕庚亮法以者  
 其補氣亦游如丹鉛而出以既不  
 後為不後口為景牧法無以寸  
 款并尺數之無以尺量博寸餘  
 也已相精且勤在理有割者  
 二謹製維工不妨于完錦則旅  
 歸之特走居在是籍年弘嶺  
 系与海由是乃以以傳之繁聚  
 不可治能目焉之功人可也結法

晉書集

序

四

天子之公室也。海內博雅君子，  
皆於此後。其與之，終可也。不佞  
亦以取以采玉也。

辛酉戊申程月之日

晉書纂

序

五

交弟仕玉本古於簡紙齋



晉書纂序

晉書非晉之書也。唐所輯之晉  
書也。成於唐而非成於唐一人  
之手也。名之為御撰者，何集羣  
臣之長，因四制之作，而遂摠歸  
之于文皇者也。以尊君也。人取  
天策之餘，事採典午之籍，蓋不  
能無失得焉。當其時，類例以屬  
敬播，令狐德棻、棻、天、文、律、曆、志  
專以屬。馮、風、紀、傳，以屬子翼。延  
壽諸君子，隨長授冊，無奪無強。  
主以東莞之書，而取材。庚博、稗

晉書纂

序

一

史兼收所謂珍裘以象腋成溫  
廣廈以羣材合構是為得之而  
唐之去晉歷年非遠時代累遷  
諸籍雖存聞見不一而鄙俚蕪  
穢時復有之畫餅涸流之謂糠  
秕糞除之餘固所不能免也乃

羣曹共事識見之有異同去取  
之有精瑣而榛蕪溢句疣贅滿  
行且分門各獻摭校未周如一  
人一事或此見而彼復或前矛  
而後盾則其失也此地李獻吉  
嘗謂其作本羣手體裁混亂俗

雅錯禁而必修之書予心儀之  
第至與宋元兩史同類而共譏  
之則予之所未安也故予有槩  
于中而謬為是纂也非敢竄隻  
字於舊文惟剝瑕礫而塞蕭稂  
差足為搗滌者之資學覽者之

捷徑云爾若其脩之而為弘文  
之嘉運

昭代之景勳如獻吉所云也者則  
以俟諸君子  
萬曆戊申秋壯之吉

如皋蘇文韓撰



晉書纂九例 十九則

一纂帝紀自三追帝以逮十五帝詳畧有分顛末必具蓋創守殊規理亂異轍一代之興廢可揆厥繇萬世之元良足昭法戒

一文宣圖蜀事多畧不錄示弗予也而獨詳錄五丈原之舉何蓋以著一時之曲筆富不瀟諸葛忠武一笑

一武帝受禪當塗不錄告類之文削也何削焉天可欺乎

一武帝以下則分注其在位幾改元幾以成君也年歷稽焉矣

九例

一紀以表年年以繫事事有去取條貫自存

一纂諸志于天文錄列宿之分地理收九州之概禮畧存乎掌故十不得三樂取備乎聲歌十不

遺七五行以驗機祥食貨刑法以採善議若律歷職官輿服之類取其序焉可矣間有存焉者

一纂列傳晉代人倫風流曠逸揮塵一時解頤千古是纂也嘉言懿行寸美不遺蓋善善寧長斯所竊取爾

一纂一傳即無辭稅行雖削弗錄而始終脉絡端緒瞭然庶尚論有資無嫌割裂以視他纂條理有分

一傳有可存而其中辭涉繁碎則彙括其概而分注下方如鄭冲傳之類是也

一傳有全削者而其人或見他傳則分注其爵里梗概于姓名之下以備覽觀

一本傳削而附見之人可錄則陞之而于名目之下書曰見某傳如去楊駿而存其弟珧之類是也

晉書纂

九例

一文凡見昭明文選者不錄非削之也蓋文選于今業家傳而戶誦之矣

一文選雖阮嗣宗勸進之牋詣蔣公之奏記錄焉者何一以正議之攸存一以鶴脰之難截

一文見史漢諸書者亦不多錄乃段灼之理鄧征西者不已見魏志乎曰是則稍加詳矣

一是書論贊誠有如史通煩黷之謂者無多取焉然其麗藻有益于摘辭則又不能不擇而存之

一難字訓有何超音義在即為注本字之下而問

有未備則旁採他書以釋之如羊曼駱伯之辨取諸顏氏家訓是也

一列傳全錄者注全字節取者注節字而四夷姦宄以下不曰節而曰畧外之也存其畧而已矣然載記中間有稱節者何必其賢可予也

一列傳中人雖有削節存者而于目錄則倣漢書傳目題之曰某某傳而並存其姓名以明去取

一是書構撰有繇觚翰分屬而後來品騰不一指摘亦多因採古今諸籍作晉書援據以備覽觀

北書晉纂

凡例

三

凡例畢

附序二篇

重刻晉書序

兗州王世貞撰

始為晉書者何承天崔鴻臧榮緒之屬凡十八家而至唐貞觀中詔左僕射房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徒刪緝之凡為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十其事例屬敬播天文律曆屬李淳風掌故屬于志寧紀傳屬顏師古孔穎達輩而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天子稱制以叙論之最稱彬彬詳雅矣說者乃以為晉曆僅百年不能當漢東京之半而文倍之諸載記儲王雄武克悖妖祥之變徃徃過實而世說語林幽明錄搜神記亦所不廢循正者卑之以裨官責核者外之以誣史而是書稍屈矣自正統之說行而晉與秦隋皆抑而為閏青衿而應制科者至不得舉其凡而學士大夫名為好古博洽之倫內畏其繁而外摘其瑕以不足誦讀即自左史氏而下舉范曄陳壽之撰而有所不能對何論晉書乃至李延壽南北史哉不佞竊不敢以為然以為晉固已所比數於漢唐氏其德政禮樂固不敢望趙宋然自舞陽持國秉國易世而為武帝剪者身不王王者不獲已以為差異於陳橋之驟而自南渡後其君臣稍能自標明其統聲

晉書纂

序

乙

猶夏之罪而夷之不至若建炎開禧之單宋史亡論  
已其最險峻者莫如唐然紀主義近裁而失之畧傳  
主辭近精而失之溢以舉其人與事不能使人躍然  
而如有觀是書之失固不能無襍采而輕信然讀之  
使其事猶若新而其人猶有生氣者以擬陳范則有  
間庸渠出唐史下耶今其梓獨存於南國子學官又  
以久故多脫誤而學士大夫苦其不易得益踈不治  
吾邑人周太學若年氏偶見宋秘閣本於其友欣然  
請而授剞劂首尾凡二載至垂橐而成者十八矣忽  
暴疾卒家人咄咄曰是嬰材也而家殉之其以昇火

晉書纂

序

二

丁進士某者與太學善嘆曰吾不可以剪吾友志而  
棄一代之業乃委產於其家以成梓歸而僱工續之  
噫亦不易哉今而後熟有晉而又知晉之有書則自  
二子始矣如其有餘力以及延壽南北史可也是故  
不辭其請而爲之序

晉書序

江夏黃汝亨撰

書契以來儒者尊經術治世莫嚴于春秋春秋素王  
之刑書也履衰續亡褒善誅惡惕息天下之亂賊以  
磨礪百代其旨直其情平其事肆而隱鑑虛表微若  
衡量之于萬物鏡之于形人含是非咸與神明仲尼  
固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故知義者史之精華也法天牖性與天下共聖  
所不能設諸體三才而才士無所用即以游夏之文  
單辭莫贊至矣哉仲尼既沒茲義乖絕義失而才才  
失而事失而辭玄醴陵谷流變亡極丘明翼經雋

晉書纂

序

三

簡盡致馬遷宏宕班祿瞻密凌軼于載蔚起史宗斯  
可謂之才也已矣然左徵列國綠魯舊文子長世業  
秦灰未燼黃虞以來奇書古文可獵而馳孟堅抽蘭  
臺之秘賭記詳備右有所據而總亭尊故曰才也嗣  
興兩家世推陳范擘書有袁宏謝承趙岐諸人導其  
先路即非目見傳聞未舛陳壽稱善叙事實而不艷  
糾繩之法師承譙周各紆其長能成一家故兩漢三  
國興亡成敗之事可得而論焉迨晉末季中原板蕩  
越在江介史失其職舊事堯墜王隱孫盛虞預于實  
謝沈習鑿齒徐廣之徒俱起著作各勒書紀編纂當

代然隱書事核陽秋詞直習氏注晉繼漢不為魏後  
竊比尊王要以分明競爽依事麗辭而已唐文皇英  
姿雄畧箠使九州猶欲以戎馬之餘烈籠絡往哲驅  
俊毫端乃詔房玄齡褚遂良諸臣因隱盛之遺彙蒐  
諸家小說輯而成書然事非經見傳聞互異推舉衆  
長法虧畫一文皇踞黃屋之尊組繪自喜恐盛于淮  
南呂相之威增損未敢諸臣為政甲乙相藉將無向  
郭註莊之嫌兼以綺心未澄沿梁隋靡曼之遺藻菁  
偏辭雕刻芳潤幽秘俶俛雜出不馴比于稗官野乘  
可稱雄霸良史之業蕩然盡矣間標其勝則紀載所  
晉書纂序四

激而為長嘯清譚之習漂搖江左風流不墜暉映傳  
記綺靡之象不獨在史辭已必欲辭以締事以經  
才以標義將驅晉代而吳魏驅吳魏而東西京乎  
世無素王又寧復有春秋哉然則神奇臭腐互化密  
移叢談巷語皆載道之器循義觀物何言不微況乎  
茲書簪聚羣材璀璨一代者序顧自此書單行隱盛  
之筆不復流布精言小品半窺世說興亡消息之故  
綿邈隔世而舊刻踵訛復缺詮證書之不完義于何  
有友人吳仲虛氏博雅嗜文玩心在茲蒐羅諸本刊  
訛釐舛副墨殺青晉代衣冠爛然可披嗟乎藉唐皇  
晉書纂序五

晉書纂總目

序

凡例 十九則

援據一卷

目錄一卷

帝紀十 今併為六卷

志二十 今併為八卷

列傳七十 今併為三十六卷

載記三十 今併為十卷

目錄

晉書纂一卷

帝紀一

宣帝紀

舊紀一

晉書纂

目錄

高祖宣帝

輯要二十條

景文二帝紀

舊紀二

世宗景帝

輯要三條

太祖文帝

輯要六條 史臣論

晉書纂二卷

帝紀二

武帝紀

舊紀三

世祖武帝

輯要十三條 唐太宗制

惠帝紀

舊紀四

孝惠帝

輯要九條 史臣論

晉書纂三卷

帝紀三

懷愍二帝紀

舊紀五

孝懷帝

輯要七條

孝愍帝

輯要六條 總論 贊

晉書纂四卷

帝紀四

元明二帝紀

舊紀六

中宗元帝

輯要七條 論

肅宗明帝

輯要五條 論 贊

晉書纂五卷

帝紀五

成康二帝紀

舊紀七

顯宗成帝

輯要十一條

晉書纂

目錄

康帝

輯要三條

穆哀廢三帝紀

舊紀八

孝宗穆帝

輯要十三條

哀帝

輯要三條

廢帝海西公

輯要二條 論

晉書纂六卷

帝紀六

簡文孝武二帝紀

舊紀九

太宗簡文帝

輯要三條

孝武帝

輯要十一條 論

安恭二帝紀

舊紀十

安帝 德宗 輯要十條

恭帝 德文 輯要三條

晉書纂七卷 志一

天文志 舊志一之三

序 全 天體 節 十輝 節

日氣 節 雜氣 輯十條 天變史傳事驗

日蝕 輯五條 日薄 輯三條 月變 輯二條

月奄紀五 帝輯三條 五星聚會 輯九條

十一條 月五星紀列舍經星變附見 輯

妖星客星 輯三條

晉書纂 目錄 三

星流隕 輯二條 雲氣 輯一條

晉書纂八卷 志二

地理志 舊志四之五

序 全 八極 節 司馬法

諸州輯畧 十九條

晉書纂九卷 志三

律歷志 舊志六之八

律序 節 輯要 十二條

歷序 全 輯要 七條

晉書纂十卷 志四

禮志 舊志九之十一

序 全 輯要 三十五條

晉書纂十一卷 志五

樂志 舊志十二之十三

序 全 輯要 四十條

晉書纂十二卷 志六

職官志 舊志十四

序 全 輯要 三條

輿服志 舊志十五

序 全 輯要 三條

晉書纂 目錄 四

食貨志 舊志十六

序 節 輯要 三條

晉書纂十三卷 志七

五行志 舊志十七之十九

輯要 一百二十八條

晉書纂十四卷 志八

刑法志 舊志二十

序 節 輯畧 一條

晉書纂十五卷 列傳一

后妃傳

后妃傳序

宣穆張后景懷夏侯后景獻羊后文明王后武元

武悼二楊后惠賈惠羊二后懷王太后元夏侯太

妃列傳

舊傳一

宣穆張皇后全

文明王皇后節

武元楊皇后節

武悼楊皇后全

左貴嬪全

胡貴嬪全

惠賈皇后節

謝夫人全

元敬虞后明穆庾后成恭杜后康獻褚后穆章何

后哀靖王后廢帝庾后簡文宣鄭太后簡文順王

晉書纂

目錄

五

后孝武李太后孝武定王后安德陳太后安僖王后

恭思褚后列傳

舊傳二

成恭杜皇后節

康獻褚皇后節

簡文宣鄭太后節

孝武李太后節

論

贊

晉書纂第十六卷 列傳二

王祥王覽鄭冲何曾何邵何遵石苞石崇毆陽建

孫鑠列傳

舊傳三

王祥節

弟覽節

鄭冲節

何曾節

何劭節

石苞全 子崇節

論

羊祜杜預列傳

舊傳四

羊祜節

杜預節

論

晉書纂第十七卷 列傳三

陳騫裴秀列傳

舊傳五

陳騫節

裴秀節

楷從子邵

遐俱節

論

贊

衛瓘張華列傳

舊傳六

衛瓘節

子相全

張華節

晉書纂

目錄

六

劉卞全

論

晉書纂第十八卷 列傳四

宗室

舊傳七

安平獻王孚彭城穆王權高密文獻王泰范陽康

王綏濟南惠王遂譙剛王遜高陽王睦任城景王

陵等列傳

安平獻王節

子義陽成王望

望曾孫章武

高密文獻王泰

子新蔡武哀王騰

全

譙閔王承

子烈王無忌

全

譙郡王休之

子尚

尚之

習陽亭侯順全 摠論

宣五王文六王 舊傳八

平原王幹琅邪王佃清惠亭侯京扶風王駿梁王

彤列傳宣五王

平原王幹全 琅邪武王佃節

扶風武王駿節 梁孝王彤節

齊王攸城陽王兆遼東王定國廣漢王廣德樂安

王鑒樂平王延祚列傳文六王

齊獻王攸節 城陽哀王兆節

樂安平王鑒節 摠論

晉書纂八 目錄 七

晉書纂第十九卷 列傳五

王沉荀顗荀勗馮統列傳 舊傳九

王沉節 子浚節 荀顗節

荀勗節 孫闡全 論

賈充楊駿列傳 舊傳十

賈充節 族子模全 楊珧全 楊珧見楊駿傳

晉書纂第二十卷 列傳六

魏舒李熹劉寔高光列傳 舊傳十一

魏舒全 李熹節

劉寔節 弟習全 高光節

王渾王濬唐彬列傳 舊傳十二

王渾節 子濟全 王濬節

唐彬節 論

晉書纂第二十一卷 列傳七

山濤王戎樂廣列傳 舊傳十三

山濤節 子簡節 論

王戎節 從弟衍節 衍弟奩節 郭舒節

樂廣全 論 贊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石鑒温美列傳 舊傳十四

鄭袤節 子默節 李胤節

晉書纂八 目錄 八

盧欽節 從子志全 華表節 孫恒節

石鑒節 温美全

晉書纂第二十二卷 列傳八

劉毅和嶠武陵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列傳

劉毅節 子聯節 和嶠全 舊傳十五

武陵節 任愷節

崔洪節 郭奕節

劉頌李重列傳 舊傳十六

劉頌節 李重節



論

晉書纂第二十三卷 列傳九

傅玄列傳

傅玄

子威節

威從父弟祗節

舊傳十七

論

向雄段灼閻續列傳

向雄

段灼

舊傳十八

閻續

論

晉書纂第二十四卷 列傳十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鯤胡母輔之畢卓王尼羊

晉書纂

目錄

曼光逸列傳

舊傳十九

阮籍

兄弟戚族弟放

咸子瞻

瞻弟孚

從子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母輔之

之子謙

畢卓

王尼

羊曼

光逸

論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列傳

舊傳二十

曹志

庾峻

子敬節

郭象

庾純

子勇節

秦秀

論

晉書纂第二十五卷 列傳十一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列傳

皇甫謐

摯虞

束皙

王接

卻詵阮种牽譚袁甫列傳

卻詵

阮种

牽譚

袁甫

晉書纂第二十六卷 列傳十二

愍懷太子適列傳

舊傳二十三

晉書纂

目錄

愍懷太子

論

陸機陸雲列傳

舊傳二十四

陸機

陸雲

制

晉書纂第二十七卷 列傳十三

夏侯湛潘岳張載列傳

舊傳二十五

夏侯湛

潘岳

張載

論

江統孫楚列傳

舊傳二十六

江統

孫楚

論

晉書纂第二十八卷 列傳十四

羅憲節 馬隆節 舊傳二十七

羅憲節

胡奮節

吾彥全

周處周訪列傳

周處全 孫楚全

周訪全 孫越全

晉書纂第二十九卷 列傳十五

晉書纂

汝南文成王亮楚隱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厲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顥東海孝獻王越列傳

汝南文成王亮節 楚隱王瑋全 舊傳二十九

齊王冏節

成都王穎節

論

解系孫旂孟觀宰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張方

閻昂索靖賈疋列傳

解系全

張輔全

索靖全 子紉節 論

晉書纂第三十卷 列傳十六

周浚成公簡荀晞華軼劉喬列傳 舊傳三十一

周浚全 子嵩節 從父弟全

荀晞節 曾孫柳節

劉喬節 曾孫柳節 論

劉琨祖逖列傳

劉琨節 兄輿節

祖逖全 兄納全

晉書纂第三十一卷 列傳十七

晉書纂

邵續李矩段匹磾魏浚郭默列傳 舊傳三十三

邵續節

段匹磾節

論

晉書纂第三十二卷 列傳十八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王 舊傳三十四

毗陵悼王軌秦獻王東城陽懷王景東海冲王祗

始平哀王裕淮南忠壯王乂代哀王演新都王該

清河康王遐汝陰哀王謨成都王穎吳敬王晏渤海陽王恢列傳 武十三王

秦獻王束 全

淮南忠壯王允 全

清河康王遐 節

琅邪孝王哀東海哀王冲武陵威王晞忠敬王遵  
列傳 元四王

琅邪王哀 節

忠敬王遵 節

會稽思世子道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會稽文

孝王道子列傳 簡文三王

會稽文孝王道子 節 論

晉書纂第三十三卷 列傳十九

王導列傳

舊傳三十五

晉書纂

目錄

十三

王導 節

子悅

恬俱節

洽

洽子瑜

劉弘陶侃列傳

舊傳三十六

劉弘 節

陶侃 全

兄子輿全

論

晉書纂第三十四卷 列傳二十

溫嶠郗鑒列傳

舊傳三十七

溫嶠 節

郗鑒 節

超節

子愔全

愔子

顧榮紀瞻賀循楊方薛蕪列傳 舊傳三十八

顧榮 節

紀瞻 節

賀循 節

楊方 全

薛蕪 節

晉書纂第三十五卷 列傳二十一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顛列傳 舊傳三十九

劉隗 節

伯父誠節

刁協節

戴若思 全

弟邀節

周顛 節

論

應詹甘卓卞壺劉超鍾雅列傳 舊傳四十

應詹 節

卞壺 節

劉超 全

鍾雅 全

論

晉書纂

目錄

十四

晉書纂第三十六卷 列傳二十二

孫惠熊遠王鑒陳頴高崧列傳 舊傳四十一

孫惠 全

熊遠 節

王鑒 節

陳頴 節

高崧 全

論

郭璞葛洪列傳 舊傳四十二

郭璞 節

葛洪 全

論

贊

晉書纂第三十七卷 列傳二十三

庾亮列傳

舊傳四十三

唐亮節 子彬全 蘇全 亮弟節

論

顧夔節

舊傳四十四

顧夔節

子鑿節

鑿子石節

論

晉書纂第三十八卷

列傳二十四

王湛荀崧范汪劉惔張憑韓伯列傳

舊傳四十五

王湛全

子承全

承子述節

述子坦節

荀崧節

子美節

范汪節

子甯節

晉書纂

目錄

十五

劉惔全

張憑全

韓伯節

論

王舒王廙王稜虞潭顧象張闓列傳

舊傳四十六

王舒節

子名全

王廙節

弟彬節

虞潭全

孫據父

顧象節

張闓節

晉書纂第三十九卷

列傳二十五

陸曄何克褚裒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列傳

舊傳四十七

陸曄節 曄弟玩節 何克節

褚裒節

蔡謨節

諸葛恢節

殷浩節

顧悅全

孔愉丁潭張茂陶回列傳

舊傳四十八

孔愉節

子安國全

從子坦節

張茂全

陶回全

晉書纂第四十卷

列傳二十六

謝尚謝安列傳

舊傳四十九

謝尚全

謝安全

子琰節

晉書纂

目錄

十六

王羲之許邁列傳

舊傳五十

王羲之節

子徽全

徽之子楨之

許邁全

制

晉書纂第四十一卷

列傳二十七

王遜蔡豹羊鑿劉胤桓宣朱何毛寶劉遐鄧遐示

序列傳

舊傳五十一

王遜節

劉胤節

桓宣節

從子伊全

朱伺節

毛寶節 孫瓌全 劉遐節

鄧遐全 朱序節

陳壽王長文虞溥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寶節

蔡謝沉習鑿齒徐廣列傳 舊傳五十二

陳壽全 王長文全

虞溥全 司馬彪全

王隱節 虞預節

孫盛全 于放全 于寶全

鄧粲節 謝沉全

習鑿齒節 徐廣節

晉書纂目錄 贊 十七

晉書纂第四十二卷 列傳二十八

顧和袁瓌江迺車胤殷顛王雅列傳

舊傳五十三

顧和節 袁瓌節 山松子喬節 喬孫

孫耽俱全 江迺節 從弟灌子績全

車胤節 殷顛全

王雅全 論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列傳 舊傳五十四

王恭全 殷仲堪節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列傳

劉毅節 兄邁全 何無忌全 舊傳五十五

魏詠之全

晉書纂第四十三卷 列傳二十九

張軌列傳 舊傳五十六

張軌全 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論 駿子重華 華弟天錫俱節

涼武昭王李玄盛列傳 舊傳五十七

晉書纂目錄 十八

涼武昭王李玄盛節 于士業節

論

晉書纂第四十四卷 列傳三十

孝友 序全 舊傳五十八

序

李密盛彥夏方王裒許孜庾袞孫晷顏含劉殷王

延王談桑虞何琦吳達列傳 盛彥全

李密節 王裒全

夏方全 王裒全 庾袞全

許孜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孫畧 <small>節</small> | 顏含 <small>全</small> | 劉殷 <small>節</small> | 王延 <small>全</small> | 王談 <small>全</small> | 桑虞 <small>節</small> | 何琦 <small>全</small> | 吳達 <small>全</small> | 論 | 贊 | 晉書纂第四十五卷 | 列傳三十一 | 忠義 | 舊傳五十九 | 序 <small>全</small> | 稽紹王豹劉沉翹 <small>兒</small> 賈渾王育帝忠辛勉劉敏元 | 周該桓雄韓階周崎易雄樂道融虞悝沈勁吉悒 | 晉書纂 | 目錄 | 十九 | 王諒宋矩車濟丁穆辛恭靖羅企生張禕列傳 | 稽紹 <small>節</small> | 從子含 <small>全</small> | 王豹 <small>節</small> | 翹 <small>兒</small> <small>全</small> | 王育 <small>全</small> | 辛勉 <small>全</small> | 周該 <small>全</small> | 韓階 <small>全</small> | 易雄 <small>全</small> | 樂道融 <small>全</small> | 虞悝 <small>全</small> | 沈勁 <small>全</small> | 吉悒 <small>全</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諒 <small>全</small> | 宋矩 <small>全</small> | 車濟 <small>全</small> | 丁穆 <small>全</small> | 辛恭靖 <small>全</small> | 羅企生 <small>全</small> | 張穉 <small>全</small> | 論 | 良吏 | 序 <small>全</small> | 魯芝胡威杜軫賈 <small>兒</small> 王宏曹攄潘京范畧丁紹喬 | 智明鄧攸吳隱之列傳 | 魯芝 <small>節</small> | 胡威 <small>全</small> | 賈 <small>兒</small> <small>全</small> | 杜軫 <small>節</small> | 曹攄 <small>全</small> | 潘京 <small>全</small> | 范畧 <small>全</small> | 丁紹 <small>全</small> | 喬智明 <small>節</small> | 鄧攸 <small>全</small> | 吳隱之 <small>全</small> | 論 | 晉書纂第四十六卷 | 列傳三十二 | 儒林 | 舊傳六十一 | 序 <small>全</small> | 范平文立陳劭虞喜劉兆汜毓徐苗崔遊范隆杜 | 夷董景道續咸徐邈孔衍范宣韋諛范弘之王歡 | 晉書纂 | 目錄 | 二十 |
|---------------------|---------------------|---------------------|---------------------|----------------------|----------------------|---------------------|---|----|--------------------|--------------------------------------|-----------|---------------------|---------------------|-------------------------------------|---------------------|---------------------|---------------------|---------------------|---------------------|----------------------|---------------------|----------------------|---|----------|-------|----|-------|--------------------|---------------------|---------------------|-----|----|----|

列傳

范平全

文立節

虞喜全

劉兆全

汜毓全

徐苗全

杜夷全

董景道全

徐邈節

孔衍全

范宣全

范弘之節

論

文苑

序全

舊傳六十二

晉書纂

目錄

主

應貞成公綏左思趙至鄒湛裴據褚陶王沉張翰  
庾闡曹毗李克袁宏伏滔羅含顧愷之郭澄之列

傳

應貞節

成公綏節

左思節

趙至節

鄒湛全

褚陶全

王沉全

張翰全

庾闡全

曹毗全

李克節

袁宏節

伏滔節

羅含全

顧愷之全

郭澄之全

論

贊

晉書纂第四十七卷

列傳二十三

外戚

舊傳六十三

序全

羊琇王恂楊文宗羊玄之虞豫庾琛杜乂褚裒何

準王濛王遐王蘊褚爽列傳

羊琇全

杜乂節

褚裒節

何準節

王濛全

王蘊全

晉書纂

目錄

主

孫登董京夏統朱中范粲魯勝董養霍原郭琦伍  
朝魯褒汜騰任旭郭文龔壯孟陋韓績譙秀翟湯  
郭翻辛謐劉麟之索襲楊軻公孫鳳公孫承張忠  
石垣朱纖郭荷郭瑀祁嘉瞿劭先生謝敷戴逵龔  
玄之陶淡陶潛列傳

序全

舊傳六十四

孫登全

董京節

夏統全

朱中全

范粲全

子喬全

董養全

郭琦全 魯褒全

郭文全 孟陋全

韓績全 翟湯節 子莊全

郭翻全 劉麟之全

索襲全 楊軻全

張忠全 宋纖全

郭瑀全 祁嘉全

謝敷全 戴逵節

陶潛節

晉書纂第四十八卷 列傳三十四

晉書纂 目錄 三十三

藝術 舊傳六十五

序全

陳訓戴洋韓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嚴卿隗炤卜

羽鮑靚吳猛辛靈佛圖澄麻襦單道開黃泓索統

孟欽王嘉僧涉郭廢鳩摩羅什曇霍臺產列傳

陳訓節 戴洋節

韓友節 淳于智全

杜不愆全 嚴卿全

隗炤全 鮑靚節

吳猛全 幸靈全

佛圖澄節 索統全

王嘉全 鳩摩羅什節

曇霍全

列女 舊傳六十六

序全

羊耽妻辛氏杜有道妻嚴氏王渾妻鍾氏鄭袤妻

曹氏愍懷太子妃王氏鄭休妻石氏陶侃母湛氏

賈渾妻宗氏梁綈妻辛氏許延妻杜氏虞潭母孫

氏周顛母李氏張茂妻陸氏尹虞二女荀崧少女

灌王凝之妻謝氏劉琇妻陳氏皮京妻龍氏孟昶

晉書纂 目錄 三十四

妻周氏何無忌母劉氏劉聰妻劉氏王廣女陝婦

人靳康女帝逞母宋氏張天錫二妾閻氏薛氏苻

堅妾張氏竇滔妻蘇氏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段

氏段豐妻慕容氏呂纂妻楊氏呂紹妻張氏李玄

盛后尹氏列傳

羊耽妻辛氏全 杜有道妻嚴氏全

王渾妻鍾氏全 愍懷太子妃王氏全

陶侃母湛氏全 賈渾妻宗氏全

梁綈妻辛氏全 許延妻杜氏全

虞潭母孫氏全 周顛母李氏全



張茂妻陸氏 全

尹虞二女 全

荀崧小女灌 全

王凝之妻謝氏 節

皮京妻龍氏 全

孟昶妻周氏 全

王廣女 全

陝婦人 全

靳康女 全

帝逞母宋氏 全

苻堅妾張氏 節

竇滔妻蘇氏 全

苻登妻毛氏 全

段豐妻慕容氏 全

呂纂妻楊氏 全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論

晉書纂第四十九卷

列傳三十五

目錄

四夷

舊傳六十七

序 全

夫餘馬韓辰韓肅慎倭人裨離等十國列傳 東夷

肅慎氏 畧

吐谷渾馬耆龜茲大宛康居大秦列傳 西域

吐谷渾 畧

吐延 全 葉延 全 附奚 全 視

林邑扶南列傳 南蠻

林邑國 畧

匈奴列傳 北狄

匈奴 畧

論

王敦桓温孟嘉列傳

舊傳六十八

王敦 畧

論

桓温 畧

孟嘉 全

晉書纂第五十卷 列傳三十六

桓玄卞範之殷仲文列傳 舊傳六十九

桓玄 畧

殷仲文 畧

論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魯杜弢王機祖約蘇峻孫

恩盧循譙縱列傳

舊傳七十

張昌 畧

陳敏 畧

王如 全

晉書纂

目錄

祖約 畧

盧循 畧

論

晉書纂第五十一卷 載記一

載記序 全

舊記一

劉元海 畧

劉聰 畧

舊記二

劉聰 畧 子黎 畧

劉曜 畧

舊記三

劉曜 畧

晉書纂第五十二卷 載記二

石勒記 舊記四之五

石勒 畧

石季龍記 舊記六之七

石季龍 畧

晉書纂第五十三卷 載記三

慕容廆記 舊記八

慕容廆 畧

慕容皝記 舊記九

慕容皝 畧

慕容儁記 舊記十

慕容儁 畧

慕容暕記 舊記十一

慕容暕 畧

慕容恪 畧 附皇南真 畧

論

晉書纂第五十四卷 載記四

苻洪 全 舊記十二

苻洪 全

苻生 全

苻堅記 舊記十三之十四

苻堅 畧

苻丕苻登記 舊記十五

苻丕 畧

苻登 畧

晉書纂第五十五卷 載記五

姚弋仲姚襄姚萇記 舊記十六

姚弋仲 畧

姚萇 畧

姚興記 舊記十七之十八

姚興 畧

姚泓記 舊記十九

姚泓 畧

晉書纂第五十六卷 載記六

李特李流記 舊記二十

李特 畧

李雄李班李期李壽李勢記 舊記二十一

李雄 畧

李班 全

論

晉書纂第五十七卷 載記七

呂光呂纂呂隆記 舊記二十二

呂光 畧

呂纂 畧

慕容垂記

舊記二十三

慕容垂 畧

慕容寶慕容盛慕容熙慕容雲記

舊記二十四

慕容寶 畧

慕容盛 畧

慕容熙 畧

論

晉書纂第五十八卷 載記八

乞伏國仁乞伏軋歸乞伏熾盤馮跋馮素弗記

舊記二十五

乞伏國仁 畧

馮跋 畧 跋弟素弗全

秃髮烏孤秃髮利鹿孤秃髮儁檀記

舊記二十六

晉書纂 八目錄

二十九

秃髮烏孤 畧

秃髮儁檀 畧

論

晉書纂第五十九卷 載記九

舊記二十七

慕容德記

慕容德 畧

慕容超慕容鍾記

舊記二十八

慕容超 畧

論

晉書纂第六十卷

載記十

沮渠蒙遜記

舊記二十九

沮渠蒙遜 畧

赫連勃勃記

舊記三十

赫連勃勃 畧

目錄終

晉書纂 八目錄

三十

三十

晉書援據

稽原

史通

唐劉子玄知幾撰

曰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

祖紀佐著作郎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

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

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

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

史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

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

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

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

皆鈐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

史千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二年凡二

十二卷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其為當時所稱晉江

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

遠則編記兩帝近則唯叙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

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

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

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

乃勅大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悉

引偽史十六國書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  
三十并序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  
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王海王伯厚曰晉列傳王隱父銓有著述之志私錄

晉事未就隱受父業西都舊事多所詳究太興初

帝召為著作郎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虞預私

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

隱所著書竊寫之隱依庾亮亮供紙筆乃成書詣

闕上之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其

父所撰文體混漫者隱之作也千寶博覽書記中

與草創未建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宜建立國史

撰集帝紀宜備史官敕佐著作郎千寶等撰集於

是著晉紀自宣訖愍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奏之其

書簡直而婉稱良史虞預著晉書四十四卷會稽

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行於世謝沈右史才

康帝時為著作撰晉書三十餘卷沈先著後漢書

百卷及漢書外傳郝紹作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

凡七十八卷起東晉徐廣領著作敕撰成國史廣

上之鄧粲著元明紀十篇晉文心成晉紀四十六卷

荀伯子王韶之為義熙初年成晉紀四十六卷

佐郎同撰晉史成晉紀四十六卷

舉成晉紀四十六卷

舉成晉紀四十六卷

舉成晉紀四十六卷

晉書援據

二

晉後書十五篇束皙武帝時佐著作郎撰晉書帝

紀十志著晉書紀志南史裴松之著晉紀謝靈運為秘

書監撰晉書粗立條流沈約撰一百二十卷條流

雖舉采掇未周失第齊臧榮緒括東西晉為一書

紀錄志傳百一十卷後魏書崔浩以晉書諸家多

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曰十有八家雖存記注才非

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叔

寧味同畫餅子雲學埋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

盛莫通於創業洵乎于陸曹鄧畧紀帝王鸞盛廣

晉書援據

松纒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

會要唐武功曰貞觀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宜令修

闕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類如修五代史

故事於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

子許敬宗掌其事來濟陸元佐劉子翼李淳風李

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玄馭劉胤之陽仁

卿李延壽張文恭並分功撰錄令狐德芬敬播李

安儀李懷儼詳其條例以臧榮緒晉書為本為十

紀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二

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玄齡已下稱

史臣凡起例皆播獨創其以書賜皇太子及新羅

使者各一部

舊唐書石晉劉房玄齡傳曰貞觀十八年玄齡與中

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

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佐劉子

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榮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

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

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

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豔

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

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採

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摠

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

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

又令狐德榮傳曰十八年起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

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榮令預修撰當時

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榮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

書成除秘書少監

又敬播傳曰參傳晉書播與令狐德榮陽仁卿李巖

等四人摠類

文獻通考宋馬貴與端臨撰曰晉書一百三十卷晁氏武公曰

唐房喬即玄齡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

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

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

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

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氏羗

鮮卑割據中原為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

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

於樞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

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

新唐書藝文志晉書一百二十卷房玄齡褚遂良許

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

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丘馭劉胤之陽仁卿

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餽作李懷儼趙弘

智等修而名為御撰按志二十一人而會要止二十人無趙弘智名

列籍

舊唐書經籍志併新唐書藝文志叙列

王隱晉書八十九卷晉春秋云王隱著國史成八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八十八卷本九十三卷今殘

虞預晉書五十八卷隋志云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說明帝今殘缺晉散騎常

附虞預撰

朱鳳晉書十四卷隋志云十卷未成本十四卷今殘缺晉中書即朱鳳撰說元帝

謝靈運晉書三十五卷又錄一卷

臧榮緒晉書一百一十卷隋志云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

千寶晉書二十二卷疑即後晉紀也

蕭子雲晉書九卷隋志云十一卷本一百二卷梁有今殘缺

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隋志云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

蕭景暢晉史草三十卷見舊唐書志隋志云梁蕭子顯撰景暢子顯字

梁鄭忠晉書七卷 庾詵東晉新書七卷

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以上三書見隋志

徐堅晉書一百一十卷

高希嶠注晉書一百三十卷開元十年上授清池主簿

陸機晉帝紀四卷 晉錄五卷

千寶晉紀二十二卷隋志云二十三卷說隱帝

劉協注千寶晉紀六十卷

晉紀十卷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撰 晉帝紀十卷晉佐著作

晉紀十一卷別駕鄧粲撰

晉紀二十卷隋志云二十三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

晉紀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

晉紀四十五卷 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續晉紀五卷 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

漢晉陽秋四十七卷 訖愨帝晉榮陽太守晉鑿齒撰

晉陽秋三十二卷 訖哀帝孫盛撰

續晉陽秋二十卷 宋末嘉太守杜道鸞撰

晉春秋畧二十卷 杜延業撰 晉畧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張陟撰

晉後畧記五卷 晉下邳太守荀綽撰

晉諸公讀二十一卷 晉秘書監傅暢撰

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 隋志云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梁有三百二

晉書援據 十二卷 舊唐書云三百二十卷 泰始以下起居注凡二十種不具錄 晉李軌等撰

晉故事四十三卷 晉諸雜故事二十二卷

晉故事三卷 晉朝雜事二卷

晉要事三卷 晉東宮舊事十一卷 張敞撰

晉書雜詔書一百卷 又二十八卷

晉雜詔書六十六卷

晉書鈔三十卷 梁豫章內史張紇撰

晉書金穴鈔十卷 宋史藝文志云薛儉撰

晉書鴻烈六卷 隋志云張氏撰

晉史獵精一百三十卷 見宋史志

晉史屢辭三卷 文獻通考陳氏曰宋嘉熙元祐

晉書精語五卷 見文獻通考

晉書指掌十二卷 文獻通考晁氏曰皇朝劉焯編

何超晉書音義三卷 實六年撰

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 見宋史志

史通雜說篇曰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 王隱檀道鸞 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

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媮者矣

又採撰篇曰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楊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鑑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又雜說篇曰馬遷持論稱堯舜無許由應劭者錄云

晉書援據 八

漢代無王喬其言謙美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

山之跡令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

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近宋臨川王

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

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

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

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又論贊篇曰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達棄史

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

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夫又大

晉書援據

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類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鑿難甚

文獻通考晁氏曰按歷代之史惟晉叢冗最甚可以

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

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辯

又夾添鄭氏名樵字仲漁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

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

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

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

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

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

學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匡謬

史通雜說篇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彊字狹

于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石

沙漠西南地歸司馬逮於符氏則兼而有之禹首

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

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劬抄撮晉史

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其矣夫學

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駁

晉書援據

難以為覺悟按應劭風俗通義之有葉君祠即葉公

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

嘗飛鳧入朝及于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遺而收

其流俗惟說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

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雲

編諸小說及蕭萬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

而宋求漢事旁取令昇之書唐後晉語近憑

萬等之錄本注謂皇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

之學者說晁復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

必曰晉典明文據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



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又曰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

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

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而云首發此例

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案

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

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記標目

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叙城均之事其

為率畧不亦甚邪

又曰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

晉書援據

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

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

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僣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

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

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

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晉書史本無劉畢傳

皇家新撰以

野客叢書宋王勉撰晉史舛誤云庾敳曰嶠森森如千

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

温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世說並言周嵩

因酒以燭投兄顛顛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

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為阿奴也

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

帝時為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謂諫

議大夫亦誤也

史通暗惑篇新晉書阮籍傳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夾

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

血數升及葬食一蒸飽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

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始致滅

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

晉書援據

其哀但以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

未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歿閉門所鍾合門惶

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春杵之音在鄰伍者

尚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酬

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

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

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益酷不啻斯可至

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舐肉內寬醉飽自得則

肌膚外博況乎溺情純酒不改平素難復時一嘔

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

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頗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上去徐州寇賊充斥

晉書援據

十三

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  
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  
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  
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二十  
五六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二十餘載者  
但其初被機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後  
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  
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頗討破  
之手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廣震子跡府張王成輯曰晉書自相矛盾者二事一王彪

之傳謂謝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止之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在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爲能耶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至謝安傳則曰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一樂志荀勗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訊勗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

晉書援據

十四

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已乃出咸所始平相後有田父耕于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其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于此伏咸之妙復後咸歸至律歷志則曰荀勗造新鐘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符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服咸

之妙而莫能厝意焉夫一營構也而作輟分書一  
審音也而存亡殊載是何自相矛盾如此

雪誣

史通採撰篇曰沈氏紉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  
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  
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  
云司馬獻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可謂助桀為  
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割斷蓋亦陰過  
之所致也

本註云王邵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  
晉書援據

十五

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達叙宣帝以毒酒煞牛金  
符證其狀魏收因此乃云司馬獻晉將牛金子也  
宋孝王關東風曰收以獻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  
干按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耶

丹鉛錄

明揚用

曰晉書云初玄石圍有牛繼馬後故

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  
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  
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  
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着一死又負穢  
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

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

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健繼晉

受命此其應也按唐元行冲傳及魏書蓋昭成時

又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為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

不食肉麋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

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

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

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作愚乍明如此史之

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又晉廢帝為桓温所廢降為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

晉書援據

十六

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偷

道喪醜聲遐布温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

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

是馬駒今詫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

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韉汝非皇太子安得耳

露漿謠言傳布人遂以為實矣温既殺君不厚誣

其惡何以為辭按滅業緒云廢帝深慮橫禍乃

杜塞聰明既廢之後終日酣暢耽于內有子不育

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為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温矯

詔之辭姦黨偽造之誰其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

誣千載矣温公通鑑書此亦不分別史氏之言其可盡信乎

又曰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辯偽朝字惜未見此

又見陳眉公書蕉

王弼州書阮籍傳後曰吾嘗讀晉書阮籍傳謂其喜

晉書援據

十七

言

怒不形於色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而又委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由是見疾如讐以為立言者之自相牴牾而不知其皆實錄也謂籍以酒全其天非也籍乃以巧全其天者也故逆知司馬氏之必篡魏而不欲為之臣與荀勗賈克輩同列而自顧其瓌傑之貌宏麗之文磊落不羈之才欲掩之而不可得司馬氏必知之而且欲用之夫司馬氏欲用之而不為之用必死為之用而不預其謀亦必死死耳又不足以成名故托而逃之醉一醉而連綿至六十日彼豈其情也哉

凡其卧酒家乞步兵厨甚至於母死而舉二斗酒食一蒸肫自遠於名教之外使何曾輩疾而惡諸司馬氏皆以為不死地也曾言而不用故無他其言用不過廢徙而已不死也然猶慮司馬氏之識之故其乞相東平草勸受九錫章示若為之用者

特不勝好酒之一念耳使司馬氏狎而愛之愛而舍之以終保牖者巧也昔人謂澄公以石虎為海鷗鳥若籍者殆以司馬氏為海鷗鳥也稽康畧知之矣而未能究故雖稱土木形骸不事俯仰而時露其鋒距於土木之表此何時也而其與山濤書

晉書援據

六

言

非薄湯武之放伐鍾會何人也造康而箕距待之不為禮且問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索夫會之來叩籍以時事也亦其見康意也籍醉而不能答會亦當恨之特其所以恨籍者淺而恨康者深也知二子者莫孫登若登故報籍以長嘯而報康以苦辭康下獄而後悔晚矣又不知乃以勸進九錫章短籍按進章不見籍傳而見文紀末謂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游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然則風之終讓也非勸進也不然以炎之為婿豈不足為呂公王莽者而

至飲一醉六十日而不之許也

又書范承明傳後曰余觀自古忠臣介士之于故國未有如范粲承明者其持志列於徵箕保身巧於夷勝夫口舌步武之際人所最難檢攝持而至於三十六年之久卒以天年終此豈慷慨殺身可風年而語哉且其不辱在廢立之時而不在於移鼎之際沈幾先哲雖聖賢何以加焉伯孫以弘博之資率其二弟棄學業屏人事而奉承明沒齒不言可謂生能養志沒能繼志者也養志繼志孝之純也變世不屈忠之純也伯孫有焉武帝優容之而不伐不奪其猶有君人之度哉傳稱太宰從事中郎誤當時未避師而稱太宰亦無官太宰與太師人也

晉書

九

又書晉史隱逸傳後曰晉史之傳隱逸者三十五人而合者不十之七范承明魏氏之忠義也辛叔重冉氏之龔勝也龔子偉孝行士也而有俠烈風夏仲御行恠者也而近戲宋令文郭元瑜竊邦之陪臣也戴安道末世之通士也夫隱逸者夷穆而近道遯晦而挫名孫公和董威輦郭文舉索偉祖陶處靜其至矣哉譙元彥朱巨容楊軻次之軻之不

幸而不得死非自致也劉子驥之仁也而不能忘迹也陶元亮之達也而不能忘言也夫所以不能忘者名之根也又次之矣雖然元亮之所為大以隱第非於節為近

志遺

王弼州書真仙通鑑後曰許真君除殄妖蛟及按宅飛昇事神奇倣儻足以疎動凡俗照耀一世今遺跡尚存識記都在獨晉史搜羅神惟不減虞初傷及義雲而乃遺敬之一不可曉也郭景純之抗王處仲於行刑人及鵲巢樹亦載之而顧絕真君他

晉書

三

鶴之跡不可曉也真君所居既非深僻壽至百三十六歲白日冲舉家屬門故何止百人而有國都不舉聞三不可曉也真語揚許所載晉室諸賢迨盡豈有長史係真君從弟而了不之齒四不可曉也陶隱居徧訪仙跡若渴若狂而於真君事獨杳然五不可曉也今者龍沙高過豫章城地仙之事當有驗者而先師曇陽子詩所謂五陵教主世多不能悉而注真君傳者以東門之鎮為死陵門之鎮為浩陵西門之鎮為鵲陵北門之鎮為涪陵中門之鎮為泰陵以實其分野太遠而名亦創

新未知其是否

釋名

雲麓漫抄

宋趙彥衡著

曰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于班孟

堅東漢史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

秘書部降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

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

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

二十八篇奏之帝乃隸使終成前所著書

紀年

西晉四帝共五十二年首乙酉盡丙子東晉十一帝

晉書纂據

共一百單四年首丁丑盡庚申

壬

晉書搜錄

晉書纂卷第一

帝紀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頌撰 張彥遠撰 傅奕撰

一宣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

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

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

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

間司馬邛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

內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邛八世生征西將

晉書纂卷一

宣帝

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

守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

子也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畧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

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

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

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予

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

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痲痺不

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

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叔之

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懼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晉書纂卷一

宣帝

二

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鍊號曰四友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漢禪以帝為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

侯轉撫軍假節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叅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摠西事吾西撫軍當摠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群等見于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舊

晉書纂卷一

宣帝

三

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驕其友復又慮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恣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

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水關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

晉書纂卷一 宣帝 四

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沂沔而上。至于朐臆，胸臆如名，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兩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郃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俞也。遂進軍。

險。糜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

龍二年，亮又帥眾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

晉書纂卷一 宣帝 五

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倉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將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僞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



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帝第乎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可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掌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

晉書卷一 宣帝 六

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其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幸毗以爲尙未可知帝謂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物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十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泣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

賢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請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二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

晉書卷一 宣帝 七

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第子承師送過温賜以穀帛牛酒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謙飲累日歡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

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

晉書纂卷一

宣帝

八

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思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禾，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會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

道橋檣鈞，撞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而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尅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而縛，此爲決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

晉書纂卷一

宣帝

九

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取戶四萬口，三十餘萬。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爲文懿所誣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遂班師。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乎？」帝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即便直排閣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卧內升御床，帝

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曰：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恐吾恐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萬人。朝政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焉耆危湏諸國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邑。

三年春。天子追封謚皇考。京兆尹為舞陽成侯。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

晉書纂卷一

宣帝

十

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為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九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為伎人。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為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露胸。勝曰：眾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為之。侮恐不復相見。以子

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于是奏。未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資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塞。蔣濟言于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為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林。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借擬外專威權。群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

晉書纂卷一

宣帝

十一

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奉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秦皇太后皇太后勅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本官候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

晉書纂卷一

宣帝

十三

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論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陳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黃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謚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勲不可以不祀，帝不聽。二年，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貳于帝謀立楚。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淶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

日而到其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百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頃仰鳩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凌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師。時年七十三。天子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初帝至自其城，天子命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固讓不受。第字表陳先志，辭郡公及輜輶車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晉國初建

晉書纂卷一

宣帝

十三

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間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而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職，夜以忘寢。至于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昂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

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何  
覆林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  
符于狼顧也

景帝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沉毅多  
大畧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  
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  
常侍累遷中護軍爲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  
宣穆皇后崩居喪以至孝聞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  
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  
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  
馬門鎖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  
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  
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衛將軍  
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旣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  
以撫軍大將軍輔政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  
夫張緝黃門監蘇鑠末宰署令樂敦允從僕射劉寶  
賢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  
王美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美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  
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鑿殺之逮捕玄緝等  
皆夷三族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天子以玄緝  
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

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嫚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又爲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帝召群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之于古明公當之于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群公卿士共奏太后請依漢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于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

晉書纂卷一

景帝

十六

群臣從至西掖門帝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于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誅郭懷袁信等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于昭穆之序爲不次則烈祖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帝固爭不獲

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于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墮舉趾高帝聞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于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祇恪以副四海顯顯式仰又上書訓于天子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顯頊受學于綠圖高辛問道于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辨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于上兆庶順于下刑措之隆實由于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于聽典謨之言日陳于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崇玄樸並敬納焉

晉書纂卷一

景帝

十七

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

陳許之郊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  
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  
帝屯汝陽遣襄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  
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啣枚徑造樂嘉  
與欽相遇欽子喬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  
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  
能應奮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  
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奮少而銳引軍內入未  
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奮  
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喬曰不先  
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  
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  
追之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類陷  
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  
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  
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  
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喬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  
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醫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  
月疾篤使文帝摠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時年四十  
八二月帝之喪至自許昌天子素服臨弔謚曰武公文

晉書纂卷一

景帝

十八

帝表讓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  
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謚與二  
祖同必所祗懼昔蕭何張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  
謚文終良謚文成光謚宣成必以文武為謚請依何  
等就加詔許之謚曰忠武晉國既建追尊曰景王武  
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  
新城鄉侯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  
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

晉書纂卷一

文帝

十九

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增封二千  
戶母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  
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  
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  
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劔履上殿帝固辭不受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奉事不名夏六月進封  
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  
劔履上殿又固辭不受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復命帝爵秩如前又讓不受

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完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陵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謂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碑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于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

晉書纂卷一

文帝

二十

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緙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銳卒以畧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寡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至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于訓曩者奸逆屢興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以墮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輔又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仍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興師統紀有方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西土不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之戰乘寡大捷斬將擐旗效首萬計孫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先邁黃鉞未啓鯨鯢窟迹孫壹構隙自相疑阻幽鑿遠照奇策洞徹達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咨逋罪同惡相濟帥其蝥賊以

晉書纂卷一

文帝

二十一



人言憑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胃襲行天罰  
玄謀廟筭遵養時晦奇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  
機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壙不守蕪九伐之弘  
畧寃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  
再麾而元慙授首收勅吳之雋臣係亡命之逋虜交  
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  
耻拯兆庶之艱難掃平區域信威吳會遂戢干戈靖  
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獲又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  
牆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獲安社稷墜而復  
寧忠格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疇咨古訓稽諸典籍命  
晉書纂卷一 文帝 三

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  
無以踰維翼朕躬下臣萬國思靖殊方寧濟八極以  
庸蜀未賓蠻荆作猾潛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  
授以成策始踐賊境應時摧陷狂狡奔走首尾震潰  
翕其戎帥屠其城邑巴漢震疊江源雲徹地平天成  
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勛加以茂德實摠百揆允  
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訓而靖恭夙夜  
勞謙昧且雖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  
以加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光啓諸侯體國經野方制  
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于周  
晉書纂卷一 文帝 三  
為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襄  
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咸用光疇大  
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于前烈而賞闕于舊式百辟  
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公謙冲而久淹弘典哉今  
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  
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于華北至于  
涇東至于壺口西踰于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皆晉  
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  
爰胙茲土封公為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  
陔即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

至第十錫茲玄土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召並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鄴侯蕭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為相國加綠綬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

晉書纂卷一 文帝

千四

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厲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薦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晉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祗服朕命弘敷訓典光澤庶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帝以禮辭讓司空鄭冲率群官

勸進曰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勝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川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來馳回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闔閭之將虜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

晉書纂卷一 文帝

五

南海各懾三越宇內康寧奇慝不作是以時俗畏懷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奉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勛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勛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海而謝文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帝乃受命咸熙元年三月己卯進帝爵為王

二年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虞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帝皆奏除之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時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史臣曰世宗以獻畧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剪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

晉書纂卷一

文帝

二十六

銷氛浮淮靖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于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圖于馬比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晉書纂卷第一終



晉書纂卷第二

帝紀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武帝

在位二十六年改元四

太康十 太熙一 太始十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 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于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晉國建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蚤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于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晉書纂卷二

武帝

一

咸熙三年五月立爲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後國內行服三日是月長人見于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 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于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冲奉策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

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于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勛德光于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又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沉等固請乃從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

晉書纂卷二

武帝

二

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不載禮畢卽洛陽宮幸太極前殿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啟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于皇考文王獻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于唐虞疇咨群后爰輯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于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享休祚于

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殺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丁卯遣太僕劉原告于太廟封魏帝爲陳留王邑萬戶居于鄴宮魏氏諸王皆爲縣侯是時改景初歷爲太始歷以晉社以丑已巳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第一人爲駙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爲太宰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曰昔王凌謀廢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選使立後興滅繼絕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遺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

二年冬十月景午朔日有食之丁未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內居人動爲煩擾一切停之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皇子衷爲皇太子

四年六月甲申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

晉書纂卷二

武帝

三

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長悌于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闕。生業備。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墮農事。荒奸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會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逆。此朕所以垂拱揔綱。責成于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五年六月。鄴奚官督郭旗。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為屯留令。西平人魏路。伐登聞鼓。言多妖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捨而不問。廣音

八年。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謹言。寒諤所望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晉書纂卷二

武帝

四

咸寧二年。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

四年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罪之。

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舉伐吳。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癸丑。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吳威武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尅丹陽城。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瑊。西陵監鄭廣。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斬吳江陵督王延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于是諸軍並進。樂鄉。荆門。諸戍相次來降。乙亥。以濬為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復下詔曰。濬彬東下。掃除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鷺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克。移屯項。摠督諸方。濬

晉書纂卷二

武帝

五

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皓窮蹙請降遂璽綬于瑯邪王佑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觀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觀送于京都收其圖籍其牧守以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以簡易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窮夏五月封孫皓為歸命侯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太熙元年夏四月己酉帝崩于含章殿年五十五葬峻陽陵廟號世祖帝字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納

晉書卷二

武帝

六

謙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臨朝寬裕法度有恒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所殺允子竒為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竒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竒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彛章彛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

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偏復以佑為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歿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荅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斯矣

晉書卷二

武帝

七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竒雖仇讐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楊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

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趨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背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克凶豎。懷奸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官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

晉書卷二

武帝

八

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晉書卷二

武帝

九

惠帝

在位十五年改元五 永熙一自太熙元年 永平九 永康二 永興二 光熙一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為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為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紀賈氏為皇后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臨朝不設樂詔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賴祖宗遺靈宰輔忠賢得以躬身託于群后之上昧于大道不明于訓戰戰兢兢夕惕若厲乃者哀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

晉書纂卷二

惠帝

十

踰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琬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廟誅太后母龐氏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雷陽公衢璿乙丑以瑋擅害亮璿殺之  
二年春二月己酉賈后殺皇太后于金墉城  
九年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適為庶人及其三子幽

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

永康元年夏四月癸巳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文輔魏故事追復故皇太子位己亥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為皇太孫尚為襄陽王六月壬寅葬愍懷太子于顯平陵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亥趙王倫篡帝位景寅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顥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彥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眾數十萬倫遣其將閻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堽坂以距冏孫會士猗許超出黃橋以距穎及穎將趙驥石超戰于澳水會等大敗棄軍走閏月景

晉書纂卷二

惠帝

十一

戊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歲星晝見冏將何勗盧播擊張泓于陽翟大破之斬孫輔等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淮陵王漼勒兵入宮禽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駱休等皆斬之遂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群臣



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癸亥，說曰：朕以不德，纂承皇統，遠不能光濟大業，靖綏四方，近不能開明刑威，式遏奸宄，至使逆臣孫秀敢肆凶虐，窺間王室，遂奉趙王倫，篡據天位。鎮東大將軍齊王冏，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顥，並以明德茂親，忠規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國難，尚書灌共立大謀。左衛將軍王與，與群公卿士，協同謀畧，親勒本營，斬秀及其二子。前趙王倫為秀所誤，與其子等已詣金墉，迎朕幽宮，旋軫閭闔，豈在予一人獨饗其慶。宗廟社稷，實有賴焉。于是大赦，改元孤寡，賜穀五斛，大酺五日。誅趙王倫、義陽王威、九門侯質等及倫之黨與。

晉書纂卷二

惠帝

十一

五月，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

太安元年十二月丁卯，河間王顥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止車門，攻冏，殺之。幽其諸子于金墉城廢冏第。北海王寔大赦，改元以長沙王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萊侯。麋子炤為齊王。二年八月，河間王顥成都在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為大都督，帥軍禦之。劉弘及張昌戰于清水，斬之。顯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

機、牽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于宜陽。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為張方所敗。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尚書右僕射與晉侯羊玄之奉帝旋于城東。景申，進軍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緱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

晉書纂卷二

惠帝

十三

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十一月辛巳，星晝墮，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決千金塢，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四部司馬。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景辰地震。癸亥，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于金墉城，尋為張方所害。

永興元年秋七月己亥，司徒王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眾十餘萬。穎遣其將石超距

戰已未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稽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下六璽帝遂幸趙軍餒甚趙進水左右奉秋桃趙遣第熙奉帝之鄴穎帥群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穎府有九錫之儀陳留王送貂蟬文衣鴉尾明日乃備法駕幸于鄴唯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申大赦改元爲建武八月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齋侍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官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官人有持升餘

晉書纂卷二

惠帝

十四

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顯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顯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爲官惟僕射荀藩司隸劉暉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馬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帝在長安河間王顯聞劉喬破大懼遂殺張方請和于東海王越越不聽宋胄等破穎將樓表進逼洛陽穎奔長安甲子越遣其將和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五月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官藉草公卿跋涉戊申驃騎范陽王虓殺司隸校尉邢喬己酉盜取太廟金匱及策文各四六月景辰朔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十一月庚午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四十八葬大陽陵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

晉書纂卷二

惠帝

十五

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盧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麩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之鳩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適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墜其情溥暑之氣將闌滌毒之音罕記乃彰嗤咲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于前代增淫助虐獨擅于當今者歟物號忠良于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鑿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晉書纂卷二

惠帝

六

晉書纂卷第二終

晉書纂卷第三

帝紀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孝懷帝

在位六年改元一

永嘉七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孝惠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初拜散騎常侍及趙王倫篡見收倫敗為射聲校尉累遷車騎大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未之鎮永興元年改授鎮北大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暉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廬陵脩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氏羌飲馬于涇川瓊衆控弦于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乃吾之宋昌也遂從之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第為嫂不得為太后催清河王暉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萃混等急召太第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

為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為皇太后  
立妃梁氏為皇后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  
傅東海王越輔政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  
并州諸郡為劉元海所陷刺史劉琨獨保晉陽夏五  
月馬牧帥汲桑聚眾反敗魏郡太守馮嵩遂陷鄴城  
害新蔡王騰燒鄴宮火旬日不滅又殺前幽州刺史  
石勒于樂陵入掠平原山陽公劉秋遇害冬十二月  
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斬汲桑于樂陵甲午以前  
太傅劉寔為太尉庚子以光祿大夫延陵公高光為

晉書纂卷三

懷帝

二

尚書令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暉于金墉城明年害之  
二年春二月庚子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討破  
之三月東海王越鎮鄆城劉元海侵汲郡畧有頓丘  
河內之地王彌寇青兗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許  
昌諸郡守將皆奔走五月甲子彌遂寇洛陽司徒王  
衍帥眾禦之彌退走秋七月甲辰劉元海寇平陽太  
守宋抽奔京師河東太守力戰死之八月丁亥東海  
王越自鄆城遷屯于濮陽九月石勒寇趙郡征北將  
軍和郁自鄆奔于衛國冬十月甲戌劉元海僭帝號  
于平陽仍稱漢

三年春正月丁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兵入宮  
于帝側收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  
四年夏六月劉元海死其子和嗣偽位和弟聰弑和  
而自立秋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征  
虜將軍宋抽救之為曜所敗抽死之冬十一月甲戌  
東海王越帥眾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  
亮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  
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越軍大項自領豫州牧以太  
尉王衍為軍司

晉書纂卷三

懷帝

三

五年三月戊午詔下東海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以  
征東大將軍荀晞為大將軍景子東海王越薨四月  
戊子石勒追東海王越喪及于東郡將軍錢端戰死  
軍潰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  
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東  
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浚于石勒越後諱  
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荀晞  
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且宮  
中及黃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流  
亡者十八九帝召群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所撫  
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司徒傳祗出詣河陰脩

理舟楫爲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轅轅。太子左幸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迫。及曜等遂焚燒官廟。逼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棼。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叡。尚書間丘冲。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

晉書卷之三十一 懷帝

四

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爲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卽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于東堂聽政。至于宴會。與群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女清劬。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中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孝愍帝 在位五年 改元一 建興五

孝愍皇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後伯父秦獻王東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于榮陽。密縣。與舅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南趨許。潁。豫州刺史闞。昂與前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藩。組等同謀。奉帝歸于長安。而疇等中途復叛。昂追殺之。藩組僅而獲免。昂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昂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遽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綜助守之時。

晉書卷之三十一 愍帝

五

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馬。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爲皇太子。建興元年夏四月。景午。奉懷帝崩。問。舉哀。成禮。壬申。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使持節。領軍。將軍。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石勒攻龍驤將軍李暉于上白。暉敗死之。五月壬辰。以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司馬。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又詔琅瑯王曰。朕以冲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寃。肝心。

世襲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洛駱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為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勗濟遠畧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宣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

晉書卷三

愍帝

六

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者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三月癸酉石勒陷幽州殺侍中大司馬幽州牧博陵公王浚焚燒城邑害萬餘人三年夏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尚如坐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

四年秋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冬十月京師饑

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麴麴麴屑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戩于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輓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貫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于平陽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三月琅邪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于建康冬十月景子日有食之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獻欬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哭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為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末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惟桑版署號而已眾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關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晉書卷三

愍帝

七

殺辱云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于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于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用非天啓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祖戎周王墮首于驪峯衛公亡肝于淇上思爲一郡其可得乎于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

晉書纂卷三

論

八

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成桀礪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于世利

晉書纂卷三

論

九

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于農瑣引周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誣冠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僭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

內外混淆度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于荆揚元海王彌撓之于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

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比林龍魚之趨。數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

晉書纂卷三

論

十

禮。小人盡力。庶耻篤於家。間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郤之幽。身服厥勞。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顯其德音。至于文王。而惟新其命。由此

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于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

晉書纂卷三

論

十一

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咲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



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  
 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  
 實情愚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  
 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  
 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  
 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  
 紵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  
 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佚之過不  
 拘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罪也又況責  
 晉書纂卷三 論 十二  
 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  
 刑政于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  
 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  
 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克之  
 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翼覽傅玄劉毅之言而  
 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  
 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  
 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

亂得位羈于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則其虛名天下  
 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  
 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皇帝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鼂墜三山鯨吞九服獯入  
 金商穹居未央圍顯盡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徒我  
 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滅

晉書纂卷第三終  
 論贊

十二

晉書纂卷第四

帝紀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元帝

在位六年改元三  
太興四即帝位

建武一稱晉王  
未昌一

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

威寧二年生于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彙  
如始刈及長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

曜顧盼焯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及惠  
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于禍沉敏有

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稽紹

晉書纂卷四

元帝

一

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

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從討成都王

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為穎所害帝患禍及

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去甚窘

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微者皆弛因得潛出穎

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

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吠曰舍長官禁貴人汝

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國東海王

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軍尋加平東將軍監

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

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顛刁

協並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

屬太妃薨于國自表奔喪葬畢還鎮增封宣城郡二

萬戶加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受越命討征東

將軍周馥走之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

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內

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

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

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於湘州承制赦荆

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

天下之兵剋日進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

神靈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

為中興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

曰遭運適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

征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美等以死固請。至於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庶贖鉄鉞之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及國。群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殺祖父。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諸衆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倫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時四方競上符瑞。帝曰。孤負四海之責。未能思愆。何徵祥之有。景辰立世子紹為晉王。太子六月。景寅。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領護烏丸。枝尉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寧公段辰。遼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青州刺史廣饒侯曹疑。兖州刺史定襄侯劉演。東夷校尉崔恚。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代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

晉書纂卷四

元帝

三

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于有虞。下世過于周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詔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二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籠三世。位厠昂司。間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恠。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麗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聖姿合于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翫然。無所歸懷。雖有夏

晉書纂卷四

元帝

四

之邁夷昇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  
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伏  
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既孚則幸土宅心義風既暢則  
還方企踵百揆時叙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  
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勛  
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聲教  
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  
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  
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敬  
猷訟獄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率夷之情

晉書卷四

元帝

五

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  
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  
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  
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  
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慰宗廟乃願  
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于枯黃育  
豐肌于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  
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決辰  
則萬機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彼寇窺  
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係心安可廢而不恤哉

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  
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  
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睦好我  
者勸惡我者思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  
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  
國之情遲觀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  
事臣等忝于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觀盛  
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帝優令荅之語在現傳石勒  
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已巳帝傳  
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通誅歷載游魂縱逸

晉書卷四

元帝

六

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鳩毒平  
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  
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逃  
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  
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  
八月荊州刺史第五猗爲賊帥杜曾所推遂與曾同  
反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  
陵江將軍黃峻討猗爲其將杜曾所敗誘等皆死之  
石勒害京兆太守牽鞞梁州刺史周訪討杜曾大破  
之

太興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三月癸丑  
愍帝崩問至帝斬繯居廬景辰百寮上尊號令曰孤  
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  
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絕億兆無係群官庶尹咸勉之  
以大政亦何敢辭輒敬從所執是日即皇帝位于是  
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子紹爲皇太  
子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  
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  
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  
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可以寬  
衆息後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贊一切斷之夏  
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加大將軍王敦江州牧進驃  
騎將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五月癸丑使持節侍中  
都督太尉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爲段匹磾所害六  
月旱帝親雩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秋七月戊申詔  
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  
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  
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  
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

晉書纂卷四

元帝

七

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憚穢濁而以財勢  
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  
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劉聰死其子粲嗣僞位八  
月龔徐青三州蝗斬準弒劉粲自號漢王冬十月癸  
未加廣州刺史陶侃平南將軍劉曜僭即皇帝位于  
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野  
王弼薨加大將軍王敦荊州牧十二月癸巳詔曰漢  
高經大梁美無忌之賢齊師入魯修柳下惠之墓其  
吳之高德名賢或未旌錄者其條列以聞  
二年五月甲子梁州刺史周訪及杜曾戰于武當斬  
之禽第五猗六月景子加周訪安南將軍冬十月平  
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石勒將桃豹起敗沒于  
陣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即王位國號趙  
三年春二月辛未石勒將石季龍寇厭次平北將軍  
龔州刺史邵續擊之續敗沒于陣三月慕容廆奉送  
玉璽三紐閏月以尚書周顛爲尚書僕射秋七月丁  
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琅邪四十餘年惠  
澤加于百姓遺愛結于人情朕應天符創基江表兆  
庶宅心繼負子來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  
爲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光武

晉書纂卷四

元帝

八

亦復南頓。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祖逖部將衛策大破石勒別軍于沐水。加逖為鎮西將軍。

四年九月壬寅。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卒。冬十月壬午。以逖弟侍中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

末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將軍王敦舉兵于武昌。以誅劉隗為名。龍驤將軍沈充帥眾應之。三月。徵征西將軍戴若思。鎮北將軍劉隗。還衛京。

都。以司空王導為前鋒。大都督以戴若思為驃騎將軍。丹陽諸郡皆加軍號。加僕射周顛尚書左僕射。領軍王遂尚書右僕射。以太子右衛率周筵行冠軍將軍。

晉書纂卷四 元帝 九  
軍統兵三千討沈充。甲午。封皇子昱為琅邪王。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狗六師于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前鋒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之。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若思劉隗帥眾攻之。王導周顛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尚書令刁協奔于江乘。為賊所害。鎮北將軍劉隗奔于石勒。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邪。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乃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戶。景于驃騎將軍秣陵侯戴若思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武城侯周顛。為敦所害。敦將沈充陷吳國。魏又陷湘州。吳國內史張茂。湘州刺史譙王承。並遇害。閏月己丑。帝崩于內殿。時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廟號中宗。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早囊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為母立屋。過

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終于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克。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壅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于此矣。咸寧初。風吹大社樹折。樹中有青氣。占者以為東亮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亮王于琅邪。即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

晉書纂卷四 元帝 十

至建鄴而皓之降款。遠歸璽于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大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為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楯。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

晉書纂卷四

元帝

十一

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于琅邪。文景垂仁。傳芳于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為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回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為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鴈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明帝 在位三年 敗元一 太寧三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常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為晉王。立為晉王太子。及帝即尊號。立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斬。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

未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為建安郡君。

晉書纂卷四

明帝

十一

太寧元年五月梁碩攻陷兖州刺史王諒死之六月  
平南將軍陶侃遣衆軍高寶攻梁碩斬之傳首京師  
進侃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兄含  
爲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督公乘雄冉魯並爲  
敦所害六月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  
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  
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  
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  
帝云于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

晉書纂卷四

明帝

十三

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  
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姬曰去已遠矣因  
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稍留遂又見馬糞冷以爲信  
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  
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温嶠移  
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  
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左  
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畢平旦  
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  
前宗正虞潭起義師于會稽沈充帥萬餘人來會合

等庚辰築壘于陵口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  
以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義興人周鶩殺敦  
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  
任台于壽春乙未賊衆濟水護軍將軍應詹帥建威  
將軍趙胤等距戰不利賊至宜陽門比中郎將劉遐  
蘇峻等自南塘橫擊大破之劉遐又破沈克于青溪  
景申賊燒營宵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于  
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封司徒王導爲始興  
郡公丹陽尹温嶠建寧縣公尚書下壺建興縣公中  
書監庾亮未昌縣公比中郎將劉遐泉陵縣公奮武

晉書纂卷四

明帝

十四

將軍蘇峻邵陵縣公尚書令郗鑒高平縣侯護軍將  
軍應詹觀陽縣侯建威將軍趙胤湘南縣侯右將軍  
十敦益陽縣侯其餘封賞各有差  
三年春三月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  
博士夏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  
徒以下請都坐衆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  
曰食直言引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矣予遠汝弼亮  
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  
任君居之矣望共勗之八月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  
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顯旣往以勸將來



也吳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修家訓。又忠孝仁義。靜已守真。不聞于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壬午。帝不愈。召太宰西陽王羨。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暉。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戊。子帝崩于東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祖。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寇。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晉書纂卷四

明帝

十五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璧。命筭荆臺。雲瞻北晦。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壤。胡寇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騫。百蠻從響。寶命還昌。金輝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臍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劭。

晉書纂卷四

明帝

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成帝

在位十六年改元二

咸和八

咸康八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二月戊

辰立為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已丑太子即皇帝

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

后庾氏為皇太后秋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司

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

咸和元年冬十月驃騎將軍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

晉書纂卷五

成帝

其族為馬氏

二年春正月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個

李謙等雄遣其將羅恒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

裨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于臺登岳等敗績

術死之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

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人姑孰屠于湖

三年春正月平南將軍溫嶠帥師救京師次于尋陽

遣都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太守紀暉為

前鋒征西大將軍陶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鍾雅

趙胤等大慈湖王愨期鄧嶽等大直瀆丁未峻濟自

橫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至于蔣山假領軍將軍下

壺節帥六軍及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景辰峻攻青

溪柵因風縱火王師又大敗尚書令領軍將軍卞壺

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

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內遂攜其諸弟與

郭默趙胤奔尋陽于是司徒王導右光祿大夫陸贖

荀崧等衛帝于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

戈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

時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

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

晉書纂卷五

成帝

今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五月乙未峻逼遷天子

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為宮遣管

商張瑾弘徽寇晉陵韓晃冠義興吳興太守虞潭與

庾冰王舒等起義兵于三吳景午征西大將軍陶侃

平南將軍溫嶠護軍將軍庾亮平北將軍魏該舟軍

四萬次于蔡洲六月韓晃攻宣城內史桓彝力戰死

之壬辰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魏該卒于師廬江太守

毛寶攻賊合肥皮拔之秋七月祖約為石勒將石聰

所攻衆潰奔于歷陽石勒將石季龍攻劉曜于蒲坂

八月曜及石季龍戰于高候季龍敗績曜遂圍石生

于洛陽九月戊申司徒王導奔于白石庚午陶侃使督護楊謙攻峻于石頭温嶠庾亮陣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爲帥十二月乙未石勒敗劉曜于洛陽獲之

四年春二月景成諸軍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于祖浦陽軍敗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之逸等大敗含奉帝御于温嶠舟群臣頓首號泣請罪弋陽王羨有罪伏誅丁亥大赦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甲午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乙未將軍始安公温嶠卒

晉書纂卷五

成帝

三

七年冬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翦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于來之勞不日而成既獲臨御大饗群后九賓克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矣思蠲密網咸同斯惠其赦五歲刑以下秋七月戊辰石勒死于弘嗣僞位

九年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僞位乙卯太尉長沙

公陶侃薨冬十月李雄于期弒李班而自立班弟珩與其將焦會羅凱等並來降十一月石季龍弒石弘自立爲天王

咸康四年夏四月李壽弒李期僭卽僞位國號漢五年秋七月庚申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王導薨

八年夏六月庚寅帝不愈詔曰朕以眇年獲嗣洪緒託于王公之上于茲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道剪除逋寇夙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遘疾殆不興是用震悼于厥心千齡耿耿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母

晉書纂卷五

成帝

四

第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免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祇奉祖宗明祀協和內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哉無墜祖宗之顯命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克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癸巳帝崩于西堂時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

小舅復欲爾邪。憚聞飲藥而死。然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于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有愧于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前烈矣。

康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建元二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邪王。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愈。詔以琅邪王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己亥。封成帝子丕為琅邪王。奔為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

晉書卷五十八 康帝

五

于庾冰何克

建元元年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壬寅。詔曰。禮之隆殺。因時而寢。典誠無常矣。至于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息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八月李壽死。子勢嗣偽位。

二年九月。景申。立皇子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時年二十三。葬崇平陵。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

乃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識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諦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璞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穆帝 在位十七年 改元二 永和十二 升平五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景申。立為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于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

晉書卷五十八 穆帝

六

二年三月。景子。以前司徒左長史殷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溫帥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溫攻成都。剋之。丁亥。李勢降。益州平。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蜀人鄧定。魏文舉。兵反。桓溫又擊破之。秋七月。范文復陷日南。害督護劉雄。魏文立。范賁為帝。四年九月。景申。慕容皝死。子雋嗣偽位。

五年春正月石季龍僭即皇帝位于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壽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周撫為建城公石季龍死于世嗣偽位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冬十一月景辰石鑿弒石遵而自立

六年春閏月冉閔弒石鑿僭稱天王國號魏鑿弟祗僭帝號于襄國

七年春正月符健僭稱王國號秦二月戊寅以段龕為鎮北將軍封齊公石祗大敗冉閔于襄國夏四月

劉顯殺石祗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劉顯僭帝號于襄國冉

晉書纂卷五

穆帝

七

閔擊破殺之符健僭帝號于長安夏四月冉閔為慕容雋所滅雋僭帝號于中山稱燕

十年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將軍桓溫帥師伐關中廢揚州刺史殷浩為庶人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

刺史

十一年夏六月符健死其子生嗣偽位

升平元年春正月扶南天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先帝以殊方異獸或為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還

本土

二年三月伏飛督王饒獻鳩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

中御史焚其鳥于四達之衢

五年五月丁巳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

哀帝 在位四年改元二 隆和 一 興寧 三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為琅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

平三年除驃騎將軍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不中興正統明

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冲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

晉書纂卷五

穆帝

八

于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詔曰朕獲承明命入纂大統顧惟先王宗廟蒸

嘗無主太妃喪庭廓然靡寄悲痛感摧五內抽割宗國之尊情禮兼隆胤嗣之重義無與二東海王奔戚

屬親近宜奉本統其以奔為琅邪王十一月景辰詔曰顯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德

博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義

固宜本之天屬繼體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顯宗以修本統

興寧二年三月辛未帝不愈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五月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衛將軍以桓溫為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遣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

三年二月景申帝崩于西堂時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海西公 在位六年改元一 太和六

廢帝諱奔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為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尋加鎮軍將軍升平四

晉書纂卷五 海西公

九

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王隆和初轉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景申哀帝崩無嗣丁酉皇太后詔曰帝遂不救厥疾艱禍仍臻遺緒泯然哀痛切心琅邪王奔明德茂親屬當儲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統便速正大禮以寧人神于是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太和六年十一月癸卯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丁未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風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感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已酉集

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官靡立琅邪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孽並大便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奔為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邑故事但未

亡人不幸懼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社稷大計

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于是百官入太極前

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着白帽

晉書纂卷五 海西公

十

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群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闕牀第易誣乃言帝為關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為慮常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為海西縣公四月徙居吳縣勅吳國內史刁彞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

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  
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  
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爾也汝必  
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  
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于內寵  
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朝廷以帝  
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于吳  
時年四十五

史臣曰孝宗因纏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  
餘年以武安之才啓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  
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皇寬惠可以爲君而鴻祀  
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遙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所謂  
柔弱勝剛強得盡於天年者也

晉書纂卷五

海西王

十一

晉書纂卷第五終

晉書纂卷第六

帝紀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簡文帝

在位一年改元一

咸安二年肺疾薨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爲  
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  
長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元帝詔曰先公武  
王先考恭王君臨琅邪繼世相承國嗣未立蒸嘗靡  
主朕常悼心于昱仁明有智度可以虔奉宗廟以慰  
罔極之恩其封昱爲琅邪王食會稽宣城如舊咸和  
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因請服  
重成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拜散騎常侍九年  
遷右將軍加侍中咸康六年進撫軍將軍領秘書監  
建元元年夏五月癸丑康帝詔曰太常職奉天地兼  
掌宗廟其爲任也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  
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叔履尚清虛志道無倦  
優游上列諷議朝肆其領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  
崇德太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二  
年驃騎何克卒康帝崩崇德太后詔帝專撫萬機八  
年進位司徒固讓不拜穆帝始冠帝稽首歸政不許

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絕嗣復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為會稽王帝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又固讓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丞相錄尚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栖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為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于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帝于會稽邸于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晉書纂卷六

簡文帝

二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桓溫出次中堂令兵屯衛乙卯溫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及子恂詔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內改元為咸安庚戌使兼太尉周願告于太廟辛亥桓溫遣弟秘逼新蔡王晞請西堂自列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癸丑殺東海王二子及其母初帝以冲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

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乙卯廢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景辰放新蔡王晞于衡陽戊午詔曰王室多故穆哀早世皇胤夙遷神器無主東海王以母弟近屬入纂大統嗣位經年昏闇亂常人倫虧喪大禍將及則我祖宗之靈靡知所託皇太后深懼皇基時定大計大司馬因順天人協同神畧親帥群后恭承明命雲霧既除皇極載清乃願朕躬仰承洪緒雖伊尹之寧殷朝博陸之安漢室無以尚也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實懼眇然不克負荷戰戰兢兢罔知攸濟思與兆庶更始其大赦天下大酺

晉書纂卷六

簡文帝

三

五月增文武位二等孝順忠貞鰥寡孤獨米人五斛已未賜溫軍三萬人人布一疋米一斛庚申加大司馬桓溫為丞相不受辛酉溫旋自白石因鎮姑孰以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荊州之沔中揚州之義城諸軍事二年三月丁酉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潘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于吳倉耀晨輝于宇宙遂以耿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群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牽競使清濁異流能否



殊貫官無糶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遯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栖遲丘壑狗匹夫之案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于曩代朕所以虛想于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食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癸丑詔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于政道懼不能允釐天工克隆先業夕惕惟憂若涉泉水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群后竭誠協契

晉書纂卷六

南文帝

四

斷金內外盡臣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異因斯道終克弘濟每念于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鎮有疆理之務征戍懷東山之勤或白首戎陣忠勞未遂或行役彌久儋石靡儲何嘗不昧旦晨興夜分忘寢雖未能撫而巡之且欲達其此心可遣大使請大司馬并問方伯逮于邊戍宣詔大饗求其所安又籌量賜給悉令周普乙卯詔曰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克群僚常俸並皆寡約蓋隨時之義也然退食在朝而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今資儲漸豐可籌量增俸賜虞見豫章夏四月徙海西公于吳縣西柴里追貶庾后曰夫人

六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為鎮東將軍領樂浪太守戊子前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自海陵入京口晉陵太守卞耽奔于曲阿秋七月壬辰桓温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希擒之斬于建康市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為皇太子皇子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內史是日帝崩于東堂時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廟號太宗遺詔以桓温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蒲席湛如也嘗與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温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

晉書纂卷六

南文帝

五

温由此憚服温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温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為惠帝

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達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為赧獻之輩云

孝武帝 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 寧康三 太元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七月甲申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為

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詔曰朕以不

造奄丁閔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藐然幼冲耿若綴

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懼不克負荷仰憑祖宗之靈積

德之祀先帝淳風玄化遺詠在民宰輔英賢助隆德

盛願命之託實賴匡訓群后率職百寮勤政興孤弱

之躬有寄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于四海思弘

餘潤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二月大司馬桓溫來

朝秋七月己亥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

錄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南

郡公桓溫薨

三年夏五月景于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藍田侯

王坦之卒甲寅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桓冲為鎮北

將軍徐州刺史鎮丹徒尚書僕射謝安領揚州刺史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

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景于帝始臨朝以征西將軍

桓豁為征西大將軍領軍將軍郗愔為鎮軍大將軍

中軍將軍桓冲為車騎將軍加尚書僕射謝安中書

監錄尚書事秋七月符堅將苟萇陷涼州虜刺史張

天錫盡有其地

八年夏五月輔國將軍楊亮伐蜀拔五城擒符堅將

魏光秋七月鷹揚將軍郭洽及符堅將張崇戰于武

當大敗之八月符堅帥眾渡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

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

冬十月符堅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符堅戰于淝

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十一月

庚申詔衛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城

九年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荆江梁寧益交廣七州

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桓冲卒慕容垂自洛陽

與崔暹攻符堅于丕于鄴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為大

保夏四月己卯符堅將姚萇背堅起兵于北地自立

為王國號秦八月戊寅司空郗愔薨九月辛卯前鋒

都督謝玄攻符堅將兖州刺史張崇于鄆城克之甲

午加大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

梁益雍源十五州諸軍事十二月符堅將呂光稱制

晉書纂卷六 孝武帝 七

壹輯 20-79

于河方。自號酒泉公。慕容冲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八月甲午大赦丁酉使持節侍中書監大都

督十五州諸軍事衛將軍太保謝安薨。庚子以琅邪

王道子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僭

即皇帝位。九月呂光據姑臧。自稱涼州刺史。苻丕僭

即皇帝位于晉陽。冬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

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玄康樂公。謝琰瑩蔡

公。桓伊。未修公。自餘封拜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夏

四月代王拓拔圭始改稱魏。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

為奉聖亭侯。奉宣尼祀。冬十月慕容垂破符丕于河

東。不走東垣。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首京都。甲申

海西公奔薨。十一月符丕將符登僭即皇帝位于隴

東。

十二年夏六月癸卯東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秋八

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為皇太子。

十八年冬十月姚萇死。子興嗣僭位。

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丘。東平太

守帝蘭。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蘭死之。是歲符登為

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稱皇帝。

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夏四月新作永安宮。慕

容垂死。子寶嗣僭位。六月呂光僭即天王位。秋九月

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五。葬隆平陵。帝幼稱

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

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為精理不減先

帝。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為

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于華林園舉酒

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郭太

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為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

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

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

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識

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

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為名焉。

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為清暑殿。有識者以為清暑

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

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

之眾。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

海于既泄。補穹圓于已紊。事異于斯。則弗由也。簡皇

晉書纂卷六

孝武帝

八

晉書纂卷六

孝武帝

九

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康寧纂業。天誘其衷。奸臣自隕。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叱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處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强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蓄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請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于崇朝。聚千觴于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晉書纂卷六

論

十

安帝

在位二十二年 改元三 隆安五 元興三 義熙十四

安皇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卽皇帝位。大赦。祭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以尚書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尚書左僕射。夏四月甲戌。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爲名。甲申。殺國寶。

晉書纂卷六

安帝

二

及緒以悅于恭。恭乃罷兵。戊子。大赦。五月前司徒長史王廞。以吳郡反。王恭討平之。二年秋七月。慕容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九月己酉。前將軍王珣守北郊。右將軍謝琰。脩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于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等。走于尋陽。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

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元  
頭前鋒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以討桓玄二月景  
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  
以驍虞備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  
譙王尚之齊王柔之並死之以右將軍吳隱之為都  
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三月巳巳劉牢之叛  
降于桓玄辛未王師敗績于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  
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  
毛遂並遇害

二年春二月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秋八月玄又自  
號相國楚王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為玄所敗

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  
于琅邪國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為平固王辛亥  
帝蒙塵于尋陽

三年春二月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  
何無忌等舉義兵景辰斬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修  
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  
戊午劉裕斬玄將吳甫之于江乘斬皇甫敷于羅落  
巳未玄眾潰而逝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辛未桓  
玄逼帝西上景戌密詔以幽逼于玄萬機虛曠令武

陵王遵依舊典承制摠百官行事加侍中餘如故并  
大放謀反大逆巳下惟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  
巳丑大將軍武陵王遵稱制摠萬機庚寅帝至江陵  
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  
庾稚何澹之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  
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及桓玄戰于嶧嶧州又破之巳  
卯帝復幸江陵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  
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桓玄于嶺  
州乘輿反正于江陵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廟閏月巳  
丑桓玄故將揚武將軍桓振陷江陵劉毅向無忌退

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冬十月盧循寇廣州刺史  
吳隱之為循所敗執始興相阮佃之而還慕容德死  
兄子超嗣偽位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  
兵襲破襄陽巳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  
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温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為振所  
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璉  
邪王幸道規舟戊戌詔曰朕以寡德夙纂洪緒不能  
緝熙遐邇式遏奸宄逆臣桓玄乘釁肆亂乃誣罔天  
人篡據極位朕躬播越淪胥荒裔宣皇之基眇焉以

暨賴鎮軍將軍裕忠武英斷誠冠終古運謀機始貞賢協其契。拔浹誓眾義士感其心。故霜戈一揮。巨猾奔迸。三幸稜威。大懿授首。而孽振猖狂。嗣位荆郢。幸天祚社稷。義旗載捷。狡徒沮潰。朕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勤王之勛。豈朕一人。獨享伊祐。思與億兆。幸茲更始。其大赦改元。惟玄振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賜百官爵二級。錄寡孤獨。穀人五斛。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于江陵。三月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曰。此非諸卿之過。其還幸職。二年冬十月。論匡復之功。封車騎將軍劉裕為豫章

晉書纂卷六

安帝

古

郡公。撫軍將軍劉毅。南平郡公。右將軍何無忌。豫州郡公。自餘封賞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

七年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

十四年夏六月。劉裕為相國。進封宋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于東堂。時年三十七。葬休平陵。帝不惠。自少及長。

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為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繼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元熙二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綬玄篡位。以帝為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卷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暝日。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

晉書纂卷六

恭帝

古

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為琅邪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五年。加羽葆鼓吹。十二年。始辟召。掾屬。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帥所莅。啟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從之。乃與裕俱發。及姚泓滅。歸于京都。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詔曰。咨爾大司馬琅邪王。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眾望攸集。其君臨。晉邦奉條。宗祀允執。其中變和天下。闕揚末詔。無廢我高祖之景命。是日即帝位。大赦。元熙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六終

晉書纂卷第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天文志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

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

兆于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

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

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

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

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

代綿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

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

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

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其石之說

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叙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眾說以著于篇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地四曠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衡高于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以去地極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為遠近之數皆得于表股者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比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

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宜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時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宣夜之書云惟漢祕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眇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西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係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為天高窮于無窮地深測于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耀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間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于天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



喜族祖河間相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願前多臆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也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四

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狗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于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爾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爾今

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負也望視之所以負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負在天何故負故丹陽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于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歲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于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五

事情莫密于渾象者也渾則天之出入行水中的矣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天為金生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為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極為天中今視之乃在北不正人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磨右轉則北方道遠而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也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故暴背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梢而

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渾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矣。然則天出入水中無復疑矣。王在之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

十輝

周禮賦。稜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辯吉凶。一曰稜。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珥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鳥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鑄。日傍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六

鑄。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曰脫光也。六曰膏。謂膏膏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珥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際。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濟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為人狩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為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為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為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于日下為纓。青赤氣

小而負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為紐。青赤氣如小半環狀在日上為負。負者得地為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為戴。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為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為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為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又曰背氣青赤而向外向為叛。象分為反城。珥者如帶。珥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旁為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七

方為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為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為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為領。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為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抱至日順虹擊者勝。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珥二虹貫抱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珥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及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三將。有三重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

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黃將喜赤將兵爭  
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  
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瑠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  
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負而周匝內赤外青名  
爲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  
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  
喜不得五色者有憂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  
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

晉書卷七

天文志

八

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  
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  
此皆帝王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烟之狀或白如粉沸  
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  
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  
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  
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  
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

粉沸其色黃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  
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鬪雞赤白相隨在  
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敵欲求和退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

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管頭之氣或如群羊

群猪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

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爲

敗徵氣如繫牛如人卧如雙蛇如飛鳥如決堤垣如

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爲敗軍之氣

晉書卷七

天文志

九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又手低頭又云如人又

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黃爲緣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墜城之上有黑雲如屋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

或青雲黃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

人或城上氣如烟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

爲兩彗狀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氣如敗車或有赤黑

氣如狸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于外營上有雲

如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淮雉臨城其下

必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氣氣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色赤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卧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

有流血

天變史傳事驗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肯勿復劾三公

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于靈星祈禳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吾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

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勅政自修有以報于神明天之于人猶父之于子未有父欲有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太史令俱禳祠之于義未聞也群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少帝正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轉改法度會有日蝕之變詔群臣問得失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谷以緩役塞變應天乃實人事濟言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

高貴鄉公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蝕之京房易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在井井主酒食女主象也明年皇太后以憂崩

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是時帝已年長每幸司徒第猶出入見王導夫人曹氏如子弟之禮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虧君德之象也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十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十一

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幾既在角此蝕淺者禍淺深者禍大角為天門人主惡之明年而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自義熙元年至是日蝕日從上始皆為革命之徵。

懷帝末嘉元元年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案河圖占曰日薄也其說曰凡日蝕皆于朔晦有不于晦明者為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占類日蝕。

愍帝建興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天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作丁巳亦如其數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慶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元為建武劉聰李雄亦跨曹劉疆宇于是兵連累葉。

孝武寧康元年十一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二年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鴨卵十一月己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時帝已長而康獻皇后以從嫂臨朝實傷君道故日有瑕也。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十二

月變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天子有賊臣群下自相殘桓玄篡位之徵也。

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之仄匿則侯王其肅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仄匿之應云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毀其法。

哀帝興寧元年十月景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靡散一曰灾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桓温傾揚州資實比討敗績死亡大半及征袁真淮南殘破後慕容暉及苻堅互來侵境。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占曰有亂臣死若有相戮者一曰女親為政天下亂是時琅邪王輔政王妃從兄王國寶以姻妃受寵又陳郡人袁悅昧私苟進交遺主相肩揚朋黨十二年帝殺悅于市于是主相有隙亂階興矣。

五星聚舍

惠帝元康三年填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為兵喪畢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

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為太上皇天下從此  
遘亂連禍

永寧二年十一月癸惑太白闔于虛危占曰大兵起  
破軍殺將虛危又齊分也十二月癸惑襲太白于營  
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問之  
京都因留輔政遂專傲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  
王又討之問又交戰攻焚官闕問兵敗夷滅又殺其  
兄上軍將軍實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又攻  
長沙于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光熙元年九月填星犯歲星占曰填與歲合為內亂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十四

是時司馬越專權終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

懷帝永嘉六年秋七月癸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  
徘徊進退案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  
帝中興揚土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戊子歲星癸惑合于奎其年劉  
顯殺石祗及諸胡帥中土大亂

十二年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  
兵其年八月桓温伐苻健退因破姚襄于伊水定周  
地

升平五年十月丁卯癸惑犯歲星在營室占曰大臣

有匿謀一曰衛地有兵時桓温擅權謀移晉室

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癸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  
奎婁從填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于齊兵連  
徐兗連歲寇抄至于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  
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北殄慕容超  
九年二月景午癸惑填星皆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二  
月壬辰歲星癸惑填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  
井秦分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晉祚  
月五星犯列舍 經星變附見

魏文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癸惑入太微至壬申與歲  
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祭酉乃出占曰從右入三十  
日以上人主有大憂又日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  
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武陽  
王鑿薨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免為庶人四月征  
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帝崩蜀記稱明帝問黃權  
曰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癸惑守  
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案三國史並無癸  
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八月吳遂圍江夏寇襄陽  
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斬吳將張霸等兵喪更王之應  
也

吳後權赤烏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東漢晉春秋云逆行案占熒惑入南斗三月吳王死一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和二年權薨是其應也故國志書于吳是時王凌謀立楚王彪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以問知星人浩詳詳疑有故欲悅其意不言吳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於上者為經天其占為不臣

晉書卷七 天文志

十六

為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石氏說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是後台鼎方伯互執大權二帝流亡遂至六夷更王迭據率夏亦載籍所未有也

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按劉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其眾小星無名者眾庶之類此百官眾庶將流散之象也是後天下大亂百官萬姓流移轉死矣

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

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也

安帝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執法占曰執法者誅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災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軫占曰為臣強荆州有兵喪八月丁巳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憂九月甲子熒惑犯少微占曰處士誅庚寅熒惑犯右執法癸卯熒惑犯左執法占並同上十一月景戌太白犯鉤鈴占曰喉舌憂十二月己卯歲星犯天關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十一月荆州刺史

晉書卷七 天文志

十七

魏詠之薨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沒七陽四月姚興伐仇池公楊茂擊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為其眾軍楊承祖所害三年十二月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孫安國卒自後政在劉裕人王端拱而已

四年五月壬子填星犯天廩占曰天下饑倉粟少妖星客星

魏明帝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長三尺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占曰大辰為天王天下有喪劉向五紀論曰春秋

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爲中外有兵天紀爲地震。孛主兵喪。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母亡。

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歲吳主孫亮五鳳元年也。斗牛吳越分案占吳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綝盛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故國志又書於吳也。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于時變見吳。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十九

楚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災是以母丘儉以孛爲已應遂起兵而敗後三年卽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將救之及城陷誕衆與吳兵死沒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惠帝末康元年三月妖星見南方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將起。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斬司空張華又廢帝自立于是三王並起迭搃天權其十月彗星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號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棋帝坐在其中明年趙王倫篡位改元尋爲大兵所滅。

安帝義熙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七月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于十餘丈進掃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宮空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二月帝崩。

星流隕 魏明帝景初二年宣帝圍公孫文懿于襄平八月景寅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白色有芒鬣從首山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占曰圍城而有流星來走城上及墜城中者破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又曰凡星所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十九 其衆 元帝景元四年六月有大流星二並如斗見西方分

流南北光照地隆隆有聲案占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鍾鄧克蜀二星蓋二帥之象二帥相背又分流南北之應鍾會既叛三軍憤怒隆隆有聲兵將怒之徵也。

雲氣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碎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北方東西竟天占曰並爲



不六作隱有聲怒之象也是後四海雲覆九服交兵

晉書纂卷第八

志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翰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地理志

序 諸州輯畧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爲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畫野無聞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峯振響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響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

晉書纂卷八

地理志

一

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論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則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祖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士以周厥利保章辯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心戰國削罷列

晉書纂卷第七終

晉書纂卷七

天文志

二十

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郡於是典師踰江平取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也

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榮西帶皆臨大海漢祖

龍興華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

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

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

武帝改衡景加其四也宣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越

增其一金城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

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

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三

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東六安真定泗水

陽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員十二人各掌一

州明帝置一也章帝置二吳郡和順改作其名有

九和置濟元廣陽順改淮陽為陳改楚為彭城濟東

水為東平臨淮為下邳千乘為樂安信都為安平天

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其與西漢

南朔方隸於并部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

前漢九十六少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桓高陽高涼

應陵魏武定霸三方昂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

者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畧陽陰平所省者七

朔方五原雲中而文帝置七朝歌陽平弋陽魏明及

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

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後主

增二雲南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皇帝初置郡

五臨賀武昌珠崖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衡陽湘

平合浦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郡陵安城

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披裁其弘敞。嶠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汜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為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既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崙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維王。乘飛駐輪。

晉書纂卷八

地理志

四

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史臣按。凡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謂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也。或因生得姓。因功命土。卯酉燕齊。在乎茲域。昔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司馬法廣陳三代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受耕之爰。自其處。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口。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從之。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旱。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和菜。茹有畦。瓜瓞果。蔬植於疆。場雞狗豕。無失其時。間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司馬之法。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令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

晉書纂卷八

地理志

五

通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  
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井四為邑邑四  
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  
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二  
人卒七十二人是為乘車之制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  
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  
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  
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  
乘此謂諸侯之大者也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內方

晉書纂卷八

地理志

六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天子稱萬乘之主焉  
司州按禹貢豫州之地及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所  
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  
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弘農  
河南二郡郡凡七位望降于牧伯銀印青綬及光武  
都洛陽司隸所部與前漢不異魏氏受禪即都漢宮  
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  
郡置司州晉仍居魏都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  
立榮陽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

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州統郡一十二縣一百戶  
四十七萬五千七百不載

兖州按禹貢濟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  
河東曰兖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為兖州兖瑞也  
信也又云蓋取兖水以名焉漢武帝置十三州以冀  
名為兖州自此不改州統郡國八縣五十六

豫州按禹貢為荆河之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者舒  
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鈞鈴  
星別為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  
荆山秦蕪天下以為三州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

晉書纂卷八

地理志

七

七郡漢改三川為河南郡統郡國十縣八十五  
冀州按禹貢周禮並為河內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  
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昂畢散為冀州分為趙國其地  
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疆荒則冀豐  
舜以冀州南北瀾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  
州周人因焉及漢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為冀  
州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二  
幽州按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  
東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  
國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其為號統郡國七縣三十四

平州按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咸寧二年分置平州統縣二十六

并州按禹貢蓋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統郡國六縣四十

五  
晉書纂卷八 地理志 八

雍州按禹貢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闕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并禹梁州之地統郡國七縣三十九

涼州按禹貢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爲狄秦興兼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

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統郡八縣四十六

秦州按禹貢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郡六縣四梁州按禹貢率陽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疆梁故因名焉統郡八縣三十八

益州按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爲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則又爲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滅蜀置郡以張若爲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漢中巴蜀

晉書纂卷八 地理志 九

高祖六年分蜀置廣漢凡爲四郡武帝開西南夷更置犍爲牂牁越雋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及武帝太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寧州益州統郡八縣四十四

寧州于漢魏爲益州之域太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末昌合四郡爲寧州統縣四十五

青州按禹貢爲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州越海又分爲營州則遼東本爲青州矣周禮

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為青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六縣三十七

徐州按禹貢海岱及淮之地舜十二牧則其一也于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氏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州凡領郡國七縣六十一

荆州按禹貢荆及衡陽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南曰荆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為荆州荆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于荆山州統郡二十二縣一百六十七

揚州按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

波揚也揚州合統郡十八縣一百七十三

交州按禹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士秦始皇既畧定揚越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他攻越畧取陸梁地遂定南越以為桂林南海象等二

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直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阯太守共表立為

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鼓吹以重城鎮加以九錫六佾之舞蜀以李恢為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平吳後省

珠崖入合浦交州統郡七縣五十三

廣州按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為交阯郡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為廣州後復置永安六年復

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孫皓分鬱林立桂林郡及太康中吳平遂以荆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合統郡十縣六十八

晉書纂卷第八終

晉書纂卷八

地理志

十一

晉書纂卷八

地理志

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律歷志

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嶺南  
 之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  
 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曰含少次制十  
 二竹筒寫鳳之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  
 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為管取  
 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  
 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瑄以玉為之  
 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白玉  
 瑄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  
 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  
 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為之銅者自名也所  
 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改節  
 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鐘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  
 十律以準調音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  
 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嵩子學審曉律別其族

惟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  
 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其二中  
 不失一乃為能傳高學爾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  
 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

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即中令鑄銅玉  
 柴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屢  
 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于魏武王魏武王取玉  
 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于是罪玉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  
 二十五具部大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

也

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

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

調至于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

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

律歌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

可知也最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

祐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

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

也

也

也

相為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簡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簡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為作簡無法。而和寫簡造律，又令栗瑟歌詠從之，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書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簡象，十二牧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享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刑古者，以求厥衷。合乎經禮于制，為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簡工選竹造作。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三

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皆可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

楊子雲曰：聲生于日，謂甲巳為角乙庚為商景辛律生于辰，謂子為黃鐘丑聲以情質，行本情為正也。律以和聲，謂以律管鐘均聲律相協而八音生也。協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效陰陽。冬至陽

氣應則灰除，是故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于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房中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莖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楊泉記云：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管，河內葭莖為灰，或云以律置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葭莖實律中，四維蔽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為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也。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四

起度之正，漢志言之詳矣。武帝太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間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



故鐘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太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疆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荀勗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因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五

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

嘉量

周禮粟氏為量，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黼，其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塞，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水啓厥后，茲器維則。

衡權

昔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成議。是王莽時物。以上律。

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辯，躔歷敬農。時與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扞閏成爻，歷數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開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于少昊，則鳳鳥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六

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開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滯流。故能該泱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疇人分散，穢祥不理。秦并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固惑之。

采以爲志逮光武中興太僕朱浮數言歷有乖謬于時天下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年餘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歷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黃初已後言歷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于天疎濶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七

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爲乾象歷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東日行黃道于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于前法轉爲精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詳議歷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大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十爲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群奏以爲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濶大魏受

命宜改歷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盡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

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于晷景效太陰于弦望明五星于見伏正是非于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

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曆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八

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水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于孟春此之謂也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

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涸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鶩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垂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惟螿蠹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于春秋說衰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垂錯時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九

月紕繆加時後天極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于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疎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疎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土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

之典禮凡百制度皆緝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臣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日顛項曩自軒轅則歷日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筭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祭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

推甲子爲上元至泰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得元首之端餘以浮說名爲正歷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歷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授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于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遠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叙而不僣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蝕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十

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  
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  
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迷診  
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  
不諧合日蝕于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  
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遠聖  
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  
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  
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  
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十一

不得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類  
月有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歷  
無不有先後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  
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  
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之  
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  
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  
可知時之遠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  
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  
推春秋此異于度已之迹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爲歷

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梓者李脩卜顯依論體爲術  
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  
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三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  
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  
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  
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  
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差及  
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畧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  
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答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十二

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  
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  
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  
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者日蝕之  
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  
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爲春秋因  
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爲  
部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部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  
爲治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于後如  
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

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于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為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迺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于春秋于春秋而用漢歷于義無乃遠乎傳之遺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也案歆歷于春秋日蝕下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朧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歆不以歷失天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十三

而為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已歷非此寃天而負時歷也杜預又以為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歷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歷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歷以四分一為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董象以五萬八千九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歷斗分纒故不施于今乾象斗分網故不得通于古景初斗分雖任屬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

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迺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為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于春秋下可以取驗于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改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于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于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退于三蝕之間此法迺可求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歷

晉書纂卷九

律歷志

十四

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美上以上歷

晉書纂卷第九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禮志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迺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乙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于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于春澗之右焚封豕于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

晉書纂卷十

禮志

項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无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墮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菴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未平之日疏壁流而延冠帶戲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

盛于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際經傳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網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子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璫時逢批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蕪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摺紳爲之網紀其孰能與于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于是齊魯諸生各攜細素武皇帝亦初平冠亂意先儀範其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吉禮也則三茅不剪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謹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爲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揆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屈揆政由已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晉始則有荀顛鄭冲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刁協損益朝儀

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萬過祭祀故洪  
範八政三日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  
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  
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  
荀顛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  
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  
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  
所宜損增曰臣典故太尉顛所撰五禮臣以爲夫  
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  
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  
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  
合事久不出懼見寢黜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  
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  
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  
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于所服  
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  
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  
也況自此以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義謬固其  
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臣以爲

晉書纂卷十

禮志

三

今宜參採禮記畧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  
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  
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  
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  
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續其事竟未  
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  
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  
備其事云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  
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未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  
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食忘安其便。  
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  
雖各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  
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  
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  
配太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  
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于南北郊  
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從之一如  
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于  
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四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司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三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九農九四十四神也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齊王亦行其禮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

晉書纂卷十

禮志

五

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性用藟栗器用陶匏事及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邊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地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義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

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地之于四郊報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虞議

周禮王后帥内外命婦享先蠶于北郊漢儀皇后親采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死窠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贊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牽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菜宮今陛下以聖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六

明至仁備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桑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備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備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察今宜明年施行于是蠶于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于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柔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不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

禮志

七

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又祭法王有五祀七祀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前被勅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

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于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一社而加立帝社之稷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

禮志

八

群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彙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臣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未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帝又依洛京立三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

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尚書禮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于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為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宗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又不係社則神與社異也

晉書纂卷十

禮志

九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灾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昔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者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澗之天柱在王畧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皆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成和迄今又復廢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缺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脩舊典獄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禮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典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十

而已其諸祿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躡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

韜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美為宗聖侯邑

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備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

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故事祀臯陶于廷尉寺新禮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

聖于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為按虞書臯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

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

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典無常宜

如舊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美思慈親明帝為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十一

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繼典

無二宣皇帝常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

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實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

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

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大世之上須

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于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

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附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

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于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辯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十二

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又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謚策于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温嶠等立行廟于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汗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十三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罷藩妾使比長信借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

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亮當復何時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脩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竦息以為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亮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叙哀憤體氣自佳爾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脩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絰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群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叙哀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十四

慕若加哀經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實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已俯就權制既除哀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政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穆帝崩哀帝立帝于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欽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十五

有表中書各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影等四人並云閏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

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

晉書纂卷十

禮志

十六

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準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于是歲日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畧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已酉晦帝除縞卽吉徐廣論曰凡辯義詳禮無顯據明文可以

折中奪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于本親謂應服齊衰葦于是帝制葦服

晉書卷十

禮志

七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稚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于子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租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嫵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于爲祖母後齊衰葦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葦詔可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于

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群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晉書卷十

禮志

十八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志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于道義宜更相爲嚴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冲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葦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

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嫡執祭同爲之齊也主簿劉卞議志在南爲邦族于北爲騎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嫡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太典初著作郎于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晉書纂卷十禮志九有權王愆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群議之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叙情而卽事也今二母者本它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于時敬不及生哀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

于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于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祿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丘儉反欺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耐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弗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緩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緩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先以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勲疑所服中書令張奎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爲妻後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

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折其親也若為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禮于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買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畧與鄭同太尉荀頴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為嫡後至為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芟古人以為遺禮而得禮景子非為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序之

禮志

禮志

王

義也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鄉里鄭子群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爨為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爨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爨為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帝為文侯景王為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為宣王忠武為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為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避于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釁武茂劉訥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降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義又引周公父

禮志

禮志

王

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耳宜謚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為然詔可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如瑯琊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為謚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



文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耳太尉荀  
頤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  
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家祭賜謚

正旦元會設白獸樽于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  
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  
式也爲白獸蓋是後代所爲示忌憚也

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  
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  
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  
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

晉書纂卷十

禮志

五

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  
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  
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  
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  
群生仰毓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寶  
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暨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  
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  
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畧周之奔世何以尚今若夫玄  
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  
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

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焉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  
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  
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

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  
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  
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皇德

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  
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  
上儀塞靈祇之欸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于三五臣  
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

晉書纂卷十

禮志

五

以康朕績且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  
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于史籍作者七十  
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  
觀俗省方禮有升于中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  
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  
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  
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于  
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  
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濫定蜀  
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群生威振無外昔

漢氏失統吳蜀鼎峙時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日觀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之時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哀進見之典祭讓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

晉書卷十 禮志

五

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于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于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闕場自後藩鎮相度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諛百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鋪

大林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裘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尊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紫玄統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衮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荅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純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

晉書卷十 禮志

五

當復有忌歲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斑彩玉以象德而有潤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辟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疋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馬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

駟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袂于東流水上洗濯祓

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而于鍾山立流水曲水延百僚嘗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并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晉書纂卷第十終

禮志

三七

晉書纂卷第十一

志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樂志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發于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于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農瑟蕤琴僮鍾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成氏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蕪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既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艷興灾平王逢亂禮廢親疎樂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典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卧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于弦歌

詩頌千戚旄羽枝諸烟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劍寰中  
削平天下文匪躬于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擯儒  
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摺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  
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卽位表圭景  
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  
帝召栢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焉皇皇焉有足觀  
者自斯厥後禮樂彌廢末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  
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識道隣雅頌事邇中和其有五  
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  
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

晉書卷十一 樂志

二

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迭田祖者也其有  
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  
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群臣踴躍舞我者也其有  
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  
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  
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鞞捻于式遵前記  
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玩在乎雕章  
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  
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錫惟新  
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

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未嘉之亂伶  
官既滅曲臺宣榭曰變汚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  
晉至于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棗之琴泗濱之磬其  
能倫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莪之氣剛  
柔迺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  
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返是  
以楚王升輕軒于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鄩聖人功  
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  
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  
綱紀云

晉書卷十一 樂志

三

五聲官爲君官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  
焉商爲臣商之爲言強也謂金性之堅強也角爲民  
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爲事徵  
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  
言陽氣將復萬物孽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  
不可斯湏去身上遷善有如不及是以聞其宮聲  
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  
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  
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

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即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劍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鄒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摠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辭

人郊饗神歌

晉書樂卷十一

樂志

四

登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賓縑朱火燎芳薪紫烟遊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昭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肅神是聽咸絜齊並芬芳烹牲享玉鷄神悅饗歆禮祀祐大晉隆繁祉作京邑廣四海保天年窮地紀地郊饗神歌  
整泰圻埃皇祇衆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蒙若有靈無遠天下毋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冥

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既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絜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泰歆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祠廟饗神歌三篇

曰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其來祭普天率土儀樽既奠清酏既載亦有和羹薦斯羞備蒸蒸未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其和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溥天之下罔不休嘉

晉書樂卷十一

樂志

五

絃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予一肅肅在位臣工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絃振鼓鐘舞象德歌詠功神胥樂予二肅肅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維辟公禮有儀樂有則舞象功歌詠德神胥樂予三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

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  
用延年所作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  
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  
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  
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  
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以宴  
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  
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爲正旦  
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  
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  
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頌頌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  
故勗造晉歌皆爲四言惟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  
五言焉張華以爲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  
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  
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  
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廢興隨時至其  
韻逗留曲折皆係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  
敢有所改易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時詔又使中書  
侍郎成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廟樂歌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六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光臨萬國多士盈朝莫匪俊德流化罔極  
王猷允塞嘉會置酒嘉賓充庭羽旄曜宸極鐘鼓振  
泰清百辟朝三朝式式明儀形濟濟鏘鏘金聲玉振  
禮樂具宴嘉賓眉壽作聖皇景福惟日新群后戾止  
有來雍雍獻酬納贄崇此禮容豐羞萬俎旨酒千鍾  
嘉樂盡宴樂福祿咸攸同樂哉天下安寧道化行風  
俗清蕭韶作詠九成年豐穰世太平至治哉樂無窮  
元首聰明股肱志樹豐澤揚清風嘉瑞出靈應彰麒  
麟見鳳凰翔醴泉湧流中唐嘉禾生穗盈箱降繁祉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祚聖皇承天位統萬國受命應期授聖德四世重光  
宜開洪業景克昌文欽明德彌彰肇啟晉邦流祚無  
疆  
食舉樂東西廂歌 荀勗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旣圖  
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謫謫濟濟旣朝乃宴以洽百禮頌以位叙  
或庭或陛登儻台斐亦有兄弟胥子陪寮憲茲度楷  
觀頌養正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耀前暉奕世重規

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跡。莫不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綬。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四氣回周。節慶代序。萬國同休。庶允群后。奉壽升朝。我有壽禮。式宴百僚。繁肴綺錯。旨酒泉淳。笙鏞和奏。磬管流聲。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宣其壅滯。訓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交泰。未載仁風。長撫無外。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事具律歷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樂摠章。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末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荅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於五聲。詠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

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荊州。與謝尚脩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温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聲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符堅。又獲其樂工。湯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九

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于後云。

歌宣帝 曹毗

於赫高祖。德協靈符。應運撥亂。釐整天衢。勳格宇宙。化動八區。肅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靈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歌景帝 曹毗

景皇承運。纂隆洪緒。皇羅重抗。天暉再舉。蠢矣二寇。擾我揚楚。乃整元戎。以晉齊斧。疊疊神算。赫赫王旅。

蘇鯁既平。功冠帝宇。

歌文帝

太祖齊聖。王猷誕融。仁教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難。嚴清紫宮。威厲秋霜。惠過春風。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參墟。聲流無窮。

歌武帝

於穆武皇。允龔欽明。應期登禪。龍飛紫庭。百揆時叙。聽斷以情。殊域既賓。僞吳亦平。晨流甘露。宵應朗星。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歌元帝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十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耀。金輝復燦。德冠千載。蔚有餘繁。

歌明帝

明明肅祖。闡弘帝祚。英風夙發。清暉載路。奸逆縱威。罔式皇度。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宏猷允塞。高羅雲布。品物咸寧。洪基未固。

歌成帝

於休顯宗。道澤玄播。式宣德音。暢物以和。邁德歸仁。匪禮不過。敷以純風。濯以清波。連理映貞。鳴鳳栖柯。

因規旅餉。義蓋山河。

歌康帝

康皇穆穆。仰嗣洪德。為而不宰。雅音四塞。閑邪以誠。鎮物以默。威靜區宇。道宣邦國。

歌哀帝

於穆哀皇。聖心虛遠。雅好玄古。大庭是踐。道尚無為。治存易簡。化若風行。時猶草偃。雖曰登遐。徽音彌闡。惜惜雲韶。盡美盡善。

歌簡文帝

皇矣簡文。於昭于天。靈明若神。周淡如川。沖應其求。實與其遷。疊疊心化。日用不言。易而有親。簡而可傳。觀流彌遠。求本喻玄。

歌孝帝

天監有晉。欽哉烈宗。同規文考。玄默允恭。威而不猛。約而能通。神鈺一震。九域來同。道積淮海。雅頌自東。氣陶醇露。化協時雍。

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又如張上之。回雍。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上陵。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芳樹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戰陣之。



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為戰榮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公勝袁紹于官渡還譙收藏死士卒也改戰城南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雅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是時吳亦使帝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為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為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為摠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為烏林言魏武既破荆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為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

也改戰城南為克皖城言魏武志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為關背德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改上陵曲為通荆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憾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為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為順歷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為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雅曲為玄化言其時主脩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

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爲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群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爲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雅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錄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爲金靈運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改禮以時也改

晉書卷十一

樂志

高

高臺爲夏苗田言大晉收符順時爲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爲仲秋彌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爲順天道言仲冬大開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爲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爲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鈞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于後云

宣輔政

宣皇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順天心網羅文武才慎

歷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筆創帝基洪業垂於鑠明明時赫戲功濟萬世定二儀定二儀雲行雨施海外風馳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爲珪璋大道伴五帝盛德踰三王咸光大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內外無內外六合並康乂並康乂遵茲嘉會在前義與農大晉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爲藩衛玄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晉書卷十一

樂志

十五

金靈運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衆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典靈有徵登大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闕武爪牙奮莫之禦皇之佐讚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禮薦先皇樂時奏管籥鼓殷鍾鏗鏗莫樽俎寶玉觴神歆饗咸悅康宴子孫佑無疆大孝蒸蒸德教被萬方

唐堯

唐堯諮務成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復霜致堅水神明道自成河海猶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

禪讓應大歷。睿聖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  
德化飛四表。祥氣見其徵。興王坐俟旦。三主恬自矜。  
致遠由近始。覆匱成山陵。披圖按先籍。有其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翩翩。  
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萬國。流光溢天外。  
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  
先天天不遠。輟耕綜地綱。解褐袷天維。元功配二王。  
分馨世所希。我皇叙群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  
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  
日新孔所諮。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樂志

六

伯益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  
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習何翩翩。  
和鳴栖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河。  
酷祝振纖網。當奈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  
逍遙群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凰統羽群。  
赤鳥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爲我受命君。  
嘉祥致天和。膏澤降青雲。蘭風發芳氣。蓋世同其芬。  
鼈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張衡所

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  
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  
曹植鼈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  
鼈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熲。先帝聞其  
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  
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  
篇及泰始中。又製其辭焉。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  
位。尚書殿中郎表明子。敬增滿八佾。泰始中歌辭今  
列之後云。

晉書樂志卷十一

樂志

錄其二

七

洪業篇。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中有賢女。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  
萬國何所樂。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位。虞舜惟恭已。  
恭已正南面。道化與時移。大赦盪萌漸。文教被黃支。  
象天則地體。無爲聰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雖有三。  
凶類靜言無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爲稷契並佐命。伊  
呂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夫宿人。聲發響自應。表  
立景來附。哮鬪順羈制。潛龍升天路。備物立成器。變  
通極其數。百事以時序。萬機有常度。訓之以克讓。納  
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風。海外同歡慕。象天則地化。雲

布昔日貴彫飾。今尚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  
故象。天則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  
無廢。聖明明降。訓詁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輝事業  
並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帝繼三皇。三皇世所歸。聖德  
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  
御龍氏。鳳凰在庭棲。

明君篇當魏曲為君既不易古曲般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願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  
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艾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  
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已慎有為。有為無不成。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十八

閻君不自信。群下執異端。正直羅浸潤。姦臣奪其權。  
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  
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岐路令人迷。未達勝不還。  
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  
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  
群目統在綱。眾星共北辰。設令遭暗主。斥退為凡人。  
雖薄供時用。白茅猶為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為薪。  
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  
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偽罔時主。養交以持祿。  
言行恒相違。難饜甚谿谷。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于  
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鳥鳩舞。  
云。有此來數十年矣。答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  
政。思屬晉也。今列之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錄其三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  
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黃。  
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  
敬我微軀。策我良駒。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飢。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十九

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陵雲登臺。  
浮遊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獨祿篇

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馬。  
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搖輕。  
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綉。  
誰別偽真。刀鳴劑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  
猛獸斑斑。遊戲山間。獸欲噬人。不避豪賢。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

金瓶素練汲寒漿。汲寒漿。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  
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作雙黃鸝。還  
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奇歌  
無不泰。徘徊素梓遊天外。

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  
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  
發新聲。故傅玄著書曰。人若飲所聞而忽所見。不亦  
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夔牙  
同契哉。

後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二十

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  
化成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  
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相逢切  
肩而不傾。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  
龜拊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  
吹。鐘鼓其餘。伎樂蓋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  
陳達。駁以爲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  
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儼吊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  
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于此。詔曰。今既以

天下體大禮從權。且三正之饗。宜盡用吉禮也。至娛  
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缺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  
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鐘鼓鼓吹也。澄達又  
啓。今大禮雖降。事吉于朝。然儼吊顯于園陵。則未滅  
有哀。禮服定于典文。義無盡吉。是以成寧之會。有撤  
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

日大享萬國。朝宗庭。廢鐘鼓之奏。遂闕起屈之節。朝  
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于事義。不亦闕乎。惟  
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  
制樂。讚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

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  
義。角聲堅齊而幸禮。絃歌鍾鼓。金石之作。俗矣。故通  
神至化。有幸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  
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笞之屬。皮膚外刺。  
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  
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觀威儀之  
序。足以隔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  
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  
之戲。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  
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于盛運。功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二十一

德聲末著丁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誅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答于是除高緹紫鹿踐行龍食及齊王捲衣竿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尚高緹紫鹿焉

晉書纂卷第十一終

晉書纂卷十一

樂志

五

晉書纂卷第十二

志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製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職官序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烏龍屈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于天地詔融冥于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摠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虞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于斯既復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于漢代四安起于魏初四鎮通于柔遠四平止于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典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

晉書纂卷十二

職官

一

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  
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冲為  
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頤  
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  
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  
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于夢或垂釣以申  
其道或空素以獻其術或搽版以啓其心卧龍飛鴻  
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  
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已出網羅英俊以  
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  
晉書纂卷十二職官  
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啟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  
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伏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  
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  
泰始盡于太康喬柯茂葉來屈斯位自太興訖于建  
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變拊龍言天工人  
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莅事惟能者也  
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  
省置無恒為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陽王  
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惟置太傅以鍾

繇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冲為之晉初以景帝諱  
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二司  
與太傅太保皆為上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無其人  
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  
居之者甚寡  
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之上以  
代太尉之職故恒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  
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晉受魏禪  
因其制  
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  
是陳騫為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為晉王  
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后令騫受諸葛亮圍陣用兵  
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騫悉闇練之遂以騫  
為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騫持  
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常  
出射雉騫時已為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  
已蓋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騫合之騫舉  
白獸幡任麾須臾之間函成皆謝騫閉解甚為武  
帝所任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黃帝皂衣纁裳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含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耀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頰丹斑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鞞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逾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

晉書纂卷十二

輿服

四

一紫亂于齊飾長纓混于鄒說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鸛劍於鄭伯之門躡珠履于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解豸南來又有玄旗阜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駕九王之庭于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棄六冕以衿玄為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畧摠文景之資揚霓拂鬃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茸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楊雄所謂瓊天狼之威狐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于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轡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克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于僭于是隨章儼畧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為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

晉書纂卷十二

輿服

五



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食貨 序節文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為市，揔天下之利。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質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疆。鴟夷善發，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天勤于民事，命春鷹以耕稼。召夏鷹以耘鋤。秋鷹所以收歛，冬鷹于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漆絲之膾，燕齊惟石之府。秦州旄羽，遡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稍之駿。殖物惟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

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搃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  
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  
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旌章有序。朝  
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  
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閒笙鏞。商周之  
興。用此道也。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  
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魏武之初。  
九州雲擾。攻城畧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網給。  
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樵棗。表術戰士。取給贏蒲。魏武  
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歲有

晉書纂卷十二 食貨

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  
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  
興藏。強賦弱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  
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搃西蜀之用。糴于戈于  
府庫。破舟舡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  
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鋤贏糧。有  
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  
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于是。王君夫。武子  
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舄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  
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嘉之初。洛

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  
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  
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果敗。府帑  
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愍皇  
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  
斷絕十甃之麩。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  
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  
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  
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晉書纂卷十二 食貨

北崩。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  
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閉月取車材。轉相教匠。  
其無牛者。令養猪。校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  
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于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  
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爲患。百姓饑乏。渾  
于蕭相二縣。興陂塢。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  
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  
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  
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之。穀  
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

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大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人貢財貨。流通督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耨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溉灌。歲終。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恭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于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于荒年。而國無餘。富人富尚。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于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

晉書卷十二 食貨

十

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肆其業。何嘗致勤于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實。本克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于曩。故鐘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克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于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克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因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于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于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

晉書卷十二 食貨

十一

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勛，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思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項兵革屢興，荒饑薦及，饑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教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

晉書纂卷十二 食貨

十三

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于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晉書纂卷第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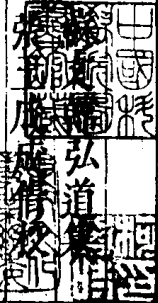


晉書纂卷第十三

志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陸



五行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木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一

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及官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不曲直。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水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賈，據郡反。

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旣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二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向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達四佞而放諸壑。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師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以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卽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

毛嘉女爲后。后本庶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

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連蕭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三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摠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緜。廢亮也。或曰。孫權毀撤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  
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  
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  
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  
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  
臨商觀殿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舍  
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  
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  
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由是楊珣求退是時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  
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  
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  
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奔頭孔子辰漢高  
祖斷白蛇劍及二百八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  
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家嗣將傾社稷將泯禁  
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  
其應也張華闢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羗反太子見廢

則四海可知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  
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  
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  
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  
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  
實此不括之罰先兆也

傳曰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  
不成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  
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  
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甲宮室文王刑于寡妻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  
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  
孰是為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  
饑閭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  
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

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  
鄴又起新館綴餉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  
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  
皆冒之此備宮室飭臺榭之罰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  
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  
如火烈烈又曰載載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  
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六

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潤堅  
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

魏明帝青龍中盛備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  
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  
爲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  
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湯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  
初脩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  
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皓  
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羣里

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而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  
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  
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  
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先變也天戒若曰  
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解生金  
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輒  
起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七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  
錢錢皆輪文大行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  
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  
錢處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  
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  
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  
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

饗多獲禱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  
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  
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才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弱人民及  
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顛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  
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  
殺人避遇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  
生蟲魘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  
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

晉書卷十三 五行志

八

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  
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祭亥河南魏  
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  
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而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  
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  
之陰盛之應也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

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理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  
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霧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過時則有下  
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  
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羶言其著也  
及人謂之病病病貌也言滯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  
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  
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

晉書卷十三 五行志

九

或有或云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  
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  
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  
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  
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  
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  
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



毀故有雞冠。一曰水歲多難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青。故有青背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診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爲秋。爲金。離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宜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虺。鼻。病。說以。晉書纂卷十三。五行志。十。

之亂。此失在狂也。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酷鬻。身自貿易。于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庶徵。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爲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雨恒雨之罰也。于始震電之明日。雨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服妖。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統。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

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末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秋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十一

鑊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未嬉冠男子之冠築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胡服及爲羗煮胡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氈爲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羗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纂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不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扶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柱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潘臣樹德東方維持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十三

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僑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輩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爲夫僑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黜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僑聚於道者爲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初魏造白帟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帟傳行之

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絳。名無。而婦人束髮。其絳彌甚。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舊為屐者。齒皆達。榻上名曰露卵。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卵。識者以為卵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表悅之。始攬構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雞翹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十四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雉。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遞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翹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鳴。主不榮。孝武大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

厚故妖象見焉。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才。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金沱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沱木木動之也。五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十五

月官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廩。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廷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閭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巨。柱頭此金沱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蓮而湖熟。尋亦為墟矣。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歸。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沱。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

本無故自壞業作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

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羆時則有

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

順也是謂不義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蟴

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情虛譁憤亂則不能治

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

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早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

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炆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

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

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蟲今謂之蝗皆

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

有犬羆云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

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

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之不從

也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

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

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趨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送當題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

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題維卒不免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

延群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

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

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

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譴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

晉書纂卷十三五行志

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

易為末始末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

子于安成末帝遜位出末安宮封為平固王琅邪王

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

之妖僭也

庶徵恒暘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

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

謂張厥灾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廓

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

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

焉

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成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八年五月旱是  
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克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疎上  
下皆蔽之應也。及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厭  
德不用之謂也。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  
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  
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  
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十八

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  
不答。是時荀勗馮統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  
仗。而賈克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  
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成位踰節之罰也。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  
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  
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  
之罰也。

詩妖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  
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  
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  
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  
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  
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茂鉤絡。  
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友語石子。子閣也。鉤絡。  
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茂束其要。投之石  
子。子閣。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子閣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鼃鳴。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  
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  
有急易以避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鼃  
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鼃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  
祥也。

後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  
言曰。三公。錫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災惑星也。言畢。上  
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  
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

吳蜀並戰國三公劔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下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

晉書纂卷十二 五行志

干

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檢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末，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為牆。

死時又為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我千歲，嚙體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比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嚙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晉書纂卷十二 五行志

上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者大鄣，曰：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比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比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大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

而元帝嗣統矣。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句音如白坑破音合集持作音武

揚州破換敗吳興覆音部按白者晉行坑器有

口馬窰瓦窰質剛亦金之類也句如白坑破者言二

希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鯁者元帝鳩集遺餘

以主社稷未能尅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論也及

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入抄掠京邑爰及二官其後

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

邑并埋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克將其黨還吳興官軍

踵之蹈籍群縣克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

晉書纂卷十二

五行志

王

揚州破換敗吳興覆音部又小於鯁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汝非皇太子邠得其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

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

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其

露焉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

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

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己子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帝一日去

毛衣被拉颯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

牢之所敗故言拉颯也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

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在京口百姓問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

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

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懣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

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

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

晉書纂卷十二

五行志

王

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

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盧化成長盧生不止自

成積其時官養盧龍能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

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讐敵也盧生不

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

也盧龍據廣州人為之謠曰盧生漫漫竟天半後擁

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

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  
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于寶  
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  
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  
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  
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  
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懷帝永嘉五年蠶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  
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  
馥作亂殺太守袁瑒亦時滅是其應也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五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  
麇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  
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  
策試四科之實麇興於前或斯故乎

犬禍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  
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  
車入而被害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  
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句

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沒于胡  
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  
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  
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濞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  
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  
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雌一雄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  
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五

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魁  
白青白祥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  
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  
同姓平地異姓于寶以爲孫皓承廢放之家得位其  
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  
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  
青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  
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太安元年丹陽湖孰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千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避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羶時則有目痲時則有赤青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美

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昔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若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青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溫煥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螻蛄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

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

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羶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

病目者故有目痲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

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難翹說以爲於天文南方朱張爲鳥星故爲羽羸翹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

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

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

冬則物孽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枝官原逋責除關梁

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

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

元年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為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賈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賈葉作平慮遂以狗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天

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為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眾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眾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

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膠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蠅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蠶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為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又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愆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天

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事寵及帝崩兆庶翹皆張氏焉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鸛鵲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彰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觀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濇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

于國井。

惠帝末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痛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孝懷帝末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鷲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州之狄泉盟地也晉書纂卷十三五行志

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萃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羶時則有耳痛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龜能為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

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水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羶也一日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青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霜殺殺草皆恒寒之罰也京房易傳四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煥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

不暈敵茲謂辱命其寒難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晉書纂卷十三五行志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殺穀案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使人依則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

反在草下。

赤烏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見以迂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震雪。劉向日盛。陽雨水。濕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將崩。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頗苛。識者以為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雷震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三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已。已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為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鼓妖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跌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

尋而季龍死

魚孽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為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傳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火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早寒燠。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日凶夭也。屍喪第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日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日夜妖者。雲風並起。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三

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為於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為內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毀。故有牛翹。一曰牛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病。土色黃。故有黃青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三

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恒風

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鮮。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耗。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水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

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螣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謂畔。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細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牛翹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三

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畧江夏。騁為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大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為務。又其應也。桓玄之國在荊州。請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淫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黃青黃祥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汝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復出。人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

迫而不能升。於是地有地震。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三美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震。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啟元。專制不脩。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官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羗叛去。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懷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懷帝永嘉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萌也。

晉書纂卷十二 五行志

三毛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羸。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眚。忤。故其咎。眚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恒陰。一曰。上失中。則下疆盛。而蔽君明也。易曰。允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

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羆。一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病。九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賁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天地生於上之病，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病云。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三五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綠山，手射中之，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騰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龍蛇之孽。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五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虆夏庭，禍發周室，雖見鄭門子產不賀，帝荅曰：朕德政未備，未有以應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

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為妖灾。夫龍以飛翔顯見，為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為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為有證矣。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三五

馬羆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人病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龍，見弟閉戶衛之，榻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龍入坎遊，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

灑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婢尋而其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疆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請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祕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而婢尚生。始如。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

晉書纂卷十三 五行志

早

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太興。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鷲。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晉書纂卷十三終

晉書纂卷第十四

志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刑法序節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歲比於穰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sub>念當</sub>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sub>作念</sub>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響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

晉書纂卷十四

刑法志

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疑納。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燮倫。道睽明慎。則夏祭之虔。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



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誅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  
皇加之抽脅固圉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  
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千時百姓欣然將  
逢交泰而奸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徒青  
衣於蜀路覆醢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  
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  
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棄刑章以急其憲適意  
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世祖武帝接三統  
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  
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網雖設稱為簡  
晉書纂卷十四 刑法志

府孔融議謂內刑不宜復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  
魏國建陳紀子群時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  
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  
贊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濟國  
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魏文帝受禪又議內刑詳議  
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樹子婦酷暴前  
後三婦自殺論朱滅死輪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  
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  
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及景  
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  
晉書纂卷十四 刑法志

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佗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顯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未制。於是詔改定律令。及于江左。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厲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箴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詒。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嚴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

晉書纂卷十四

刑法志

四

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及帝卽位。展河東為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晷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曹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臣計。此乃

晉書纂卷十四

刑法志

五

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或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伴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為惡之末痛惡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誠

晉書纂卷十四

刑法志

六

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周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彞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私私然竊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囚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寬刑賤罪更眾是為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

以為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誦貴屢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若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適復存寬縱踈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祖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

晉書纂卷十四

刑法志

七

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華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悼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後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疑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華濫移大

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晉書纂卷十五

列傳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后妃傳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夙古。是謂元妃。降及中牟。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脩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未亂嗣。克昌。至若儷

后妃序

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木於社。席感脍。側於弦。望則龍。繫結。景宗周。鞠為黍。苗鷲尾。挺突隆。漢墜其杪。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變合辭。作南國之奇態。誠謂由斯外入。穠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勤侔於十亂。泊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緋緇。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晉書纂卷十五 后妃序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志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以

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因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為皇后。

文明王皇后節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于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母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

晉書纂卷十五 文明王后

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為衛尉。太僕劉原為太僕。宗正曹楷為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黍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

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世出嬪大國三從之行幸禮無遺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啟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殯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未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為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為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跪后德行命史官為哀策文不

晉書卷十五 大明王后

四

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未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為鄉君邑各五百戶

武元楊皇后節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之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為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

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即位立為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為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驛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十潘女有美色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潘三世后族其女不羈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冲太僕咸權侍中馮孫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克三夫人九嬪之列司異充豫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各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目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於是有司卜吉窆窆有期乃

晉書卷十五 武元楊后

五

備六宮目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於是有司卜吉窆窆有期乃

命史臣作哀策叙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  
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  
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錄統  
臨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  
嶽降靈啟祚豐陽奕世豐衍朱紉斯煌續女惟行受  
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  
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  
序無荒如何不吊背世墮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  
懷永悼幸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地既定將遷幽都宵  
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過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紉告  
晉書纂卷十五武元楊后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  
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為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映椒  
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皇后卒

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大子妃賈  
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間有勲社稷猶  
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  
一青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曰  
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弥深及帝崩尊為皇太  
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為亂使楚王瑋  
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為書射之  
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曰宣言太后同逆駿既  
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安宮特全后母高  
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群公有司奏曰

晉書纂卷十五武悼楊后

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  
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  
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  
奉詔可宣勅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  
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諫  
閭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為  
唇齒叶同逆謀禍纂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眾血刃  
宮省而復流書募眾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天下絕  
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賤呂宗叛戾高后降  
配宜廢皇太后為峻陽廢人中書監張季等以為太

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廢人。遣使者以大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廢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廢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

晉書纂卷十五

武悼楊后

八

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請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先帝乃覆而殮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彌謚。豈不以蘇廙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

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勗侍中荀邃。曰。舊譜忝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群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讐。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實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實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頌議。悼后故事。稱繼母

晉書纂卷十五

武悼楊后

九

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于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為非。則諸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諸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亮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暉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  
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  
文。曰。為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  
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  
識。子。謀忝側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子。恒怵惕以憂  
懼。懷思慕之切。恒。子。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怵積。  
子。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子。思纏綿以增慕。  
夜耿耿而不寐。子。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子。  
霜皚皚而依庭。日晡曖而無光。子。氣慄慄以冽清。懷

晉書纂卷十五

十

愁戚之多感。子。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子。每  
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子。奄與家為杳辰。豈相  
去之云遠。子。曾不盈乎數尋。何官禁之清切。子。欲瞻  
親而莫回。仰行雲以獻歎。子。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  
之哀感。子。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子。亦以日  
而喻月。况骨肉之相。子。未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  
抱戚。子。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為他人。永  
長辭。子。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子。驚寤號咷。心  
不自聊。泣漣漣。子。援筆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子。後  
為貴嬪。妾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

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

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  
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  
適殷。姜妣歸周。宣德中閭。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  
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哦哦元后。光嬪晉室。仇儷  
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海  
慟心。嗟余鄙妾。御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  
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  
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  
禎祥。薦生英媛。休有烈光。含美程文。異于庶姜。和暢

晉書纂卷十五

十

春日操。厲秋霜。疾彼彼。遂致此。表方。幸由四教。匪怠  
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  
有章。仰觀列圖。俯覽舊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  
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  
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  
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弥綸。群妾惟仰。辭彼  
比辰。亦既青陽。鳴雄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勝姬。脩成  
蚕族。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未言  
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

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辭謀及  
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綱緲庶正密勿夙夜思從  
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  
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姪奴訓邁姜嫄堂堂  
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為藩本支蒼藹四海  
蔭焉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  
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  
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弥留寤寐不康玉威  
駉術偏鵠奏方祈禱無應堂藥無良形神既離載骨  
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

晉書纂卷十五

左貴嬪

主

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  
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歔不已若喪  
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  
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  
寔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祿無  
珍寶哈無明月潛輝梓宮未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  
斷絕庭宇過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  
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異魂  
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  
龜筮龜筮譖吉爰定爰徙克成玄室魂之徃矣于以

今日仲秋之晨啟明始出星陳夙駕美輿結駟其  
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  
丹章隱隱輪軒并經總裳牽轂睢野素蓋被原方相  
仡仡旌旒翩翩輓重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夫塗士女  
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  
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  
所嘉諸姑姊妹姊妹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  
卿士雲會星布群官度僚編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  
云曙百祗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  
連雲淚如湛露高閣既闔窈窕其真有夜無晝曷用

晉書纂卷十五

左貴嬪

三

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  
暑過今亦孟秋自我御卹儼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  
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夫丘有始  
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  
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為榮溫溫元后寔宣慈焉撫育  
群生思惠滋焉遺愛不已未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  
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瀉焉咸寧  
二年納悼后芬柩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峨峨峯嶽峻  
極泰清巨灵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灵鍾  
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詰岐

疑風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潔。或在幼冲休有令名。飛聲八極。命駕庭趨。妣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三車。服暉映登位。大徽明德。日盛群黎。欣戴函夏。履翼聖皇。敷詰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發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罔固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扶僂。天人載悅。興順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烜煜。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晞現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未綏。及帝女萬年。

正書纂卷十五 胡貴嬪

上品

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芬尤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全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為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幸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

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益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見蒙愛幸。始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博。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比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昔。父克。別有傳。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璠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荀勗並稱克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刀墮地。帝聞之大怒。已脩金墉城。將廢之。克尋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如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為之言曰。陛下忘賈公問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為皇后。生河東臨海。

正書纂卷十五 惠賈皇后

上品

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為皇后。生河東臨海。

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  
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  
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  
權侂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暉之及太宰亮衛瓘等  
表繇從帶方奪楚王中侯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  
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  
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  
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初后詐有身內稟物為產  
具遂取妹夫韓壽子尉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  
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

晉書纂卷十五

惠惠晉后

七

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  
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  
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  
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  
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  
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托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  
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  
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為姦謀誣害  
太子眾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  
王瑋等皆臨机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

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于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  
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  
秀等因眾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  
聽其謀頗泄后甚惧遂害太子以絕眾望趙王倫乃  
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  
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  
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  
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  
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  
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

晉書纂卷十五

謝夫人

七

持節賞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  
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  
人所畧傳賈吳興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  
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温及女改封臨海宗正  
曹統尚之

謝夫人全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為業玖清惠貞正  
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為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  
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田  
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

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為太子。拜玖為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後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為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群臣畢賀。晝漏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為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者。服至是而后崩。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哀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為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為皇后。封母謝氏為尋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

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幸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寔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美閑雅。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机。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冲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為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群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冲。當賴群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

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惧。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群情固為國計。豈敢執守冲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若贅旒百辟。卿士卒遵前朝。勸諭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儻倪敬從。弗

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亦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群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群后之議。既以闇弱。又煩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

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後日與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一心輔翼幼主臣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溫又薨群臣啟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依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悉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宜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姪奴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萬民登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嘔囑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啟事感

增悲嘆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啟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幸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

簡文宣鄭太后節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為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為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發賢於吳氏達矣建武元年納為瑯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哀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曰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備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哀為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

為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制服。重育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願。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瑯邪。正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為瑯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

孝武文李太后節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十者扈謙。董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美見寵。帝常與之有姪。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言。適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荅曰。適是

聖晉書卷十五

簡文李太后

五

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嵬。嵬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為淑妃。太元三年。進為貴人。九年。又進為夫人。十二年。加為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故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啟嘉祥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為皇太后。稱宗訓宮。安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奕脩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聖晉書卷十五

孝武文李太后

五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壘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燠陰凝。萬物假其鉤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叔。作仇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

此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費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診。黼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官逞臬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頌鳩羽。於離明。哀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捨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机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乘。躬行負屨。各免華

晉書纂卷十五

論贊

陽之躡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未升夷癸。舉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劒辭恩。池蒲起嘆。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灾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闊終懼。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非婉孌。呂妾奕羸。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

晉書纂卷十五終

晉書纂卷十六

列傳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王祥傳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幘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幸勵兵士。類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丘儉。增邑四百

晉書纂卷十六

王祥

一



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卿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賈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節之職。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者，艾薦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

晉書纂卷十六 王祥

二

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湏沐浴，勿纏尸，皆幹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珎，綬笥，皆勿以歛。西芒上土，自堅，真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備脯各一盤，玄酒一盃，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湏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

晉書纂卷十六 王祥

三

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捷輒浮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遷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各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于江左矣

裁子導別有傳

鄭冲

鄭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安望動必存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為太子搜揚側陋命冲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單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常道卿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及魏帝告神使冲奉策武帝踐祚拜太傅進爵為公泰始九年抗表致仕詔以壽光公就第明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頴何晏共集論語年謚曰成

何曾

何曾字穎孝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能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為平原侯曾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即將給事黃門侍郎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

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忝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  
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險缺不豫  
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  
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  
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  
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  
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  
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  
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  
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  
晉書纂卷十六 何曾 六

豫嚴劾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劾曾見崇重如  
此遷征北將軍進封穎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  
郎陵侯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將入  
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罷王位以曾  
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祚拜太尉  
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進太宰侍中如  
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  
傅鍾繇故事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  
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  
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為繆醜帝不從策  
晉書纂卷十六 何曾 七

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垢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倭怵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亨嘗奏曾華侈以銅鈎蔽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亨爲掾或勸勿應亨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實

晉書纂卷十六 何曾

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克而附之及克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克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石苞 全 子崇節 論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備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取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

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何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荅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備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

晉書纂卷十六 石苞

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兖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脩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聞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曰人朝當還辭高貴鄉

公問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苟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征東將軍琅邪王佃。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鍊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耻受任無効。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廩。上

晉書卷十六

石苞

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所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閔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青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

晉書卷十六

石苞

壹輯 20-178

策證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為王公列於銘錄苞豫

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者皆歛以時服不

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

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訕况於合禮典者耶諸

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

浚雋崇以統為嗣薛嗣宗 薛嗣宗 薛嗣宗 薛嗣宗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

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

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入

為散騎即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

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頓之拜黃門郎累遷

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有幹局深器重之

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

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

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

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

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思

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

晉十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

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

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

悉具存縱不能達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

出為南中即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

崇在南中得鳩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鳩鳥

不得過江為司隸校尉傅祗所糺詔原之燒鳩於都

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

客致富不貲徵為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

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

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

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為軍司所

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四尺者六七尺。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者甚衆。愷慨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登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是擣韭。晉書纂卷十六。石崇。十四。

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問以圖倫。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此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冲於馬。無愧。孝爲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

恭儉。不自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闕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洵之晨。錦障。透迤。巨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螿蝦。嚴其後也。

附本傳。駿。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瞻。擅。名。北。州。時。語。曰。勃。海。赫。赫。駿。陽。堅。石。歷。馮。翊。太。守。其。得。時。譽。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任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馬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徒秘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武帝受禪。以佐命之



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  
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爲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  
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摠齊機衡名蓋六職朝  
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譽譽正  
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摠樞机之重非垂拱無爲委  
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  
營兵時王佑賈克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  
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  
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幸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  
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  
晉書纂卷十六 羊祜 十八  
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  
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  
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  
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  
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  
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  
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  
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  
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  
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

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  
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  
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  
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  
懼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  
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  
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  
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  
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  
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聞古  
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  
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  
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  
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  
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  
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  
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  
光祿大夫李惠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  
累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  
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

寒賤之外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討闡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祐所統八萬餘人賊眾不過三萬祐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祐以孟

晉書纂卷十六

羊祐

羊祐

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

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藥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及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祐貞

晉書纂卷十六

羊祐

羊祐

愨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俊辯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祐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

表留濟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晉書纂卷十六 羊祜 主

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人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平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祜為南城侯。置相

與郡公同祐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祐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達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祐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社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開與其嘉謀謹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

晉書卷十六

羊祜

二五

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今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中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

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關內侯邑三百戶祐寢疾求人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官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杖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今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

晉書卷十六

羊祜

二五

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祐蹈德冲素思心清達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

統方岳當終顯烈未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人極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歛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祜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祜廟乃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祜昔吳為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畧著告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群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羊祜

三

夫賞不失勞國有彞典宜增敬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為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為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封宜同鄼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回逆為利竊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羊祜

三

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回而不奪今王道維  
新豈可不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大保衛  
璽本爵留陽縣公既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  
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璽功德無殊而獨受偏  
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留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  
竟寢不報祐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  
軍初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祐母度不能兩存乃  
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

杜預節論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預畿魏尚書僕射父恕

晉書纂卷十六

杜預

二十九

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典廢之道常言德不可  
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  
遂以幽死故預又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  
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嚴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  
叅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及叅  
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  
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  
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曰循自然虛已委  
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  
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

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  
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數納以  
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  
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  
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笑課而清  
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  
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  
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云預又以孟津渡  
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  
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

晉書纂卷十六

杜預

二十九

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  
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  
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  
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嘆焉咸  
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  
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机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  
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  
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  
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  
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馬

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嚴吳西陵督張  
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  
據要害之地。取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  
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  
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  
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  
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  
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  
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  
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

晉書纂卷十六

杜預

三十一

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  
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  
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  
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  
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  
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  
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  
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  
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  
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

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  
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  
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故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  
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  
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  
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  
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  
奉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  
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  
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

晉書纂卷十六

杜預

三十一

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  
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寇城邑。皆如預策焉。又  
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  
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  
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  
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百巢等伏兵樂鄉城外。  
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百等發伏兵。隨歆軍而  
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  
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  
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

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伏節稱詔而緩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曰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辟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頭示之每大樹以瘳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洩洧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汚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

晉書纂卷十六

杜預

三十一

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歆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訛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一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曰宴集醉卧齋中外人間嘔

晉書纂卷十六

杜預

三十二



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後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祗呈既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澗空懸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襪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矣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晉書纂卷十六終

晉書纂卷十七

列傳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陳騫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郡人也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諸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

晉書纂卷十七 陳騫

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惺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為不及也累處方任為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末入朝因乞骸骨賜衾冕之服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衾歛贈太傅謚曰武

裴秀節 子頤節 從弟楷節 楷子瓚全 瓚  
第憲節 楷兄子邵 第子遐俱全 論 贊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  
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  
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  
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  
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  
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遠將軍母丘  
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  
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  
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  
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  
美爽乃辟為掾嚴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  
以故吏免頃之為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  
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  
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  
叅謀畧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  
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  
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頤定禮儀賈充正  
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

晉書纂卷十七 裴秀

二

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  
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為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  
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  
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  
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  
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沉衛將軍  
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  
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  
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  
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  
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壽  
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官稱田求禁  
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  
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  
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  
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  
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  
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  
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  
禪代之際摠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

晉書纂卷十七 裴秀

三

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

晉書纂卷十七 裴秀

四

庸蜀深入其岷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

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回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恭體踊儒

晉書纂卷十七 裴秀

五

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為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服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成寧初與石苞等並為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頽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頽嗣頽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頽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頽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勲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頽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頽襲爵頽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

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顏兄子憬為白衣顏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顏問太傅所在顏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顏曰宜至廷尉豫從顏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顏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顏請以封憬帝竟封顏次子該顏苦陳憬本承嫡宜讓鍾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樂廣嘗與顏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顏辭論豐博廣笑而不

晉書纂卷十七 裴頠

六

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顏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顏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顏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顏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風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顏與張華苦爭不從詔在華傳顏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

晉書纂卷十七 裴頠

七

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華。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辨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誦事賈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願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王越。稱頽父秀有勲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頽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

裴楷

八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禮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

然。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

晉書纂卷十七 裴楷

九

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為言。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

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嘆服焉  
楷子璿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  
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  
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  
橫衆人為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  
親故書賴侍中傳祇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璿  
太宰亮稱楷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  
邑二千戶代楚王璿為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璿怨  
璿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為尚書楷長子與  
先娶亮女女適衛璿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

晉書纂卷十七

裴楷

十

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璿果矯  
詔誅亮璿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璿婚親密遣討  
楷楷素知璿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  
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璿既伏誅以  
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  
利疾不樂處勢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  
眸囑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儻楷有知人之鑒  
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  
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  
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傳殷汪翔靡

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  
甑或變為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  
十五謚曰元有五子與璿憲禮遜

璿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為王綏  
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教往  
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為  
亂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  
脩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敳皆  
儔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

晉書纂卷十七

裴贊

憲

十一

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  
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  
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  
尚書末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  
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  
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  
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咀  
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  
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殘醜正尚晉之遺藩雖  
欣聖化義咀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

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  
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  
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薄。王浚官寮親屬皆贊  
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裴塩米各十數斛  
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  
幽州喜獲二子。歷官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

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盾弟邵  
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導為司馬，  
二人相與為深交。徽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  
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

出項而卒。在軍中及王導為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  
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  
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

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  
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  
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  
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  
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  
海王越引為主簿，後為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  
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

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頴比  
王戎，選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映，時  
之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  
則蕭蓋朋僚，稱為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  
為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須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敏，蘊茲名器，鉅鹿  
自然亦云經筵。媯皇鍊石，晉圖開秘，頴有清規，承家  
來媚。

晉書纂卷十七 裴邵 遐 十一

十三

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高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居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凱魏尚書瑾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閭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瑾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瑾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傳暇所重謂之寧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瑾明法理每至聽

晉書纂卷十七

衛瑾

十四

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瑾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瑾瑾不許因相疑貳瑾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瑾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瑾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瑾慰勞諸軍瑾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瑾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瑾瑾辭眩疾動詐什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瑾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瑾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瑾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瑾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瑾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績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瑾遺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瑾瑾以尅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亾雖運智謀而無舉旗之效固讓不受除

晉書纂卷十七

衛瑾

十五



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

晉書纂卷十七

衛瓘

十六

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試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

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可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尊權重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虎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亾惠帝卽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

晉書纂卷十七

衛瓘

十七

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讒已淫虛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啟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齋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瑛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

璫門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璫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璫而葬之初璫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璫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璫故子孫皆及於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璫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旛搥登聞鼓上言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為考晦一人眾奸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璫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璫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

晉書纂卷十七 衛璫

六

曰成贈假黃鉞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

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白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真

晉書纂卷十七 衛璫

十九

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歧歧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  
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  
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  
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  
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  
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  
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  
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  
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

晉書纂卷十七 衛恒 二下

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  
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  
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  
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  
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  
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  
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  
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綠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

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  
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  
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  
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  
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  
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  
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呈頡循  
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  
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  
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緇揚波振擊鷹時鳥震延頸俯

晉書纂卷十七 衛恒 二下

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  
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杳邪趣不  
方不圓若行若飛歧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  
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  
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觀其卻間般倕揖讓  
而辭巧籀誦拱手而翰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  
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  
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  
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  
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

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  
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  
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  
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  
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  
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  
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  
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  
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  
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  
晉書纂卷十七 衛恒 二五

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虻  
設張庭燎飛煙斬巖蟻嗟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  
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  
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辛賜所不能言  
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秘  
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  
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  
後有崔瓘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其安而書體微  
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  
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  
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  
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  
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孟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  
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  
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  
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  
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  
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  
跡以著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  
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

法益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黠黠點點。黠知之上聲。點乃聲。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佛鬻。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蟻揭枝。絕筆收勢。餘縊糾結。若杜伯捷。毒綠蠟。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瓊為楚王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諡蘭陵貞世子。二子璩。玠。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璩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徵。琅邪王澄有前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

晉書纂卷十七

謝玠

二十五

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水清。女婿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玠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子璩去也。玠啟論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滄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亾。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荅曰。棟梁折矣。不

晉書纂卷十七

謝玠

二十五

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謂杜又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又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於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

張華節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寵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晉書纂卷十七張華二十六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烈義篤於周急，罷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鴛鴦賦以自寄。賦見文選不錄陳留阮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

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眾軍既進，而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尅。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筭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勲，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詰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苟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為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以馮統頃之以

晉書纂卷十七 張華

二十七

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之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

晉書纂卷十七

張華

二十八

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謚驕傲太子恨之形於言色謚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頌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

晉書纂卷十七

張華

二十九

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好人之雄  
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  
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羗自  
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  
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頌皆固執不可由是致  
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  
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  
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  
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  
省數有妖怪少子避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

晉書纂卷十七 張華

二十

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  
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  
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  
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  
財惟有文史溢於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  
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  
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  
中人有得烏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  
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於時賓客滿座  
華發詈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  
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烹  
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  
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  
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  
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  
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  
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  
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問豫章  
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  
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

晉書纂卷十七 張華

三十一



問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其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文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

晉書纂卷一七 張華

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下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疑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

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箋於冏曰問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荅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荅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欵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途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

晉書纂卷十七 張華

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問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斷喪王室肆其雪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樂邵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寃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

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勲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於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勲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奸途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遺使吊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

晉書纂卷十七

劉卞

三十四

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稭臧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荅曰願之卽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

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大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卒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冒小史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晉書纂卷十七

劉卞

三十五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滯網同嗟承劔邦家殄瘁不亦傷乎

晉書纂卷十七終

晉書纂卷十八

列傳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倩校

安平獻王節

子以望

望孫滔

咸俱前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廆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

晉書纂卷十八

安平獻王孚

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孚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為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論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内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

嗣立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荅云似兄天子曰

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為度支尚書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孚次壽春遣母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帥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

晉書纂卷十八

安平獻王孚

兩書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逾王后於齊不云逾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

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遂從字議。遷司空代王。凌為太尉。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字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字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字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字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字拜辭。執王手。流涕歎歎。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勲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又以字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字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字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字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字。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梓。歛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

晉書卷十八 安平獻王

三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謁。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進封順陽侯。武帝受禪。封義陽王。泰始三年。進位太尉。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死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赫。

晉書卷十八 義陽成王望

四

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誕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

威凶暴無操行誚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換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晉書纂卷十八

威

五

高密文獻王泰節子騰全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永熙初代石鑒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管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叅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

乏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完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

晉書纂卷十八

高密文獻王泰

新蔡武哀王騰

六

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勲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興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鄆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去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尅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奔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

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亾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於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譙閔王全子無忌全無忌子恬全恬子尚

閔王承字敬才宣帝弟魏中郎將進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閔

晉書纂卷十八

譙閔王

七

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爲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爲晉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

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頓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

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

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

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

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右

晉書纂卷十八

譙閔王

八

將軍譙王承貞素欬亮志存忠恪便藩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鈔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茨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已患

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叅軍桓熙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慄。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慄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熙。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

晉書纂卷十八

燕閔王承

九

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振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書曰。李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尅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

圖惡途。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乳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日之機。搃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膾口。

晉書纂卷十八

烈王無忌

十

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

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勲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

晉書纂卷十八 敬王恬

十一

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勲望有才有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

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毋事仗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恂、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於桓玄。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

晉書纂卷十八 忠王尚之

十一

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豕，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臣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况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撤者元顯



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為前鋒尚之子文仲為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熟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於玄軍尚之眾潰逃於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直絕嗣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為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為尚之嗣襲封譙郡王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措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携子姪奔於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既成歷陽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既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

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鎮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奔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劉毅誅復

以休之都督荆雍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為亂上疏謝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延之字顯宗南陽穠陽人魏太尉暨孫也以劉裕父名顯字顯宗遂字顯宗名兒為翹以示不臣劉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為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郝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

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惟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

者命耳。推奇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咱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弊於左右之手。其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欵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筭。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道死。

晉書纂卷十八 任城景王陵子順 十五

順字子思 任城景王陵之子也。陵字子山。宣帝初。封順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垂唐虞。而假為禪名。途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史臣曰。秦始之初。天下少事。華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為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社。以為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為晉宗英子孫。道業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 高密王子。模字元表。 俱莅方嶽。直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於時醜類寔繁。凶威日逞。勢懸眾寡。相繼淪亾。悲

晉書纂卷十八 總論 十六

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川。荆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勳托末屬 勳。濟南惠王遂之曾孫也。遂。為宣帝弟大長秋。恂之子。 稟性凶暴。仍倚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縉紳切齒。摠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顧匹夫之獨善。

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擢猶爲幸也。

晉書纂卷十八 總論

十七

宣五王 平原王全 瑯邪武王節 扶風武王節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

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伉 音清 惠亭侯京扶風

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

亮亮及倫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

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

帝踐祚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

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

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

晉書纂卷十八 平原王 十八

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

卽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

祿若不在已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

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

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親

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

歛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

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爲衛將軍惠帝反

正復爲侍中加大保齊王罔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

士皆以牛酒勞罔幹獨懷百錢見罔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罔既輔政幹詣之罔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罔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罔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謚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

晉書纂卷十八

瑯邪武王

十九

常侍皆爲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卬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武帝踐祚封東莞郡王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卬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塗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卬請降詔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卬既威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

七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雋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祚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劾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傲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

晉書纂卷十八

扶風武王

二十

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劾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地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罔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

十人暢飲最知名

梁孝王彤字子微。清脩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祚。封梁王。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軍事。尋徵為衛將軍。錄尚書事。久之。復為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氏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謂叅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饑。大饑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嚙尚難矣。彤曰。長史大饑為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應以為清。銓荅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應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為太宰。守尚書令。及倫篡位。以彤為阿衡。給武賁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彤為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為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

晉書卷十八

梁孝王

二五

士陳留蔡克議謚曰。彤位為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逾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食之臣。而况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按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謂勤。宜謚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為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顯不能扶非。所以為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

晉書卷十八

梁孝王

二五

文六王 齊獻王節 城陽哀王節 樂安平王節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  
北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鑿  
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  
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  
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  
右宣帝每罷之景帝無子命攸為嗣從征王凌封長  
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襲  
封舞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

晉書纂卷十八 齊獻王 二五

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  
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  
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  
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  
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稽  
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  
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  
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頽閔爭孝不可  
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  
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稽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

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祚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

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  
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  
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  
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

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  
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  
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  
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  
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

晉書纂卷十八 齊獻王 二四

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  
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  
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  
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  
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賑貸湏豐年乃責十  
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  
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  
政復有威克之宜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  
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  
政大議悉心陳之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

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  
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  
入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  
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  
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且奭作傅外以明德  
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  
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  
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  
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  
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諸濶離親驪姬之讒  
晉書纂卷十八 齊獻王 二五

滄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  
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  
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  
侍中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  
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  
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  
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  
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  
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既信  
勗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詔以爲大司馬都督  
晉書纂卷十八 齊獻王 二六

晉侯疑中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  
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  
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觀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闈  
世以爲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  
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  
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  
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  
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  
太后前疾危篤因獻歎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  
恒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嘆之及太后臨崩亦流

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  
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  
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願  
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  
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  
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又  
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  
寔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疾  
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

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罔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寔。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夭。武帝踐祚。詔曰。臣

晉書纂卷十八

城陽哀王

二十七

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謚。

樂安平王鑿。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祚。封樂安王。帝爲鑿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鑿。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遊。而好善。宜必得其人。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七年薨。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

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旣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禡龍章於袞職。徒侯服於下籙。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綬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云。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苟馮之謂也。

晉書纂卷十八

總論

二十八

晉書纂卷十八終



晉書纂卷十九

列傳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王沉節  
子凌節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  
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和事和如父  
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  
為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  
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  
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

晉書纂卷十九

王沉

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  
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  
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  
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為眾  
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  
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  
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  
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  
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  
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

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

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

日主簿陳厥許金反褚碧力灼反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

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思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

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

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

賞而不言貪賊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

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

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

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

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

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

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

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

碧復自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

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

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

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

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

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

晉書纂卷十九

王沉

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沉深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華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凶，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

晉書纂卷十九

王沉

三

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駙馬都尉。元康初，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於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於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露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旗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

晉書纂卷十九

王浚

四

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司空。領烏丸校尉。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又。奮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為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為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時劉琨大為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

晉書纂卷十九 王浚

五

多歸于浚。浚日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眾官。浚自領尚書。令浚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之議。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擢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愉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高浚之子壻也。浚聞責焉而不能罪之也。又誰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

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弱衰。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為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偽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田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眾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

晉書纂卷十九 王浚

六

眾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餓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賑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三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為之屈。大罵而死。

荀顛節

荀顛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幼為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

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嘏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嘏言於景帝曰。今上踐祚。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嘏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嘏鎮守。嘏甥陳泰卒。嘏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嘏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嘏年踰耳順。孝養蒸蒸。晉書纂卷十九 荀嘏

七

妾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荀勗 子閻全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斐射。聲校尉。父盼。早亡。勗依於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旣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叅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閭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倖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卽出鎮。

八

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啟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

晉書纂卷十九

九

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旣掌樂事又脩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請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

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

晉書纂卷十九

十

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息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

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廢。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好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勗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勗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

晉書纂卷十九 荀勗

十一

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如以權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馬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

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婚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管。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今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疋。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峻。嗣。卒。謚曰烈。藩。字大堅。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謚曰成。二子遂。闇。遂。字道玄。襲封。謚曰靖。

晉書纂卷十九 荀勗

十二

闇。字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為之語曰。洛中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罔辟為掾。罔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闇與罔故吏李述。稽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

者稱焉。為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遂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闇才明過遂。帝以語庾亮。亮曰。遂真粹之地。亦闇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謚曰定。子達嗣。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勝。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士。桐宮之謀。

晉書纂卷十九

十三

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羨梨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謂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乏王。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德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蔽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能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

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閭。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與誼。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威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讎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晉書纂卷十九

十四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達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辨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

晉書纂卷十九 賈充

十五

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為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為司空而誕果叛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距戰於南闕將軍敗騎督成倅第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五等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蒼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

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穎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太夫人充為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

晉書纂卷十九 賈充

十六

剛直守正成共疾之又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羌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



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尅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

晉書纂卷十九 賈克

十七

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暮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

晉書纂卷十九 賈克

十八

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荅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愧也。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為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遣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亾。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

晉書纂卷十九 賈克

十九

讒宿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為令通殷勤。婢以白。女遂潛脩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勤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人。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

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門侍郎。其為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問延賓。海內輻湊。貴遊豪威。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

晉書纂卷十九 賈克

二十

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軫。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及為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虵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

謚甚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第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謚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觀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而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

晉書纂卷十九

賈充

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閭閻皆此類也若不俊慎當且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罷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太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泰始中人爲充等謚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亾魏而成晉也充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筭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頌同心輔政數年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啟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

晉書纂卷十九

賈模

楊珧 見楊駿傳全輯  
珧字文珪華州華陰人武悼皇后父駿之弟也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

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構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為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杖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為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晉書纂卷十九

楊珧

三十三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亾，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關翦，公問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字文長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

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晉書纂卷十九終

晉書纂卷十九

總論

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弘道蘇文韓纂  
成倩張玉成校

魏舒全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脩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草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后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

晉書纂卷二十 魏舒

魏舒

一

晉書纂卷二十 魏舒

魏舒

二

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人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匹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為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令選六官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費重使輕以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

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途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卽眞。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襄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叙。出贊衮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無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駙馬。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

晉書纂卷二十一 魏舒

三

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賜賻優厚。謚曰康。

李憲節

李憲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憲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憲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憲母疾篤。乃竊踰汶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憲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憲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憲到。引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寮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憲因其隙會。不及啟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

晉書纂卷二十一 李憲

四

剋獲以功重免諱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講遷許之居家月餘拜異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憲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冲奉策奉始初封祁侯憲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憲為太子太傅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初憲為僕射時涼州虜寇邊憲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為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憲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憲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憲自歷仕雖清非異衆

晉書纂卷二十一 李憲

五

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

劉寔 節 弟智全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享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荅竟如

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泰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為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且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

晉書纂卷二十一 劉寔

六

寔言為當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為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飾鼎寶斷章

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頰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聽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篋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褶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

晉書卷二十一

劉智

七

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篋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寢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秘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大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廷尉遷尚書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爲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及懷帝卽位加光祿大夫尋爲尚書令以疾卒

晉書卷二十一

高光

八



王渾節 子濟全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  
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  
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  
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  
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  
始初增封一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  
軍事鎮許昌數陳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  
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  
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眾號十萬淑向弋陽  
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眾裁一旅浮淮潛濟出  
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  
尚為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  
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  
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  
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  
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  
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  
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參  
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

晉書卷二十一

王渾

九

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  
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眾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  
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  
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  
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  
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釀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  
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  
之色頗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  
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  
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  
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  
平定秣陵功勲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  
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  
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  
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  
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微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  
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攸  
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  
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脩絮義信加以懿親志存  
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

晉書卷二十一

王渾

十

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幼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今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逾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

晉書纂卷二十一 王渾

十一

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卑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眾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次子濟嗣。

晉書纂卷二十一 王濟

十二

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埽，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脆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軋，鄆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鄆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馬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

晉書纂卷二十一 王濟

十三

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誼，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容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晉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敘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晉書纂卷二十一 王濟

十四

王濟節

王濟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濟博涉墳典，美姿貌，不脩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

女才淑擇夫未嫁。逸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逸遂妻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不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

晉書卷二十一 王濬

十五

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畧。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藉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

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叅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

晉書卷二十一 王濬

十六

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剋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鑊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鑊。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

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  
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  
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  
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  
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  
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  
文於濬壬寅濬入於石頭皓乃備公國之禮素車白  
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襯率其僞太  
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  
縛受璧焚襯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  
晉書纂卷二十一 王濬 十七

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  
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  
思謀深重索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  
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  
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  
書自理畧曰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  
胥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  
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  
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  
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筭臣承指授效鷹  
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  
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  
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  
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  
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眾叛親離無  
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  
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火誤  
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  
言語噂喏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  
輒臣雖愚忝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

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  
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  
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  
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  
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  
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  
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  
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  
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渾又騰周浚書云。渾軍得吳寶物。潘復表曰。被壬成

晉書卷二十一

十九

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  
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官。輒公  
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  
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  
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  
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  
無極破楚。宰詬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  
籍。為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  
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  
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

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  
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震  
霆之衝。鹵粟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  
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垂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  
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  
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  
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石。並處勢位。隨  
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  
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  
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

晉書卷二十一

十九

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况臣脆  
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  
實。潘至京都。有司奏潘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且  
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  
曰。潘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青掩之。有司又奏潘赦  
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劾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  
拜潘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  
潘始也。封為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  
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  
潘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為有司所

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且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晉書纂卷二十 王濬

二十一

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驚席卷萬里借號之吳面縛象魏令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隆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餽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况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番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於地矣卒不見省

晉書纂卷二十 王濬

二十一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姿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

主簿張暉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況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端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題。題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脩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題曰。近見唐

晉書纂卷二十一

唐彬

二十一

彬。卿受蔽賢之責矣。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導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眾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

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廐。隨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泊于碣石。綿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

晉書纂卷二十一

唐彬

二十一

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廐。彬欲討之。恐列上侯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閭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土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



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氣。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過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煎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贖宸辰。敷亂彛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福心。垂安得長者之行哉。

晉書纂卷二十一 總論

二十五

晉書纂卷二十終



晉書纂卷二十一

列傳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山濤 子簡節 論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

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齊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

晉書纂卷二一

山濤

二

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途扶輿還洛。逼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哀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

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哀奏君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白。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

晉書纂卷二一

山濤

三

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止。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

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不許。濤又表乞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又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損。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大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畧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

晉書纂卷二一 山濤

四

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疏不錄。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粲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

晉書纂卷二一 山簡

五

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汙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繁其務。欲以啟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補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

晉書纂卷二一

總論

六

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啟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筭也。

王戎節

從弟衍節

衍弟澄節

郭舒節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眾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

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

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稷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衣。衣。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

晉書纂卷二一

王戎

七

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適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龔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倬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

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

晉書纂卷二一

王戎

八

晉室方亂。慕遠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流。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寮。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湯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郊。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未日。未與二年。薨于郊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王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

晉書纂卷二一

王戎

九

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

晉書纂卷二一 王衍

十

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奸論縱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

晉書纂卷二一 王衍

十一

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且加顯責

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

晉書纂卷二一

王衍

十二

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長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窓而奔。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又王敦。庚徵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儻。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

晉書纂卷二一

王衍

十二

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諧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權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峰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遂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覈而弄

晉書纂卷二一

王澄

十四

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城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龍洲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縊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官謚曰憲

晉書纂卷二一

王澄

十五



人少府范曄宗人武陵太守郭景成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合辟為西曹轉主簿合坐事舒自繫理合事得釋劉弘牧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廟嘗因酒作澄澄怒叱左右棒廐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軍何敢妄

晉書纂卷二十一 郭舒

十六

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誰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廐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秣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

萊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指鼻炙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眾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梁州刺史病卒

晉書纂卷二十一 郭舒

十七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父方叅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與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

樂廣全論贊

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

晉書纂卷二一 樂廣

十八

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地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痼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

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

晉書纂卷二一 樂廣

十九

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惟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得狸而殺之其性亦絕慙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是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

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  
 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遭難而廣既處朝望羣  
 小譏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  
 男易一女又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  
 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  
 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尼  
 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譏於曠務周史清虛下嫌於尸  
 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潘冲善發談端夷  
 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  
 晉書纂卷二一 總論 二十  
 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  
 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墻之隕猶  
 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  
 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初彩照山華布  
 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  
 枝裸形捫鵲以此謂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揆將聖事乖躋指捺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  
 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懸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  
 歟恆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潘冲  
 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  
 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晉書纂卷二一 贊

二十一

鄭表節 子默節

鄭表字林叔榮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表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表善撫養表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表同郡任覽與結交表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速之及諷敗論者稱焉司空王朗辟爲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表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

晉書纂卷二一 鄭表

二十二

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與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表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表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卽位表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表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

光祿爲恨肅以語表表自與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表共載曰計將何先表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奸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祚進爵爲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以表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表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謂

晉書纂卷二一 鄭表

二十三

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九年薨時年八十五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子位並列卿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

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常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袁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嗣南郊。詔使默。駮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駮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稽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是時高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晉書纂卷二一 鄭默 二五

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李胤節。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同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遠。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叅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後爲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

監喪致祠謚曰成

盧欽節 從子志全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

晉書卷二十一 盧欽

二十六

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詔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貨產。動循禮典。

志字子道

欽弟衛尉卿

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

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

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

期電發。子來之眾。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為倫所敗。士眾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劔。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

晉書卷二十一 盧欽

二十七

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顥。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遙執朝權。遂懷缺望之心。以長沙王又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廻兵以討。又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

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  
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  
肆。猶棧荆楚。今公掃清羣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頴  
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頴不納。及又死。  
頴表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  
頴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頴奉天子還洛  
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眾皆成列。而  
程太妃戀鄴。不欲去。頴未能決。俄而眾潰。唯志與子  
謐。兄子緜。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頴早發。時有  
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  
臂。書纂卷二一 盧志 二八

聞成都軍敗。頴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  
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  
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  
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  
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  
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  
頴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彊奉迎大駕。顯啟帝復  
頴還鄴。以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頴北鎮。行達  
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頴。頴還長安。  
志至而聞顯斬張方。求和於越。頴往華陰。志進長安。  
晉書纂卷二一 華表 二九

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峴嶠澹簡

恒字敬則觀陽元公廙之子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榮

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愍帝即位以恒爲尚書進爵

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爲鎮軍將軍領

潁川太守以爲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

赴而關中陷沒時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

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

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

晉書纂卷二一 華恒

三

况羣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爲衛

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

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恒議

漢獻帝居許即便郊柴宜於此脩立司徒荀組驃騎

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轉恒爲

廷尉頃之加特進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

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

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

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爲州大中正

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

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

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

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

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

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

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

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

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

晉書纂卷二一 華嶠

三五

侯元康初封宜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

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

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

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本

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

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

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

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

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

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



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  
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  
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  
謚曰簡

石鑿節

石鑿字林伯樂陵厥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  
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  
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  
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太康末拜司  
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

晉書纂卷二一 石鑿

三十一

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  
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自太后令帝  
為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  
所領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  
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  
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  
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  
校尉

溫美全

溫美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

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  
號曰六龍美少以明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  
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  
及齊王冏輔政以美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  
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  
非美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  
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  
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  
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  
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

晉書纂卷二一 溫美

三十三

贊善望其指鑿從命不亦難乎况今皇后講害其子  
內難不預禮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  
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  
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  
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  
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兗州刺史加後將軍范  
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美乃避之惠帝之幸  
長安以美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  
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  
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

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

晉書纂卷二十二

列傳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劉毅節子敬節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父嗜丞  
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  
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  
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  
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  
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廳鼠蹈其背

晉書纂卷二十二 劉毅

一

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  
王基薦毅於公府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  
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  
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  
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  
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  
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止豪  
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  
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  
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詔赦之然

晉書纂卷二十一終

晉書纂卷二十一

三西

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殽，至周幽王禍，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難示。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

晉書纂卷二二 劉毅

二

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羸有大小，達有早晚，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罷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荅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撻，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

晉書纂卷二二 劉毅

三

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鑿等共奏曰：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俞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任不為榮，惟其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

晉書卷二二 劉毅

四

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殺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官議，奏寢不報。二子：暉、總。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後為酸棗令。

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與獄辭連暉，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暉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暉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家國厚恩，備位兼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與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荅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與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暉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

晉書卷二二 劉暉

五

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暉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祚，暉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潛及何綏、劉坦、溫、叡、李、昺等。長沙王又討齊王冏，暉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又死。

坐免項之復爲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瞰守洛陽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顯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瞰瞰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瞰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瞰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瞰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勲復封爵加光祿大夫瞰妻前卒先陪陵葬及劉曜寇京師以瞰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瞰久居監司又爲衆

晉書纂卷二二 劉瞰

六

情所歸乃以爲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瞰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瞰爲司隸加侍中瞰五爲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藏焉彌以瞰鄉里宿望故免於難瞰因說彌東王本州以觀事勢彌以爲然使瞰于青州與曹疑謀且徵之瞰至東阿爲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

和嶠全

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顛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磔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尚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第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荅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顛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禍

晉書纂卷二二 和嶠

七

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

武陔節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

晉書纂卷二二八武陔

八

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為大將軍引為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卒於位謚曰定子輔嗣

任愷節

任愷字元衷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

建為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罷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

焉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頤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

晉書纂卷二二八任愷

九

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為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斲轉希克與荀勗馮統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

御罷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饈。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兖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節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

晉書纂卷二二 崔洪

十

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體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治書。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止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

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祐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節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武帝踐祚。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爲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

晉書纂卷二二 郭奕

十一

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奕用爲別駕。合後果有高位。時以奕爲知人。太康中。徵爲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爲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劉頌節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祚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

晉書纂卷二二

劉頌

十一

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遺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脩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

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

晉書纂卷二二

劉頌

十三

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疆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也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疆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



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罷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啟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蓋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亾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

晉書纂卷二二 劉頌

十四

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

晉書纂卷二二 劉頌

十五

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  
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  
役勤瘁並有死亾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  
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  
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政務多端世  
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  
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  
利農在平糶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  
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  
課則事善矣平糶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

晉書纂卷二二 劉頌

十六

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  
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  
可以爲安有餘矣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荅曰得表  
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  
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  
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  
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  
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  
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任  
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

勸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  
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  
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  
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  
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  
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  
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  
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  
乃止於是以前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  
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永康元年詔

晉書纂卷二二 劉頌

十七

以頌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初頌嫁  
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  
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  
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  
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効頌問明法掾陳默蔡  
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  
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  
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李重節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

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醉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

晉書纂卷二二 李重

十八

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重與李毅字茂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第疑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

晉書纂卷二二 論

十九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壘壘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晉書纂卷二十二終

晉書纂卷二十三

列傳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傅玄

子咸節

感從父弟祇節

傅玄字休奔北地涇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韓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大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温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

晉書纂卷二十三 傅玄

匡正五等建封鵷鷺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誼諱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上便宜五事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

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悲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安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攝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

晉書纂卷二十三 傅玄

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

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吏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徽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至。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夜，而躬覽萬機。

晉書纂卷二二 傳咸

三

也。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旣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旣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亾殯，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性性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

晉書纂卷二二 傳咸

四

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敘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埃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

晉書纂卷二三 傅咸

五

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彌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天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聽也咸之爲人

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觸逆鱗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逆鱗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咸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

晉書纂卷二三 傅咸

六

沛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備伏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數晞纂祗字子莊父愷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

始也。服終爲榮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沉萊堰。至今堯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

晉書纂卷二二 傅祇

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啟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御祿，秩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與祇就職，王戎

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懷帝卽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

晉書纂卷二二 傅祇

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史臣曰：傅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紿違，謬誇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葦，茲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

地有先見之明矣。傳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疇嘒危  
亂之朝。臣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  
焉。

向雄全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  
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  
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  
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  
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  
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  
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  
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  
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  
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  
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  
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  
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  
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  
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  
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  
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  
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



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段灼節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晉書纂卷二二三 段灼 十一

晉書纂卷二二三 段灼

十一

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耨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火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鱗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叅佐官屬部曲將吏思戀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之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

晉書纂卷二二三 段灼

十二

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  
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  
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  
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  
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  
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狗名之士思立功  
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  
後復陳時宜曰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  
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  
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

晉書纂卷二三

段灼

十三

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  
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  
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  
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  
臣以爲太宰司徒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  
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  
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  
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  
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  
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

疆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  
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  
患也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  
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聞忠臣之於  
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  
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  
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  
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  
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  
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

晉書纂卷二三

段灼

十四

庭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  
也哀二親早亾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  
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  
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  
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  
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  
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  
神狐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  
凰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  
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

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陵。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晉書纂卷二二 段灼 十五

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不錄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閻續節。閻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犂犢太守。續僞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皆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續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續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續才堪佐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本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

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吾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大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通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

晉書纂卷二三

閻續

十七

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答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通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

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

晉書纂卷二三

閻續

十八

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通。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何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閭寺。慳慳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煩。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

張華遇害賈謚被誅朝野震悚續獨撫華尸慟哭曰  
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謚尸  
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  
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  
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  
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  
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  
致此禍天賚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  
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  
晉書纂卷二二三 圖續 十九

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脩己率  
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  
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  
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  
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  
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臥同床帳  
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  
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  
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  
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叅答密二百聖考  
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  
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  
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  
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  
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  
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朝廷善其忠烈擢  
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轢其冢時張華  
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護細行而慷慨  
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政之參

夷備活變之凶。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祭言觀行。豈非忠且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節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藥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晉書纂卷二十四

列傳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阮籍

全族弟放

放弟裕

俱全文

瞻弟字從子脩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充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

晉書纂卷二四 阮籍

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輦，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遣，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

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嘑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旣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旣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

晉書纂卷二四 阮籍

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

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柄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蠶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襦。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蠶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

晉書纂卷二四 阮咸

四

之處域內。向異夫蠶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胥僚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

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字

晉書纂卷二四 阮瞻

五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鎖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



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眈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濠周旋誨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

晉書纂卷二四 阮瞻

六

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荅曰陛下不以臣

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僂從事不敢存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欽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郁鑒以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本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

晉書纂卷二四 阮孚

七

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諸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開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顛卒遂苦求出玉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

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  
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  
作逆。以爲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幼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  
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  
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  
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  
樹則社亾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  
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  
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晉書纂卷二四 阮脩 八

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  
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  
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  
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  
吾亦聞之。但未知其豐。豐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  
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  
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俸後爲黃門郎。陳  
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  
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脩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

假精靈。麟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  
扶搖上征。翕然增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  
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爲  
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  
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  
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顓淮南內史。放少與孚  
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  
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  
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  
晉書纂卷二四 阮放 九

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  
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  
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  
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見寶爲祟。遂卒。  
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  
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  
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  
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  
之心。乃終日酣暢。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

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  
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  
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  
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  
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卽家。拜  
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秘書  
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  
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  
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  
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

晉書纂卷二四 阮裕

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  
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  
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  
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  
君試爲言之。萬敘說既畢。裕以傳撮爲長。於是構辭  
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  
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  
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  
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  
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

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  
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  
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貴之。或問裕曰。子屢  
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  
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  
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三卒。  
三子備寧普。

嵇康節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  
避怨徙焉。銓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

晉書纂卷二四 嵇康

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  
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  
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  
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  
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生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  
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  
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  
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  
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  
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

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

晉書纂卷二四 嵇康

十一

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此

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漱水園之。每夏月居其上。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贖。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諸康

晉書纂卷二四 嵇康

十三

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旣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

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  
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  
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  
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  
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  
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  
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  
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

晉書纂卷二四 向秀

十四 三六十二

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  
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  
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  
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  
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  
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  
自此役作思舊賦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悒

劉伶節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

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  
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  
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  
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  
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  
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  
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  
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

晉書纂卷二四 劉伶

十五

應不差未嘗屑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嘗爲建威  
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  
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全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績典農中郎將父衡  
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  
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  
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  
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  
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

豪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  
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  
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  
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  
切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  
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  
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  
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儻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  
手牽之綆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  
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

晉書纂卷二四

謝鯤

十六

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  
談話無勸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爲人所  
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  
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  
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  
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曇桓彝阮孚等縱  
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  
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  
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  
之温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

神鑿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途  
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  
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  
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  
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  
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  
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  
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  
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  
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

晉書纂卷二四

謝鯤

十七

四十一

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禽疎邪二子不相當吾思  
收之矣鯤與顛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叅軍  
王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  
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  
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旣誅害忠賢而  
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  
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  
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  
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  
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

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尚節別有傳。」

胡毋輔之 節 子謙之 全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為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

晉書卷之二十四 胡毋輔之 十八 三六十四

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敳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為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

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為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謙與共飲，其所為如此。年未三十卒。

晉書卷之二十四 畢卓 十九

畢卓字茂世，新蔡陽人也。父湛，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為溫嶠平南長史，卒。官王尼，全。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

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摠請解之摠等以制首所及不敢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東嬴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倭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於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

晉書纂卷二四

王尼

二十

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全 弟聘節

羊曼字祖延太傅枯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叅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顏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邾鑿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壹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黠字晉書音義家訓當是黠字家訓曰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稱縱云云兗州號為黠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

晉書纂卷二四

羊曼

二十

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黠之黠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黠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黠野王王篇謂為黑傍木願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音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音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音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



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狠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嚴暴。

晉書卷二四

羊聃

王

恃國威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鑿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入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詔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

中隊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遂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遂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

晉書卷二四

光逸

王

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

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  
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踏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  
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  
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  
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構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  
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埴之表光武合  
子陵於潯潏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蠟水澄華茲  
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  
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構豈以世疾名  
晉書纂卷二四論 二五

流茲焉自垢臨鍛龜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  
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  
終始槍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捨其  
遺事附于篇云

曹志節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  
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  
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  
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慕達旦甚奇之及帝  
受禪降為鄆城縣公為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為  
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  
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晝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  
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曷也咸寧初詔曰鄆城公曹  
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  
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問六代論問志曰  
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日錄請歸  
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  
臣族父罔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  
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  
足以為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  
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  
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  
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  
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當如博

晉書纂卷二四曹志 二五

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人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類不從亂以病為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為定

庾峻節 子數節

晉書纂卷二四 庾峻

二十六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任魏為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踉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大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沉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脩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太

晉書纂卷二四 庾峻

二十七

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祚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眾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眾為賢眾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眾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汗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兔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

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又疾世浮華不脩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衣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歛以時服

二子珉敬

敬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敬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

晉書纂卷二四

二六

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趙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敬常靜默無爲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雋異敬在其

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敬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與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敬而敬乃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敬交敬卿之不用我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全

晉書纂卷二四

二九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竒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切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次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爲己註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

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庚純節 子勇節

庚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叅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數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楚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

晉書纂卷二四 庚純

三十

晉書纂卷二四 庚純

三十

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顛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士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為敦敘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耻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

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祿議當矣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為御史中丞轉尚書除兗州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專

專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

晉書纂卷二四庾專

三十一

禮官議崇錫之物專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願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又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稅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人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今使齊王

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見東海也專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荅所問荅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若等奏專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專等八人付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思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專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命秀珍專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為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

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魯者也。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依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亾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其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鄧。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

晉書纂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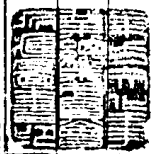
秦秀

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啟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亾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亾。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後與劉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倖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蹙屈。道亦弘矣。

晉書纂卷二十四

論

晉書纂卷二十四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

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

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

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

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

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

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躬自稼

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

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

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脩名。廣交。謐

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

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後為名乎。作

玄守論以荅之。遂不仕。耽詠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

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

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

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

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

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古人之

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

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諭

以通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

草莽臣。曰。臣以疋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

人網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

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入

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

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

石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父兄見出。妻息

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

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卻

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

不同。器况臣糠麩。反。絲之。彫胡庸夫。鉤衣不稱。其

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爨牀。羸

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

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



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噉收釣於滑瀆無令泥滓久濁清流盜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搜閱不怠初服寒石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謚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

晉書卷二五

皇甫謚

三

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為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謚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頌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爭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徒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

晉書卷二五

摯虞

四

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晉書纂卷二五。擊虞。五。

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餓卒。虞撰文章志四卷。註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啞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節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疋。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鑿。從女棄之。鑿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為誓。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皙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為勸農及甃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

晉書纂卷二五。束皙。六。

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束皙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盖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辛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脩藝巖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聘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

晉書纂卷二五

束皙

七

極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威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論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蛸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叅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為七人之儔乎且道駭而通志不同趣吾竊竊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魏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脩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羗

晉書纂卷二五

束皙

八

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  
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  
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  
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  
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  
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  
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  
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菴爲臭。守分任性。唯天  
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突孤竹之  
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掩繡。且  
晉書纂卷二五束皙

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  
汲郡人不準不甫甥反姓也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  
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  
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  
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  
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啟殺之。太甲  
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  
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  
相共和也。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  
家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  
晉書纂卷二五束皙

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晉書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晉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節

晉書纂卷二五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駢駟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

十一

玄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頌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榮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卜玄仁。並謂足下。應和。問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新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異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河間王顥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顥。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瞻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礙。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註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

晉書纂卷二五 王接

十一

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東晉述而成  
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  
證據晉又釋難而庭堅已亾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  
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  
失肇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  
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  
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註公羊又集  
列女後傳云

郤詵節

郤詵郤音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  
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奉  
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  
詔曰盖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  
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  
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  
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  
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  
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  
晉書纂卷二五 郤詵 十四

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  
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  
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  
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  
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  
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  
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  
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  
曰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  
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

蓋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蔡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

晉書纂卷二五

御說

十五

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風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汗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以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

晉書纂卷二五

御說

十六

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

晉書纂卷二五 郤詵

十七

未。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

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極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堊。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

晉書纂卷二五 郤詵

十八

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節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穉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



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青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途急。郵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暗刑。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

晉書纂卷二五 阮种

十九

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遁。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滯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又定功。化洽黎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耻之於政。猶樹莖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而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

晉書纂卷二五 阮种

二十

性雖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穰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時種與卻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荅所問。未盡予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青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脩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

五音纂卷二五 阮種 二十一

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種對曰。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為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策奏。帝觀覽焉。及擢為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為駁議。事皆施用。遂為措則。遷平原相。

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種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種為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節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諱吳。黃門郎。譚。其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為先。

五音纂卷二五 華譚 二十一

董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為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異。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

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觀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亾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詬寵而伍員殘。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信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

晉書纂卷二五

華譚

二十一

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又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侯誦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寔由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

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株英奇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荅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尅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

晉書纂卷二五

華譚

二十四

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在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荅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儵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郵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荅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郊令。手時兵亂之後。境

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為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

音書纂卷二五

華譚

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荅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為紀瞻所薦而為顧榮所止遇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辯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珧於朝乃上牋求退不聽建武初授秘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秘書監自

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該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迨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擇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童紫綬加

音書纂卷二五

表甫

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

表甫全

淮南表甫字公胃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繡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毅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糞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

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羨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至旱。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晉書纂卷二五 表甫

二十七

晉書纂卷二十五終

晉書纂卷二十六

列傳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愍懷太子節

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裙入閣。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孫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為師傅。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通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

晉書纂卷二六 愍懷太子

一

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太子少師裴楷息。太子少傅張華息。尚書令華廩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乎。太子所幸蔣美。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撻擊之。性拘

晉書纂卷二六 愍懷太子

小忌。不許繕壁脩墻。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藍子雞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脩德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侍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謚甚有寵於中宮。而

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人。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謚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

晉書纂卷二六 愍懷太子

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知。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官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

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頌。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玉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篋。犢車。澹以兵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龔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差莪。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

晉書纂卷二六

愍懷太子

四

小字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官。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

晉書纂卷二六

愍懷太子

五

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為哀策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間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彰斌尚並與父同幽金墉彰字道文斌字敬仁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鮒死園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

晉書纂卷二六論  
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性之謀已構斃犬之潛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寬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勳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陸機節 孫拯全 翁雲節 從父兄壽全 制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

晉書纂卷二六陸機  
里華美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眾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挺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起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弼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



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奔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

晉書纂卷二六陸機

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

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疑居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破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故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

晉書纂卷二六陸機

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父機夢黑纏繞車手決不開大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

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寃。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鏡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晉書纂卷二六。孫拯。十。

爲涿令。有稱績。機既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蹀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誓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先是

晉書纂卷二六。陸雲。十一。管著縷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問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驟驟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而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蕭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止。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卡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時晏

晉書纂卷二六。陸雲。十一。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時晏

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闇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切敢塗及階遂升樞輿抽靈匱於被宮披金騰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覲合尚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聚衆襲錦緇衣被玉魯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

晉書纂卷二六陸雲

十二

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啟籓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吳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

晉書纂卷二六陸雲

十三

響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太平之期。不日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叛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

晉書纂卷二十六 陸雲 十四

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脩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

辭致深遠。向晚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塚。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開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晉書纂卷二十六 陸雲 十五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自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荅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黙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

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瞬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族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尋卒。

晉書纂卷二十六 陸喜 十六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木。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其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靈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而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來武亦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父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巨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覺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晉書纂卷二十六 制 十七

晉書纂卷二十六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夏侯湛節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

晉書纂卷二十七 夏侯湛

多暇。乃作昆弟詰其辭節。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日。浴爾昆弟。淳琬瑀。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檢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又厥世遂。啟土宇。以大綜厥勲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

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諸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為政。叢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也。

晉書纂卷二十七 夏侯湛

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汝其念哉。儻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成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瑀乃沉毅。篤固。惟瑀。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儻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子其敬怠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

疵使予有過未嘗不知予知之適改惟冲子是賴予  
親于心愛于中敬于穆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  
而不刺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脩  
已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  
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  
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  
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  
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  
已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志有耻湛曰俞謨亦昌  
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  
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驥亦  
昌言驥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  
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  
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  
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  
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  
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  
十九者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  
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

晉書纂卷二十七 夏 聚 湛 三 四 十

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  
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  
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  
理

潘岳節 從子尼節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珉  
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  
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  
田岳作賦以美其事見文選岳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  
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  
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  
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  
楷鞮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  
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  
離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  
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  
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  
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  
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窳舍於逆旅魏武皇帝  
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

晉書纂卷二十七 潘 岳 四

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  
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  
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  
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賤。  
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  
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懼。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  
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  
舍之益。而官權離音之所乏也。今賤吏疲人。獨專權稅。  
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  
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惟心使客。舍酒掃以待。征

晉書纂卷二十七

藩岳

五

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  
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  
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  
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  
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見文初。范爲琅邪內史。孫  
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  
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  
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  
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  
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直。  
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  
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  
其識。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弟  
說。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  
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  
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  
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  
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  
頓而反。岳從子尼

晉書纂卷二十七

藩岳

六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節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

晉書纂卷二十七 潘尼

七

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身。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劬

頸之懼。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驚蹇希奔。放之跡。鈇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趨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遭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

晉書纂卷二十七 潘尼

八

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

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  
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  
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  
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  
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  
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  
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  
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  
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  
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

晉書纂卷二十七

潘尼

九

乎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  
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  
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錄不入補尚書郎。俄  
轉著作郎。爲乘輿箴。錄不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  
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  
大庭尚矣。皇極啟建。兩儀既分。彛倫永序。萬邦已紛。  
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隆。  
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  
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  
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

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  
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  
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  
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  
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筋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  
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  
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且不顯。夫德輔如毛。而  
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未俗  
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  
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唯陵夷

晉書纂卷二十七

潘尼

十

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  
而知其寒煖。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  
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  
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  
禹。受終文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  
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  
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  
緒。故王者無親。誰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  
鈞夫。伊起有幸。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  
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

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渺不為累。由夷逃竄。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三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雋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掃。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承興末。為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淝。家屬東出。成舉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節 弟協 節 協弟亮 節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侍。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見文。益州刺史張敏。見而竒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劔閣山焉。載又為權論。節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

晉書纂卷二十七 潘尼

十一

晉書纂卷二十七 張載

十一

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竒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脩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嚮軍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虵。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蓮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鞵繁霜。繫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鞞下也。白猿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蓋犀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鬃。無以明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

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任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

晉書纂卷二十七

張

十三

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見文選世以為主。永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

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備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賈誼著哀詞。賈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餓懸乘輿之鑿。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鑿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

晉書纂卷二十七

論

十四

摘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三在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江統節 子倅全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毳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氏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檢氏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體例既全於義。為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

晉書纂卷二十七 江統

十五

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

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濟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

晉書纂卷二十七 江統

十六

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  
蚡冒以算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  
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  
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  
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  
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  
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  
有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  
丹楹刻角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  
罷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  
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盡室之巧課試且  
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  
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  
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  
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  
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  
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盡室之功可且減省  
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  
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  
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

晉書纂卷二十七 江統

十七

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進  
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晝則  
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  
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  
請學爲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  
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菜。言食祿者不與貧  
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  
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耻。乘  
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菜。菜藍子雜麩之屬。虧  
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脩牆  
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曩舊義。且以拘擊小  
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  
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官臣追送。統與  
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  
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遺老  
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  
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  
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洛陽令  
曹據。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爲世所  
重。後爲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

晉書纂卷二十七 江統

十八

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為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闕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為兗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郟鑿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阜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彪。惇。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

晉書纂卷二十七

江惇

十九

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郟鑿檄為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為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

楚孫綽全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卿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書見文選劭等至。吳不敢為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弈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

晉書纂卷二十七

孫楚

二十

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

晉書纂卷二十七 孫楚

二十五

許谷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汝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汝之颯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

晉書纂卷二十七 孫綽

二十五



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  
華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  
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  
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  
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  
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  
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  
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  
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  
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

晉書纂卷二十七

孫綽

王

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  
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夾大謀獨任天下之至  
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想不致感而  
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趣死  
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  
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  
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  
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  
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什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  
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

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流  
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  
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  
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字宙  
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  
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  
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  
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  
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  
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

晉書纂卷二十七

孫綽

王

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  
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  
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  
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  
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  
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温唱  
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  
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在瞽進  
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  
陛下垂神温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

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  
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  
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  
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温王郁庾  
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  
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其  
冠徙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  
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速愍懷廢  
徒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彫位隆端左

晉書纂卷二十七

論

二十五

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途俱難  
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  
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  
蔑苞忿奔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  
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  
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問  
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晉書纂卷二十七終

晉書纂卷二十八

列傳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  
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  
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  
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  
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  
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守副魏之伐蜀召宇西  
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  
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  
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  
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  
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  
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  
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  
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犍犍北  
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  
存急備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

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

馬隆節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亮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為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亮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

晉書纂卷二十八 馬隆

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眾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畧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

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眾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

晉書纂卷二十八 馬隆

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

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

晉書纂卷二十八

胡奮

四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急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人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

陶璜

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謂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

晉書纂卷二十八

陶璜

五

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諂及苟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嬰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捷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昺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龔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翊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翊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翊

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巖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翁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輅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璜乃就殺之。珣遂陷交趾。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初。霍弋之遣稷。稷等與晉書集卷二十八 陶璜 六

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荅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允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璜既降晉。手書遣璜息融勸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李舉州號。璜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秘代彥。秘卒。州人逼秘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壽求志遂。壽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悉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格。格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吾彥全

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凡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舡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拔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遣魯禮之吳亡彥始歸降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夫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賊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與其去職遷負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

晉書卷二十八

陸喜

九

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璜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社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

晉書卷二十八

陸喜

九

長秋卒於官

周處 全 孫廷全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醢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憾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

晉書纂卷二八 周處

十一

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疆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眾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

晉書纂卷二八 周處

十一

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耻。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

晉書卷二十八

十一

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慙，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絲綵。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誌，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奏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谷。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聞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爲晉王，將加處策，詔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玘字宣，季官右將軍，會稽內史。

廷處長子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

門侍郎，徐馥之役，廷族兄續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廷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廷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廷，使輕騎還陽羨。廷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廷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廷逼牽與俱，坐定，廷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刀逼廷，廷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廷因欲誅總，札拒

晉書卷二十八

十一

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廷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二師敗績。廷聞札開城納敦，憤吃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

周訪全 孫旆全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慕，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



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軼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陸。軼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熲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解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艦。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綦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綦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

晉書集卷二十八

周訪

十四

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發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倫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聰帝以侍中第五弼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魯擊瞻胡混等。並迎弼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魯。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魯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

晉書集卷二十八

周訪

十五

池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共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

晉書裴卷二十八

周訪

十六

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定漢沔曾等忝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首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擊曠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實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

郎郭舒說敦曰鄱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

晉書裴卷二十八

周訪

十七

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廕字孟威廕乃訪之四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廕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將楊安寇梓潼廕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

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吝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寘

晉書纂卷二十八 周虓

十八

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過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三千石。書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晉書纂卷二十八 周虓

十九

晉書纂卷二十八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汝南王亮節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  
用仕魏為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武帝踐祚封扶風郡  
王邑萬戶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  
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  
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  
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飲妃可謂富貴矣其

晉書纂卷二十九 汝南王亮

一

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及以  
亮為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  
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為鎮南  
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  
阜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為侍中樞軍大將軍  
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  
疾為楊駿所排乃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  
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封子羨為西陽公未幾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  
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

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

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  
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為人所討或說亮率所  
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  
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議政理宣翼之績  
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  
其以亮為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  
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  
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  
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

晉書纂卷二十九 汝南王亮

二

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  
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  
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  
二心何至於是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  
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  
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  
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  
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  
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  
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

亮爵位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羨宗熙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

晉書卷二十九 楚隱王瑋

三

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瓘等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誣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為詔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齋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尅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

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三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齋騎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奔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謂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主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五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歎欷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

晉書卷二十九 楚隱王瑋

四

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齊王冏節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懼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

晉書纂卷二九

齊王冏

五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龍安之。冏因衆心怨望。遂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拔。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閔和。張泓。孫輔。出堽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墨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

王與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八人。大築第館。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煥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

晉書纂卷二九

齊王冏

六

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冏並不能用。遂奏豹。豹志極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黨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首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

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今公宜放桓文之勲。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懼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罔。因導以利謀。顥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

晉書卷二十九 齊王罔

七

大司馬罔雖倡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復社稷。實成都王之勲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徒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恣恣。擁停詔。可葛旗。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獄。見罔所行。實懷激憤。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罔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頽明德茂。親功高。勲重。

往歲去就。允合眾望。宜為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顥表既至。罔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眾。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中郎葛旗。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倡。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

晉書卷二十九 齊王罔

八

平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罔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罔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殉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罔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罔故掾屬荀閭等。

表乞殯葬許之初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廉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帛腹爲齊持服俄而問誅永興初詔以問輕陷重刑前勲不宜埋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爲滕王以繼問祀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問唱義元勲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

長沙王義節

長沙厲王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大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又時年十五備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又備至陵所號慟

晉書纂卷二九

九

以俟璋拜步兵校尉及璋之諫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驢虞幡出又披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璋既誅又以同母弟爲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又殺之進軍爲成都後條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又父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項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問漸專權管與成都王頴俱拜陵因謂頴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顥

將誅問傳檄以又爲內主問遣其將董艾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轍露乘馳赴官閉諸門奉天子與問相攻起火燒問府連戰三日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本以又弱問彊冀又爲問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孫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又又並誅之

顥遂與頴同伐京都頴遣刺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頴兄弟可以辭

晉書纂卷二九

十

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歲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頴令與又分陝而居頴不從又前後破頴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



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宛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成都王穎節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阿舉義穎發兵應阿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土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

晉書卷二十九 成都王穎

十一

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頃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典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墮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

晉書卷二十九 成都王穎

十二

欽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坐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藻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欲速請且歸赴時務昔晉書纂卷二九 成都王穎 十三

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穎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單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偕修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豨殿中郎遂苞成輔及長泓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千餘萬鄴中震懼穎欲悉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晉書纂卷二九 成都王穎 十四

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奔。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潘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顥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蜂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

晉書纂卷二十九 成都王穎

十五

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汪。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潘。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勸人將去。乃散髮東首。

臥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史臣曰。昔高辛撫運。纘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逃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哀。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遺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斃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自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

晉書纂卷二十九 論

十六

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關之極。未之有也。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旣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株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慄慄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顥任李

舍之狙詐伏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投首  
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鑿駕北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  
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巨復  
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  
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  
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  
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  
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  
接而官廟隳支屬孽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  
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音書纂卷二九

論

十七

解系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  
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  
結育並清身絜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  
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  
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  
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  
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  
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  
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羗叛與征西將軍趙王  
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  
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羗不  
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  
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  
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第輕  
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  
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冤首倫秀既  
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  
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  
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貴

音書纂卷二九

解系

十八

鯁之臣以斷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頌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樂卻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啟彰明枉直顯宜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結字叔連少與系齊

晉書纂卷二九

解系

十九

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繆播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頤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

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頤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頤令奉帝還洛約與頤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頤所敬信旣相見虛懷從之頤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頤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頤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頤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頤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頤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頤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

晉書纂卷二九

繆播

二十

閻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卽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爲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彊所屈時疆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賤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沉等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收顒沉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

書書纂卷二十九 張輔

二五

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杵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知二也毀貶是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劍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書書纂卷二十九 張輔

二五

閻鼎全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

密中司空荀藩潘弼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  
南尹華蒼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  
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大傅參軍  
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  
疇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疇冠軍將軍豫州刺  
史蔚等爲參佐疇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  
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  
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  
暢遺疇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舞山陵徑據長安綏  
合夷晉興起義衆尅復宗廟雪社稷之耻疇得書便  
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秋截欲南自武關向  
長安疇等皆山東人感秦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  
逃散疇追藩不及輒等見殺唯顛述免遂奉秦  
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  
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疋還平陽  
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  
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皇  
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疇爲太子詹事總攝  
百揆梁綜與疇爭權疇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疇首  
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琳並

晉書卷二十九

索琳

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  
綜母弟琳之姻也謀欲除疇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  
戮大臣請討之遂攻梁肅出奔雍爲氏竇首所殺傳  
首長安

索靖 全 一 琳節 論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  
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范袁張魁索紘索永俱請太  
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并早亡唯靖該博  
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  
爲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  
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  
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  
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  
筆勝靖然有措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  
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  
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  
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  
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  
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

晉書卷二十九

索靖

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獻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靡

青書集卷二十九

索靖

形欲奮騰而桓桓及其逸遊。盼矚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倚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後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傲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

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廻其腕。著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縉。縉。縉。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縉最知名。

縉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縉。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讐。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

青書集卷二十九

索縉

時令人為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顥。使張方及縉。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縉為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縉。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縉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縉泣曰。與其俱死。寧為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眾。頗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



宗廟進救新平。小六百戰。繚手擒賊帥李羗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帝。繚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繚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將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

晉書纂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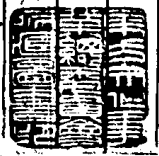
索繚

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繚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繚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繚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後劉曜又率衆圍京

城。繚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堂。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索兵渭北。途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繚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繚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及帝出降。繚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晉書纂卷二十九  
論  
二六  
子時武皇之亂。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瀾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畧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獫狁而西遷。彼旣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逼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繚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晉書纂卷二十九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周浚

字開林

汝南安成人也

父裴少府卿浚。性剛直。不

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

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

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

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

西屯。成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

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

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

之眾。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今王龍驤既破

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崩之勢見矣。

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

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

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

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

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

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

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

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

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

可謂忠。實鄱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

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

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與浚曰。書貴克讓。易

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

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

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

弘。與矜爭之鄙。斯恩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

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

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

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頰討平之。

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

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

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

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

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

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

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卿  
宗後生稱誰為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  
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  
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為使持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顯嵩讓顯  
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為  
參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  
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玉  
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

晉書纂卷三十一 周勳

三

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  
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官未反。舊京未  
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  
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讓。不  
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由是  
忤旨。出為新安太守。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  
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  
全。王敦既害顯。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  
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  
用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顯橫遇。禍意恒憤。

憤。嘗眾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  
顯。延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  
經云。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  
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  
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  
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  
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  
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  
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珍上官已等奉

晉書纂卷三十一 周勳

四

清河王覃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  
令馥與上官已合軍。馥以已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  
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為已所襲。奮被害。馥  
忝得免。及已為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  
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  
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  
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  
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  
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

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邈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充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晉書纂卷三十八周顧

晉書纂卷三十八周顧

五

顧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眾應之。使謝摛為檄。摛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邈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充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晉書纂卷三十八成公簡

晉書纂卷三十八成公簡

六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累遷。

成公簡

荀晞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累遷。

陽平太守齊王罔輔政。晞參同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罔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軍車示以禮。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從高貴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賊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

晉書纂卷三十 荀晞

七

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荀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收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倡言曰。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荀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玉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委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

晉書纂卷三十 荀晞

八

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朕意焉。會王彌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疑眾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眾皆降。晞驛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遵、主簿郭象等操弄奉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黃門

晉書纂卷三十 荀勗

九

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播，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宗獎魏植，招誘通亡，覆喪州郡。王塗圯隔，方貢垂絕，宗廟隳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置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嶠，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

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惔、詔勅浚與臣共尅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濟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官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

晉書纂卷三十 荀勗

十

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御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惶，但臣項舉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官寺，前司隸校尉劉暉、御史中丞溫嶷、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祗奉前詔，部分諸軍，遣主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襲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臯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嫌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珣為兖州與徐州刺史

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饑。日甚。寇難交至。未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遷西園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將爲國家除暴。閭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閭亨。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

晉書卷三十一 荀勗

十一

饑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沉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交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

晉書卷三十一 華軼

十二

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于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項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

晉書卷三十一 軼

十三

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節 曾孫柳 論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數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爲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榮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

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楷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結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荀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

晉書卷三十一 劉喬

十四

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蹊



直猶介之忿。其爲戎首。竊以爲過。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願明使君迴旣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狗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格。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患。明且爲逆。翻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

晉書纂卷三十一 劉喬

十五

猜嫌。各保分局。時河間王顥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現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未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耽子柳。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遠左。祗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倖。其此之謂也。苟希

晉書纂卷三十一 劉柳

十六

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倉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劉琨節 兄輿節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倫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頗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恭即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奪為皇太子琨為考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城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

至而虓敗。現與虓俱奔河北。現之父母遂爲劉喬所執。現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現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其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勲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現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一。晉書纂卷三十一 劉琨 十九

聽處朝廷許之。時東虜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現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現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楸以耕。屬鞬而耨。現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現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甚。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現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逆者多歸於現。現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現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現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現除潤。現不納。初。單于苻也。以救東虓。公騰之功。現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現侵已之地。數來擊現。現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現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現不之察。便殺之。現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

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現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現父母並遇害。現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現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現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隄繁等戍晉陽。現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現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

晉書集卷三十

劉琨

二五

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旱。現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現欲與同獎王室。現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現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現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建武元年。現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現爲大都督。唾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現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現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現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

晉書集卷三十

劉琨

二五

軍事。現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相皆病死。部落四散。現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現。現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現。而現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現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現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

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現遣世子羣送之。而未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現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現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現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現。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現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見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現。初無害現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

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現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現。現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現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現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現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與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謨。詩見文選現詩託意非常。據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謨。謨素

晉書纂卷三十一 劉琨

二五

無音略。以常詞酬和。殊垂現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現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現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現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現。初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獻歎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

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現哀。三年現故從事中郎盧謨崔悅等上表理現。表不錄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現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

晉書纂卷三十一 劉琨

二四

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去。子羣嗣。羣字公度。性清慎。有才斷。後没于石與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現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即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羣。羣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旣鎮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

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與猶賦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與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與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騰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與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欸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與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與論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與便娉之未及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

晉書纂卷三十

劉與

二五

侯謚曰貞子演嗣

祖逃全 兄綱全 洽論

祖逃字士雅范陽遵人也世史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椽上谷太守逃少孤兄第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逃性豁蕩不脩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調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

晉書纂卷三十

祖逃

二五

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逃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網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逃現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及京師大亂逃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逃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冊徒之京口逃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逃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逃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逃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逃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逃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

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比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鳩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

晉書卷三十一

祖逖

二十七

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從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成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感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

晉書卷三十一

祖逖

二十八

人下士雖疎交賤。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賑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

晉書纂卷三十一 祖逖

二十九

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異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

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閔率眾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度關。同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祜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眾。約別有傳。逖兄納

晉書纂卷三十一 祖納

三十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談。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河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為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



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  
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  
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  
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  
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  
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  
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  
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府安  
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  
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脩著一代之典  
晉書纂卷三十 祖納 三十一

則佳法也納曰未一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  
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  
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  
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  
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驪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穫  
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  
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  
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  
晉書纂卷三十 論 三十一

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囹痛哉士稚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孽笮鼓徒招惜矣

晉書纂卷三十一 論

三十一

晉書纂卷三十終

晉書纂卷三十一 列傳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邵續節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  
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  
穎叅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  
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  
不納後為苟晞叅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  
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  
太守屯厭次以續子又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  
之石勒既破浚遣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  
勒勒亦以又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遺書要續俱  
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  
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  
於勒勒乃害又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徒其  
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  
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  
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  
杯石勒知續孤危遣李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

掠其居人。績率衆出。收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績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礮爲主。勿有二心。季龍遣使送績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績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

晉書纂卷三一 邢績

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寇。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異獲如績之流。初季龍之攻績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績既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

李矩節

李矩字世廻。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氏齊萬年有殊功。

封東明亭。侯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徙。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榮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脩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榮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輅車幟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

晉書纂卷三一 李矩

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

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異鮮卑。遂邀擊爲聲援。擊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港匿精銳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

晉書纂卷三一 李矩

四

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卽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

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旣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衆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鈎艦。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榮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

晉書纂卷三一 李矩

五

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疑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

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遺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荅。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騫鞫。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節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卽位。以務勿

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

六

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旣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絲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

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徵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現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問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旣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復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

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

七

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

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鴛罵曰。汝爲寇。雲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郭前捉文鴛。文鴛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

晉書纂卷三十一 段匹磾

八

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欸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質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着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鴛亦遇鳩死。惟末波存焉。

魏該節 論

該一名支。東郡東阿人。河南尹魏浚之族子。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

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

晉書纂卷三十一 魏該

九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篑。方之數子。其最優乎。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

晉書纂三十一卷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武十三王

秦獻王東  
清河王暉節

淮南王允俱全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冲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襲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

晉書纂卷三十二 秦獻王東

王頴、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瑋、又頴自有傳。

秦獻王東，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東一省便，撻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東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

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東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首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

晉書纂卷三十二 淮南王允

議者將立允為大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官，尚書左丞王爽

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頗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哇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騎虞幡以解闔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

晉書纂卷三二 淮南王允

三

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罔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懷忱愾愾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清河康王遐四子單簫銓端單嗣立及沖太孫薨齊王罔表曰東宮曠然家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官未有孕育不可庶幸

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快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顯顯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顥賜遷大駕表成都王頴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歛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

晉書纂卷三二 清河王覃

四

元四王 琅邪王 忠敬王 遵俱節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



妃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建武元年薨年十八忠敬王遵武陵威王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踰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安

晉書纂卷三二 忠敬王遵

五

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策贈太傅葬加殊禮

簡文三子

會稽王道子節

論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

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廣韻武剛切媯老女稱媯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俛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

晉書纂卷三二 會稽王

六

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旣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請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

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諂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曠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爽上疏曰。驃騎諂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徇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兖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

晉書纂卷三二 會稽王

七

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余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太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寧。仲堪仙民。持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卽王珣。寧卽王恭。仙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兵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潘伯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倫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

晉書纂卷三二 會稽王

八

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

晉書纂卷三二 會稽王

九

助入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鈕姦臣何憂府不開龍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馮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旣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疏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

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温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籍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旣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旣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

晉書纂卷三二 會稽王

十

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諛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薦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

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頗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曰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

晉書纂卷三二

會稽王

十一

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大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乖及官車晏駕殯土未乾國難薦臻朝章地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亾朱帶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宄於豺狼僕僕周餘竟沈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斃終則宗社淪亾元顯以童叟之年受棟

晉書纂卷三二

論

十二

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兇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輔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旣壞矣畏也宜哉典

晉書纂卷三十二終

防衛竟承玄旨醜殺之時年三十九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王導

現全

子悅節

恬節

洽全

洽子珣全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卽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閣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

乎顧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廢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卽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

晉書纂卷三十三 王導

晉書纂卷三十三 王導

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眾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

晉書纂卷三三 王導

二

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遺教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殷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隆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荷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

關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四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

晉書纂卷三三 王導

四

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廢馬。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既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

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以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哀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

晉書纂卷三三

王導

五

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

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

晉書纂卷三三

王導

六

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際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勿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

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  
詔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  
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  
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  
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  
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  
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  
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  
并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  
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妻

晉書蔡卷三三 王道平

七

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  
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  
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轎車長柄麈  
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  
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  
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  
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  
君言元規若來吾便用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  
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  
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

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  
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  
賤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  
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  
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  
贈祿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  
九旂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  
人中與名臣莫與爲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  
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  
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

晉書蔡卷三三 王道平

八

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備中夏應期濯纓則潛  
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惟委誠而策定  
江左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  
心化之所鼓檣杙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  
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  
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人遭遇難圯夷  
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  
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  
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  
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贍



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寬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頌  
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頴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  
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劬。奮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  
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  
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  
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  
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  
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  
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

晉書纂卷三十三 王珣

九

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見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  
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忠  
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  
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  
氏。襪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  
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  
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卽丘子。性傲誕。不拘  
禮法。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爲中興第一。遷中  
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轉吳國會稽內

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  
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  
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  
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  
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  
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  
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  
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

晉書纂卷三十三 王珣

十

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  
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  
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  
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珣邪王友。中軍長史。  
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  
安旣與珣絕婚。又離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  
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  
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  
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  
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

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逸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

晉書纂卷三三

王珣

十一

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耳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始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冥之未易

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閤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珣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珣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門法細等數人自講法細。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

晉書纂卷三三

王珣

十二

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珣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二十八。追贈太常。珣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劉弘節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勲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驥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餘官

晉書纂卷三三

劉弘

十三

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狗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汴<sup>與</sup>之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史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

晉書纂卷三三

劉弘

十四

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驥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張昌竄于下儁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眾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

臣輒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

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又酒室中云齊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

晉書纂卷三三 劉弘

十五

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為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勣欲推穎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勣。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勣。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之。

晉書纂卷三三 劉弘

十六

由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俛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途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全 元子與論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十七

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十八

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瑗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

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叅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叅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叅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十九

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闕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

侃曰。卿徒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叅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卿得刺史。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于沌陽。破之。又敗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二十

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湓中。部將張弈將貳於侃。詔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弈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効。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放。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忝。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

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凌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弼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迴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茆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二十一

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論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弼敗走進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請敦別皇甫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二十一

異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衽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二十五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擣捕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叅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荅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遺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卽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二十六



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口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請。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三五

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如有舩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徵時所荷。一殮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荆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三六

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懣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晉書纂卷三三陶侃

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檄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勲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密章祠以太牢

晉書纂卷三三陶侃

晉書纂卷三三陶侃

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窳窳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絲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垂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儒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

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會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愨。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愨曰：「老子姿姿，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闈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

晉書纂卷三三

陶侃

二五

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憤，斂板曰：「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微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斌稱範，岱見舊史。  
孫興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奔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爲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闔外，總頒條之務，禮縉區中，委稱其才，其

晉書纂卷三三

陶輿

二十

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譬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

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

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

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授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奉

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滯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祿

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

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率拔萃

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摠上流布澤

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王則淪鼎再寧元規以威

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

晉書纂卷三十四

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

備斯言之信於是微

晉書纂卷三十四

列傳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美弟之子也父儋河東大

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

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

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

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

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壯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

母也現深禮之請為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

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

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

殘寇盜群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

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現誠

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

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

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

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

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

晉書纂卷三十三終



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現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比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幸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鞞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

晉書卷三十四 溫嶠

二

馬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謀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奸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

晉書卷三十四 溫嶠

三

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  
嚮自率眾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  
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  
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嚮上疏  
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  
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  
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  
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  
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曇劉胤蔡謨郭璞常典  
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恃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

晉書纂卷三四 溫嚮

四

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  
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  
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  
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  
先嚮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  
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  
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  
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四曰建官  
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  
蒞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

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  
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  
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開劇隨事減之荒  
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旣可精祿俸  
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七曰罪不相  
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  
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  
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嚮與王導郗鑿庾亮陸曄卞壺  
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  
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

晉書纂卷三四 溫嚮

五

嚮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  
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  
子之墓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  
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  
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命削去之嚮  
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  
幾而蘇峻果反嚮屯尋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  
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嚮  
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  
太后詔進嚮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嚮曰今日之

急於寇爲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願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克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請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

晉書纂卷三四 溫嶠

六

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跣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吐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群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隘。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

晉書纂卷三四 溫嶠

七

明幸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頌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

晉書纂卷三四

溫嶠

八

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綱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主離痛感天地人心

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

晉書纂卷三四

溫嶠

九

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先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



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晉書纂卷三四 温嶠 十

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器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頤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群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勲。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廡。晉書纂卷三四 温嶠 十一

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肯死不忘忠  
身沒黃泉追恨國耻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  
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  
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竟靈安於后土詔從之  
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  
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  
嗣爵

邈鑿節 子情全 情子越節

邈鑿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  
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

晉書纂卷三四

邈鑿

十二

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  
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鑿閉門自守不染逆節  
惠帝反正叅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  
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  
檄為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鑿不應其召從兄  
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鑿終不迴晞亦不  
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蜂起鑿遂陷於陳午賊中  
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鑿鑿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  
鑿疾既而卿鑿鑿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  
怙亂至此邪寔大慙而退午以鑿有名於世將逼為

主鑿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鑿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  
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鑿復分所  
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  
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  
共推鑿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  
鎮江左承制假鑿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  
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  
相傾閩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  
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鷺而食之  
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

晉書纂卷三四

邈鑿

十三

交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  
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鑿  
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  
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  
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遺  
名檢考之以寔豈勝滿武秋邪鑿曰儼人必于其倫  
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  
疎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  
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  
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鑿曰丈

夫既繫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鑿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諸毀日至。鑿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鑿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鑿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鑿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鑿曰。群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

晉書纂卷三四 郗鑿

十四

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尅。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鑿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有敦佐吏。鑿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

乃詔鑿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鑿以為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鑿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綠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亮。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鑿與王導下壺。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鑿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

晉書纂卷三四 郗鑿

十五

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鑿為司空。鑿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奉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蔑神器。遂制脅幽主。援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僕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淪此盟。明。

神極之鑿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鑿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鑿節度幸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鑿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

晉書纂卷三四

郗鑿

十六

迫途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鑿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二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鑿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鑿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

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鑿尋薨時年七十帝朝晡哭于廟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牛初鑿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飭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鑿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

晉書纂卷三四

郗愔

十七

居父母憂始將減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爲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脩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

於是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因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温以情與徐兗有故義乃遷兗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温北伐情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温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祚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冲超最知名

晉書纂卷三四

超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情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情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温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温遷大司馬又轉爲參軍温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温主簿亦爲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情在北府徐州人多

勁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情居之而情暗於事機遺賤詣温欲共獎王室備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賤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温得賤大喜即轉情爲會稽太守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温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温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温温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温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都有慮不温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温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曰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

晉書纂卷三四

情于超

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

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情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常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惕息展而候之命席便

晉書纂卷三四 情子超 干

遷延辭避情母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情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稱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是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儔甚相知賞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拜爲郎甲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桓

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旆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

晉書纂卷三四 顧榮 干

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旆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旆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旆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又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潼以榮兼侍中遣行圍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

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途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榮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免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畧曰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帶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其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畧政令反覆計無

晉書纂卷三四

顧榮

二五

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其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末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誅畫皆以詒馬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諫時南土之士

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真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啟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晉書纂卷三四

顧榮

二五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華而脩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

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適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敦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

晉書纂卷三四 紀瞻

五

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盖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奏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

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旣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滌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尅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未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

晉書纂卷三四 紀瞻

五

勢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旣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滌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嚮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



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惑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為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未康初州奏

晉書纂卷三四

紀瞻

三五

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為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疑當以此為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拍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為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者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願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已受拘瞻覺其

晉書纂卷三四

紀瞻

三五

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失御。史作蒙塵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華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縮。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徹去御坐。瞻叱續曰。

晉書纂卷三四紀瞻

三

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郊鑿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鑿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

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遣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游。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表數十篇。兼解管

晉書纂卷三四紀瞻

三

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蕙。廣川太守河南褚況。給事中宣城章遠。歷陽太守沛國武瑕。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

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亂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又請爲五官掾。刺史菑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遂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

晉書纂卷三四 賀循

三

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土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克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

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畧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龍。爲陳逆順。龍遂遁。走起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當作石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

晉書纂卷三四 賀循

三

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荅。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爲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率引循代之。循稱疾篤。賤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

真耳當宇宙清泰彞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  
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  
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  
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絕以入秦圍綺彈冠而臣漢  
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諤  
荷寵位受任方鎮殲服玄風景美高矩常願棄結駟  
之軒軌策柴筆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  
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  
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  
深賴高筭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遵之

晉書纂卷三四 賀循

三

云亡邦國矻悴群望顛顛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  
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  
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  
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  
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  
舟側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策  
一區車馬林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  
閭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  
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  
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閭

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建武  
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  
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  
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  
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  
信思順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  
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  
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  
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  
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

晉書纂卷三四 賀循

三

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  
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  
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  
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  
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  
枕疾廢頓臣節不脩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  
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華物有不  
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  
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  
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途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授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全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翁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備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

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播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蕪節

薛蕪字令長丹陽人也祖綜仕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蕪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為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為安東將軍以為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蕪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末昌初王敦表蕪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

常侍是歲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

晉書纂卷三十五

列傳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劉隗伯父訥節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

晉書纂卷三十四

薛兼

三十六

晉書纂卷三五

劉隗

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魍魎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綿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賊汚舉頑用器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忝意聞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

晉書纂卷三十四終

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  
為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  
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  
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  
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  
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  
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  
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  
矜用刑曹叅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  
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  
晉書纂卷三五 劉隗

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  
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  
失中妖青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  
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  
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  
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  
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太興初表諸本作長誤兼侍  
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蕪為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  
並為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  
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  
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  
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  
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  
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  
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  
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  
下未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  
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  
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

不從有懼色。幸衆屯金城及敦尅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

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鳩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未

晉書纂卷三五 劉訥

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刁協節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元帝爲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

凡所制度。皆稟於協。馬深爲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

晉書纂卷三五 刁協

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

戴若思 全 第選節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開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



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德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鑿足以辨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驂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瓊璫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

晉書纂卷三五戴若思

六

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幸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荅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叅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顛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晉書纂卷三五戴若思

七

諸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爲晉王以爲尚書中興建爲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

魏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未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魏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

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擐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羣

晉書纂卷三五 戴逵

八

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知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達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旣脩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為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

曰穆

周顛節論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顛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顛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顛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顛。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

晉書纂卷三五 周顛

九

子毘為鎮軍將軍。以顛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沒顛。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顛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顛雖退敗。未有莅眾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為揚武將軍。兖州刺史。顛還建康。帝留顛不遣。復以為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顛上疏讓。詔曰。紹幼冲。便

居儲副之貴當賴執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顓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各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顓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覲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顓及王導等顓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顓參副

晉書纂卷三五

周顓

十

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顓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温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懷彊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耶既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荅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慕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叅軍擣蒲馬

晉書纂卷三五

周顓

十一

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復冬月，肩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篋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平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幸辭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

晉書纂卷三五

周顓

十三

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之

晉書纂卷三五

論

十三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攻。委長沙王又奔鄴。盛稱又之。非攻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攻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攻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

晉書纂卷三五 應詹

十四

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殺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穎陽鄉侯。陳人王冲擁眾。荆州素服詹名。迎為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雖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項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

晉書纂卷三五 應詹

十五

王室必危。帝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晉書纂卷三五 應詹 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魯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備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民。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

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汚入湘。頽頽纒纒。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切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未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晉書纂卷三五 應詹 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帝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鮮矣。伏見議郎帝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

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昂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卞壺節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計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婿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充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

晉書纂卷三五 卞壺

十八

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旣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賤自陳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甚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旣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旣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

晉書纂卷三五 卞壺

十九

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許以爲母。此爲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義。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臣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畧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

晉書纂卷三五 下壺

二十

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頴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輝。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幸禮。正遠崇孝敬之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輝。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

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同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頴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

晉書纂卷三五 下壺

二十一

寵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群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未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



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疆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特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狗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咄。當敢爾邪。壺。庶。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百。瘡。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募。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

晉書纂卷三五

下壺

二五

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遠。必縱其群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頡接鋒。屐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烧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珍。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

晉書纂卷三五

下壺

二五

實未副衆望。謂宜加勳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壹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常矢楡。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壹仗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

晉書纂卷三五 下壹

三五

諫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大牢。贈世子。瞻散騎侍郎。瞻弟。肝奉車都尉。瞻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瞻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壹。下詔曰。壹立朝忠恪。喪身凶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壹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两手悉拳。瓜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壹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眈尚書郎。

劉超 全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爲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

晉書纂卷三五 劉超

三五

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也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

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湏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

晉書纂卷三五

劉超

二五

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泥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氣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温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

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

鍾雅全

論

晉書纂卷三五

鍾雅

二五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太

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  
廣武將軍率眾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鳳起兵  
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  
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替而尚書梅  
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  
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  
崩背萬國當替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  
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  
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  
論正請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

晉書纂卷三五

鍾雅

三

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  
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  
雅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  
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  
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  
亮直必不容於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  
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  
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  
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  
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

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  
害賊平追贈光祿勳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  
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字季思丹陽人以  
梁州刺史後為王敦黨同與所害謚曰敦伐暴寧

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畧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

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鑿疑留不斷自取誅夷

下壺束帶立朝以臣正為已任寒裳衛主蹈忠義以

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

晉書纂卷三五

論

元

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  
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亦  
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晉書纂卷三十五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孫惠全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賈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又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選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獻哲之才應神武之畧承哀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踣踏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鋪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

晉書纂卷三十六

孫惠

一

晉書纂卷三十六

孫惠

二

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謬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交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瓜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嶠之野西詔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群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構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譏讒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含奇諛於朱唇握神策於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日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哀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

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允昆佐大猷道險時吝未  
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  
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微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  
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  
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  
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  
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  
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  
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  
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

晉書纂卷三六

孫惠

三

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感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  
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之所耻  
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  
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  
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秘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  
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隼右  
握滅逆之矢控馬鶴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  
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  
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叅  
軍專掌文疏豫叅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

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叅軍王廙造表  
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  
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  
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秘書  
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  
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  
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  
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旣非南朝  
所授常慮譏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  
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卹賻

晉書纂卷三六

熊遠

四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  
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  
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  
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  
辭小也固請留縣元帝作相列爲主簿時傳比陵破  
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旣不親行承傳言之者  
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  
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  
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屬有杜

歿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  
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良辰載耒耜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  
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遊食者多皆由去  
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  
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  
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  
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  
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  
麟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

五

晉書纂卷三六熊述  
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  
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  
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  
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  
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遠雲韶雅頌之  
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  
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  
征杜弢達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  
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  
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

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  
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  
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  
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  
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  
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尅  
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會弢已平轉  
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  
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如柔吐剛忠亮至  
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轉御

六

晉書纂卷三六熊述  
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琳將  
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琳避之琳不廻協  
令威儀牽梓綈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  
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  
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尅責雖禹湯罪  
已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  
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  
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乘糝穢明時之責也今逆  
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哀  
不東望而未能遣軍比討讐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

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耻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察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功者。進。稱職以逆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廢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竟取舜於又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徵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

晉書纂卷三六

熊遠

七

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克。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還。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都陽太守。縉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王鑿

王鑿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鑿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瑯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鑿上疏勸帝征之。疏奏。帝深納之。卽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弢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鑿弟濤及弟子戴並有才筆。

晉書纂卷三六

王鑿

八

陳頤

陳頤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頤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任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援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頤屬結。



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  
邪時願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  
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  
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  
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  
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荅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  
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  
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願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  
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

晉書纂卷三六 陳頤

九

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  
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  
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願薦同縣  
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冲若得參嘉命必能光  
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願庶  
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鎮東從事中郎表瑋薦願於  
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願以孤寒數有  
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又  
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  
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

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  
能以濟宜開舉武畧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  
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  
日殫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  
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  
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  
腹心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  
宿辦陶侃征還願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梁  
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  
願年老耳聾侃召願還以西陽太守蔣異代之年六

晉書纂卷三六 陳頤

十

十九卒

高崧 全 論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  
三值歲饑惺菜蔬不厭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  
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惺  
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  
遂歷顯位至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  
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克稱其明惠克爲揚州引崧  
爲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  
士父艱去職初惺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

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埋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為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眾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擿鼓。便於坐為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按。此實為國遠圖。經畧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湏所以深

晉書纂卷三六

高崧

十一

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遊聲囁嚅。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方為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因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為政。方粗

陳其意。崧便為叙刑政之要。數百言。方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棟楠之佐乎。崧之詆溫。頽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頽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晉書纂卷三六

論

十一

郭璞筮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筮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竒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

晉書纂卷三十六 郭璞

十三

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千繞主人宅散之主

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亂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却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洎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螿之物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歛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益殺吳興太守袁秀或以問璞璞曰卯父發而冷金此

晉書纂卷三十六 郭璞

十四

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辭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者江賦，其辭甚備，為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交論思，方涉春木

晉書纂卷三六 郭璞

十五

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爰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屬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陛下惜之，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騷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

晉書纂卷三六 郭璞

十六

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日月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沱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謗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

晉書纂卷三六

郭璞

十七

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會陰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翻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諸隱退不爲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

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鷓鴣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鼈雖然將法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軌光墜宋皇運暫迴廓祚海淮龍德乘時羣才雲駭諄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吞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驪驕軒髦杞梓競敷蘭夷爭翹嬰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土嚴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暈熙冰之采不美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蚬蚶以不才陸槁蟻蚶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糜牙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驛不驛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全跡羸而各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鑿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奇岸賴乎無

晉書纂卷三六

郭璞

十八

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  
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蟬與大椿齒。年然一閭  
一開兩儀之跡。一冲一溢。縣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  
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  
暉。玄陛之短景。故皐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化物之  
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壘螭蛄之吟。豁雲臺之觀  
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齊擁壁而歎。抱關戰  
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  
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  
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  
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  
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  
智骨。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臣竊惟陛下符運  
至著。勲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  
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  
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  
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  
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  
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  
水皆洪潦。歲用無年。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積

晉書纂卷三六

郭璞

十九

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  
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諺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  
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顛顛。實望惠潤。又歲涉  
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人氣潛消。災  
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  
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  
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疏奏納焉。卽大赦改年  
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  
潘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  
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  
關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  
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  
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  
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  
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  
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黜日月。穢亂天聽。臣之  
私情。竊所以不取也。臣愚以為陰陽陶蒸。變化萬端。  
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  
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  
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

晉書纂卷三六

郭璞

三

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替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頴川陳迹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災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王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荅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毋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王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嚼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母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

晉書纂卷三六 郭璞

三十一

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曰：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密葉蔽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洞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

晉書纂卷三六 郭璞

三十一

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使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註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註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鷺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全論贊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太鴻臚父，師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

晉書纂卷三十六

葛洪

質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擣搗齒名爲人木，納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

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鄒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鷓鴣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鼃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

晉書纂卷三十六

葛洪



父之蹤近才所以躡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在罪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幸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

晉書纂卷三六

身法

三五

謂閻塞必能窮微暢達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于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贖，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

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

晉書纂卷三六

論

三六

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類心委運。何至啣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枚。匪寧國蒙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

晉書纂卷三十七

列傳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庾亮

子彬全

亮弟

翼節

論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  
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  
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  
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疑然自  
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  
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  
晉書纂卷三七 庾亮  
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  
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  
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韜子  
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鞞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  
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  
蘇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  
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  
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見文疏奏帝納其言  
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

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兼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兼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

晉書纂卷三七 庾亮

二

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表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兼宗帝室近屬兼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傳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瑯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關云奔蘇峻亮符峻遂闔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

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眾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心乃安亮携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為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為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

晉書纂卷三七 庾亮

三

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

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眾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

噫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李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欲遁逃山海自登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反亮表求親征於是以前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臣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遺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

晉書纂卷三七 庾亮

四

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闓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逆雪大耻實聖朝之所先務也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却鑿

晉書纂卷三七 庾亮

五

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幸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彬羲蘇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温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蘇峻之亂遇害

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武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

晉書纂卷三七 庾亮

六

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汚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沂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畧乏幸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廻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達猷筭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

太和初代王恪為中領軍卒於官

惲字叔預少以通簡為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羨辟不就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惲為功曹

除暨陽令又為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

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亮總統六州以惲寬厚容眾故授以遠任為東西勢

援尋進監秦州氏羌諸軍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惲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

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

晉書纂卷三七 庾亮

七

軍事假節鎮蕪湖惲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憚其非新友之侍中劉劭曰柏果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

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惲之上肩以好不以新後惲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

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大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惲聞遂飲鴆而卒時

年五十贈侍衛將軍謚曰簡

水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幸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司徒

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

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  
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  
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眾諸將莫  
敢先進冰率眾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  
又遣司馬騰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為多封新吳  
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都  
鑾請為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為領  
軍將軍又辭尋入為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  
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惘然  
冰兄亮既固辭不入眾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

晉書卷三十七 庾冰

八

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  
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  
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  
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  
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  
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  
贊務爨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  
于時顛沛刑憲暫隆遂令臣等復得為時陳力狗國  
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  
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

往譽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  
司動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  
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  
為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  
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眾心乃定進號左將軍  
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第  
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  
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  
以為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  
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

晉書卷三十一 庾冰

九

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  
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  
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萬萬里之功  
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  
願陛下暫屏旒纒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  
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  
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  
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  
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  
機猶兼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况

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異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

晉書纂卷三七 庚冰

十

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册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龍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播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欽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讓友蘊情邈柔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又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温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因言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

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矜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動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都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仗石城得全翼之勲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

晉書纂卷三七 庚翼

十

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源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美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

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寡蕭之也既雅敬洪達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儻豪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

晉書纂卷三十七 庚翼

十三

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此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瀆水通流輒幸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比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温可渡

成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楮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垂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彘幸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眾畧復江夏數城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未獲長驅中原截斷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頃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眾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為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橈溝北破之死者

晉書纂卷三十七 庚翼

十三

焚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橈溝北破之死者



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  
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代  
領宣眾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  
還鎮夏口悉取水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為尋陽太  
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  
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  
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  
陽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永和元  
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閨門靡  
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  
媾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  
惡深慎蒲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宰升津要塗山在  
夏靡與高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  
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拳藻吻  
縱濤波方駕縉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  
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筭璿萼見誅物議稱其  
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  
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郊鑿協從必且  
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

晉書纂卷三七 庚翼 十四  
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  
媾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  
惡深慎蒲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宰升津要塗山在  
夏靡與高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  
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拳藻吻  
縱濤波方駕縉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  
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筭璿萼見誅物議稱其  
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  
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郊鑿協從必且  
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

免淪昭憲是庚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擇之  
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郭璞筮水云初  
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餘殃所及蓋其  
宜也

晉書纂卷三七 論

十五

桓彝全

子當節

論子石虔節

皮第石秀全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顯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筆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顛所重。顛嘗歎曰。茂倫嶽嶠。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叛行。遼道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與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

晉書纂卷三七

桓彝

十六

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即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温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頗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克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湏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

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屬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

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徙。宣城人紀世和幸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典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

晉書纂卷三七

桓彝

十七

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

五子溫雲謖秘沖溫烈有傳

謖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為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謖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既內鎮以謖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謖使其參軍桓罷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以叛謖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

晉書纂卷三七

桓謖

十九

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謖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

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謖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宗極故宜明揚文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冲天之舉涓瀆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開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

混一萃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

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華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符堅陷仇池謖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成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成奔潰謖以威畧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謖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謖聞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綬石康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為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象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咸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寇其南城又擊符堅將王鑿于石槁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

晉書纂卷三七

桓石虔

十九

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為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象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咸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寇其南城又擊符堅將王鑿于石槁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

守以父憂去職尋而符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華弗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符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兖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

晉書纂卷二七

桓石秀

二十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群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謔爲荆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冲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常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荅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

改贈太常

冲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督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温破姚襄及虜周城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初彘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

晉書纂卷三七

桓冲

二十一

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而温薨孝武帝詔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既代温居任則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衝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群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却超亦深止之冲皆不

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比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俄而詔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爲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涿州冲既到江陵時苻堅疆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於是移鎮上明堅遣其將符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蕭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冲遣江夏相劉襲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襲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上章印請解職不許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初冲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

晉書卷之三十一 桓冲

三十一

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袞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慙耻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追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麟之爲長史麟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鄧鑿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崇弘美怡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

晉書卷之三十一 桓冲

三十一

死原軫免胃。慄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况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喑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週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度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寧俞之忠。無救奕碁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晉書纂卷三十七

論

晉書纂卷三十七終

晉書纂卷三十八

列傳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王湛

全坦之子 承全之子 承全之子 承全之子

明廣陵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八尺。目十龍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榮。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

晉書纂卷三十八 王湛

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律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晉書纂卷三八 王承

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

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蓋弘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昶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

晉書纂卷三八 王承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謁報曰亡祖

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備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袞齒踏之。又不得。臍甚。撥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

晉書纂卷三八 王述

四

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就。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圍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坦之字文度。弱寇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

晉書纂卷三八 王坦之

五



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比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晉書纂卷三八王坦之

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諷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東帶造之始為賓主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相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

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自和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  
稱綏字彥謙坦之子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為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為揚駿腹心

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  
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

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  
德之冑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

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  
晉書纂卷三八 王嶠 八

軍事不就王敦請為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  
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

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戴

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  
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

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為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  
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

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謚曰穆  
荀崧 節 子美節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或之玄孫也父頌

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友崧志  
操清純雅好文學韶亂時族曾祖顛見而奇之以為

必與穎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  
群袁侃謂侃弟與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

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此泰  
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

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為相國參軍倫篡轉護  
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

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  
晉書纂卷三八 荀崧 九

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  
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

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  
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

簿石覽將兵入洛脩復山陵以勳進爵舞陽縣公遷  
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

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  
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撫

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  
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首

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旭早亡，二息序、蘇年各數歲，崧地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顛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脩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畧曰：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晉書纂卷三八 荀崧

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令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劔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群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宗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幸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大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

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暉。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有二子。蕤。美。蕤嗣。

美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毋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美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

晉書纂卷三八 荀美

十二

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浚。齊名。沛國劉惔。大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後拜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比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美任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美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美。美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

文之舉。浩乃止。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美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美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美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審節 汪叔堅節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畧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都監。

晉書纂卷三八 范汪

十三

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都監。

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為亮佐  
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  
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眾以事中  
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謂宜嚴詔諭翼還  
鎮養銳以為後圖桓溫代翼為荊州復以汪為安西  
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  
頗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為東陽  
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既而桓溫  
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朝廷憚  
溫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  
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  
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  
邪汪既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  
時致損乃曰子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  
年六十五卒于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  
卒康弟審最知名

晉書纂卷三八 范汪

十四

道淪翳。豪漢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  
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玆思通微。振千載之頽  
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傑之宗匠。嘗  
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人  
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  
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  
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  
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綱焉將墜。遂  
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  
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  
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  
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剋自  
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詭。畫  
螭以為巧。肩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  
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  
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審崇儒抑俗。幸皆如此。溫麗  
之後。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備  
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  
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審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  
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

晉書纂卷三八 范審

十五

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寧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寧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為寧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寧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又欲粗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寧又陳時政。畧曰。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千金。麗服之美。不可貨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請宜驗。

晉書卷三十八 范甯

十六

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疑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蕪。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備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播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子家初甯。

晉書卷三十八 范甯

十七

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註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庾敳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秘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

晉書纂卷三八

范堅

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菅爲以爲養雖筆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玉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

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

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愔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

劉惔

猛進然故第三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望如此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爲荊州惔言於帝曰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温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

晉書纂卷三八

劉惔

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又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

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良言及煥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云邦國殄瘁哀大怒曰眞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向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全

張憑字長宗祖鎮倉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間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舉時彥初欲詣煥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煥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煥清言有所

晉書纂卷三八張憑

二十

不通憑於未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煥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煥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節論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寡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伯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復襦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

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勇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群之器潁川庾詡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

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

晉書纂卷三八韓伯

王

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璿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常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



有關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  
達冲襟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  
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目  
允釐於交職或任牽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  
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  
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  
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履錄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  
明王之彛典窮奢從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楠雕楹陵  
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物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  
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  
晉書纂卷三八論

論

王

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松則思業該  
通緝遺經於已奈注則風颯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  
推而言俱爲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群勝氣籠霄飛  
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王舒節 子允之全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  
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  
心學殖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  
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秘書監以冠難路險輕騎  
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輔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  
惟舒一無所眊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  
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  
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  
宣城公褚裒詔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  
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頗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  
裒鎮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荊州刺史  
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  
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  
將軍假節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  
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  
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  
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舒舒不得已而行在郡  
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舒  
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

晉書纂卷三八王舒

王

馬朱熹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卽與導俱啓明

晉書纂卷三八 王允之

三四

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畧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未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蒞政甚有威

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

王廙 弟穆節 彬子彪之節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頰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

晉書纂卷三八 王廙

三五

杜弼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卽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齟齬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俾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親封禪之事慷慨發憤况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

放遐外常與桀寇爲對臣大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  
上報天施而誓負屢彰恐先朝露墳溝壑令微情不  
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  
美亦是詩人嗟歎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  
遷陶侃使廩代爲荊州廩性僞幸嘗從南下且自尋  
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  
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廩  
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  
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廩爲輔國將軍加散騎  
常侍及王敦構禍帝遣廩喻敦旣不能諫其悖逆乃  
晉書纂卷三八 王廩 三五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  
傅祗辟爲掾後與兄廩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  
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叅軍轉典軍叅軍豫討  
華軼功封都亭侯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  
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  
顛甚慟旣而見敦敦怪其有懔容而問其所以彬曰  
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  
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  
無譽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  
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  
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  
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  
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  
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  
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左  
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  
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  
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  
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敦平有  
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

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  
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  
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勳勞賜  
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  
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  
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  
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  
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  
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

晉書卷三十八 王彪之

王

鎮軍將軍武陵王暕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  
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  
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  
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  
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友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  
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轉吏部尚書太尉桓  
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  
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  
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  
爾富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

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  
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  
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  
以正義相裁無故恩惠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  
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

旨果不進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  
符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  
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  
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謙城  
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

晉書卷三十八 王彪之

王

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  
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弟中  
大脩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  
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  
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  
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  
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  
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  
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  
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領曰君言

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蕭察震懼，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雖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

晉書纂卷三八

王彪之

三

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頗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王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

晉書纂卷三八

王彪之

三

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卽以光祿爲贈諡曰簡

虞潭

孫嘯父 兄子嘯俱全

虞潭字思與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率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

晉書纂卷三八

虞潭

三五

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版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亮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

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

前鋒過浙江追躡克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克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克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

晉書纂卷三八

虞潭

三五

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都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脩滄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成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畝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旣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乞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乞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寔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鯨魚蝦蟹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太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舉兵。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晉書纂卷三八 虞嘯父 三五

顧衆傳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驍騎將軍崇之族弟也。父。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為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交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尋為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冠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祚。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晉書纂卷三八 顧衆 三五

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恚要擊徽戰于高祚大破之收其軍實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並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偏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

晉書纂卷三八

顧衆

三五

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卽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勳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帝踐祚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

晉書纂卷三八

張闓

三七

張闓與陳澗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以闓爲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節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陽義軍闓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



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閭賤表文議傳於世

晉書纂卷三十八終

晉書纂卷三十八張闓

二十六

晉書纂卷三十九

列傳二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張玉成成倩校

陸曄

節 曄弟玩節

玩子納全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負外散騎常侍曄少有稚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為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為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

害使守留臺匠術以苑城歸順時共准暉督宮城軍  
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  
子椒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暉因歸以疾  
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謙  
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  
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  
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  
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  
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戲

晉書卷三十九 陸玩

二

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  
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  
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  
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  
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  
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暉俱守宮城  
玩潛說匠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  
頗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詔不許玩重表猶不許  
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

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  
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  
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哉卿  
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  
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  
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  
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  
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  
膾其德字薨年六十四謚曰康

晉書卷三十九 陸納

三

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成長  
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  
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  
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  
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  
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  
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  
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溫  
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

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  
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  
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幙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  
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請  
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傲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  
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  
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  
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轉左僕射加散騎常  
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  
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

晉書纂卷三九

陸納

四

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何克節

何克字次道廬江瀟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  
憚豫州刺史父獻安豐太守克風韻淹雅文義見稱  
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  
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  
咸稱之克正色曰克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傍人皆爲之不安克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  
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克卽王導妻之姊

子克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  
詣導導以塵尾指牀呼克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  
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爲大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  
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  
駕在石頭克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克亦得還賊  
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建威  
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  
謝奉魏顓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  
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於  
帝曰何克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

晉書纂卷三九

何克

五

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克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  
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  
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叅錄尚書  
事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  
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  
說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克建議曰父子  
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  
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  
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  
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克侍坐

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克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觀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比伐。庾冰出鎮江州。克入朝。言於帝曰。臣冰。勇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克入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克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克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

晉書纂卷三十九 何克

六

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克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克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克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耻懼不淺。克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

西爰之果不敢爭。克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邁終古。克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郊情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克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郊誦於道。二何佞於佛。克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

晉書纂卷三十九 何克

七

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

褚裒

褚裒。字林。曰。裒。捷飛之疾。也。山立反。又所甲反。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

也。父頗少知名。早卒。裒以才藝。積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裒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緩眾。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裒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避難也。今

其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為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羸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為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項之選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眾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羸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為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為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項之組舉

晉書纂卷三九 褚羸

八

之羸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羸收集散亡甚有惠政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

蔡謨節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為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賚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

晉書纂卷三九 蔡謨

九

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為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為丞相擢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荀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眾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

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為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為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為掾。轉參軍。後為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為吳國內史。謨既至。晉書纂卷三十九 蔡謨 十

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獨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悉讓領祠部。王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秘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為征北將軍。晉書纂卷三十九 蔡謨 十一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察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瑛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甲屈於上

晉書蔡卷三九

蔡謨

十一

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軌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以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空謚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註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旣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請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大守少子系有才學位至撫軍長史

晉書蔡卷三九

蔡謨

十三

諸葛恢節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為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卽丘長。轉臨沂令。為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

晉書纂卷三十九

諸葛恢

十四

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穎川荀閻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為鎮東參軍。與下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賡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經國之才。愍帝卽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為尚書

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

晉書纂卷三十九

諸葛恢

十五

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為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為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贈之禮一依太尉。與平伯故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翹嗣位。至散騎常侍。

殷浩節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美字洪喬。為豫章太



守部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  
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  
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表  
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  
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  
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  
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  
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  
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  
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

晉書卷三十九 殷浩

十六

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  
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  
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  
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  
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  
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  
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  
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  
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  
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

云談道實長率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  
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  
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  
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  
庾水兄弟及何克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  
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  
疏陳讓并致賤於簡文具自申叙簡文答之曰屬當  
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  
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  
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

晉書卷三十九 殷浩

十七

振晉綱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  
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  
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  
也浩頰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  
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  
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溫為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  
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侯浩服闋徵為尚書僕  
射不拜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叅綜朝權賴川  
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為義興吳郡以為羽翼王羲之  
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

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為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遠兖州刺史蔡裔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美為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以為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眾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符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符健已死請進屯洛陽備復圍陵使襄為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大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為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竟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周旋我字自勝周旋我字自勝

晉書卷三十九

殷浩

六

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洸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子，武陵王晞誣洸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勲積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旌旣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剪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河洛，脩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為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已復

晉書卷三十九

殷浩

十九

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塋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達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全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眾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為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晉書卷三十九

顧悅之

三十一

孔愉

從弟群全

從子坦節

嚴節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率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言。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亮反，愉募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領服守

晉書卷三十九

孔愉

五

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遷左僕射後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頃之出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

晉書纂卷三九

孔安國

三

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脩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賄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閻汪安國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

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坦字君平祖中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極鯨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污宮瀦宅莫大

晉書纂卷三九

孔坦

三

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時典閣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亮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嚴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馬司徒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亟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渚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

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為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晉書纂卷三十九。孔坦。五

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率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霧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踣踏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相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為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况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幸關右之眾。輔河南之卒。申威。為國前驅。雖寶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

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齧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尊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晉書纂卷三十九孔坦

王

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棣棣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才，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湏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耻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王

荒人謀立功於閭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異，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蔣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漢天下也，浩深納之。及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詡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以為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嚴多所匡。晉書纂卷三十九 孔群 天

答曰：群非孔子，厄同。臣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藥事，其醞酒如此。卒於官。嗣子沉。

張茂 全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為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幸出補吳興內史。沈克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益為周札將軍，克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晉書纂卷三十九 張茂 三五

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食，全聚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群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賔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眾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

陶回 全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為參

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  
蘇峻之後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  
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  
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  
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  
為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  
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  
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  
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  
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  
晉書纂卷三九 陶回  
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  
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  
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  
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  
倉及剖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  
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賑恤二郡賴之在  
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  
回性雅正不憚疆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為導  
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  
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

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王當視  
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  
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  
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

晉書纂卷三九 陶回

三十一

晉書纂卷三十九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謝尚全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類同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幸穎秀。辨悟絕倫。脫畧細行。不爲晉書纂卷四十謝尚

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讓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鶴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幸請如此。轉西晉屬時。有遭亂。與父母爭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專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

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垂絕之痛。補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惻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華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四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符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卽尚之

晉書纂卷四十謝尚

二

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再閱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人鄴登三臺助戍誦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符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

晉書纂卷四十一 謝尚

三

中賜軺車鼓吹成石頭永和初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温比平洛陽上疏請尚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

謝安

子瑛節 瑛子混全 安兄奕全  
奕子玄節 安弟萬全 萬弟石節  
石兄子朗全 弟子逸節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澗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

晉書纂卷四十一 謝安

四

重安雖處衙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幘

晉書纂卷四十一 謝安

五

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噤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巨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從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後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

晉書纂卷四十一 謝安

六

督揚豫徐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符  
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  
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建昌縣公堅後幸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  
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  
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  
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  
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  
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  
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

晉書纂卷四十

謝安

七

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云  
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屣  
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  
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荆司豫  
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  
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  
許是時桓冲旣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  
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  
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  
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

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  
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  
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  
冠放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管墅樓館林竹甚盛每  
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  
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旣不可獨任又  
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  
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  
頗有相肩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  
之帝出祖于西池獻鴈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

晉書纂卷四十

謝安

八

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  
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  
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  
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  
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  
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  
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常懼  
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  
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

諭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  
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  
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  
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又以平符堅勲更封  
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  
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  
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  
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  
或手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  
晉書纂卷四十謝安

九

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項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  
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太元末爲護軍將軍  
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  
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  
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  
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郡還郡進討吳興賊丘  
厓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  
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都軍事  
本官並如故琰旣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  
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  
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  
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歸海何能復  
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  
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去山  
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旣而上黨  
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  
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  
旣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  
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  
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

十

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淑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婚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

晉書卷四十一

十一

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真近禁。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寤。每得一純。以為珍膳。項上一饒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饒。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絃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混字無奔。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奔以。請

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奔膝邊。諫止之。奔為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奔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奔遂携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奔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交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

晉書卷四十一

十一

官至太常。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于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郊相監。比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

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交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與逵同。徒困反。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大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

晉書纂卷四十

謝玄

十一

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逵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淝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入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僞將梁他。王顯。梁梯。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度。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

晉書纂卷四十

謝玄

十一

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奔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護。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旣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潁。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攻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取。晉書纂卷四十一 謝玄 五

都督徐亮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春遠代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旣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旣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晉書卷四十一 謝玄 六



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遂字安丘處士。遂之弟並。號果多權畧。連屬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兒不改其樂。遂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銜。驥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買詛楚老。其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遂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象。遂客于征虜亭。與象爭言。象

晉書纂卷四十一

謝萬

十七

推萬落林。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象曰。卿幾壞我面。象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樞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

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比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比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復俱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

晉書纂卷四十一

謝萬

十八

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

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幸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黠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玄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符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

晉書纂卷四十一

謝朏

十九

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學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旣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歛無厭。取議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

邈字茂度。父徽。永嘉太守。邈性剛。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鵠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部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燕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劾彰分闢。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旣補。雅樂缺。

晉書纂卷四十一

謝靈運

二十

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彛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邈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冥衍而清群冠。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回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

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亦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筭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節于微之 微之子慎之 微之弟獻之俱全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頗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

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羨。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衆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

晉書纂卷四十一 王羲之

王

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又與會稽王賤陳。浩不宜北伐。並論時事。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踊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群才而更不

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飲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克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序不錄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

晉書纂卷四十一 王羲之

王

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

日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駕行也。曾  
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此。  
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邛情及其暮年方  
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  
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覆。遂乃亡失。常歎妙迹  
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  
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  
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  
述。止一甲。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  
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

晉書卷四十一 王羲之

五

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  
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  
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  
顯授。羲之耻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  
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  
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  
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王者疲於簡對。羲之  
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  
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  
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

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遺推  
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  
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  
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  
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  
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  
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  
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備服食。採  
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  
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

晉書卷四十一 王羲之

三六

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  
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樂歡之趣。朝  
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  
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  
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  
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  
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  
狎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  
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遠天不祥。頃東游還。俯植桑  
果。今盛敷榮。幸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

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德無殊。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權譏。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為豫州都督。又遺萬言。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晉書纂卷四十一 王徽之 天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

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權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拈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友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繫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微其行。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大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

晉書纂卷四十一 王楨之 天

曰下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閉居終日。容  
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  
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  
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  
徽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  
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  
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  
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  
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  
之徐曰。偷兒青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工  
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  
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義  
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  
畫作烏駁犂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  
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圍先不相識。  
乘平有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  
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  
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僉耳。使驅出門。獻之  
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賢

晉書纂卷四十八 王獻之

三九

衛將軍復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  
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  
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常仲將懸橙書之。  
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遂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  
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  
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  
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  
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  
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  
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

晉書纂卷四十八 王獻之

三九

冠遐棟。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  
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勳既融。投轂高讓。且服事先帝。  
眷隆布衣。陛下踐祚。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  
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縉纒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  
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  
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  
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却家離婚。獻  
之前妻。却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  
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  
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義之草隸。江左

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康，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全 謝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旡懸壺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

晉書纂卷四十一

詩邁

三

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取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達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

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木代去朴歸華，舒賤黠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隙，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取。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

晉書纂卷四十一

制

三

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蕪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若縈春蚓，字如縮秋蛇。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纂卷四十終

晉書纂卷四十一制

三



晉書纂卷第四十一

列傳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廣陵

蘇恭撰道長  
張嘉謨撰

王遜節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任郡察孝廉為吏部令書  
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  
清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  
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  
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請京師求刺史不見省  
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詎辰不垂懸救  
晉書纂卷四十一王遜  
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  
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  
刺史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  
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  
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  
賜爵褒中縣公遜在州十四年以姚崇不窮追李驥  
怒鞭之髮上衝冠冠裂交中卒謚壯  
劉胤節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  
容善自任遇結交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  
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携母欲避地遼東

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  
冀州刺史邵續續徒眾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  
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  
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  
將登之功於一賁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  
紹非不強也高祖竊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  
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况夷戎醜  
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  
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討將安出胤曰琅  
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

晉書纂卷四一 劉胤

今為將軍討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  
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  
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  
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參軍  
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  
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季龍所制  
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  
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為  
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  
出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

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  
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  
騎常侍蘇峻作亂温嶠率衆而下嶠胤等守淝口事  
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  
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  
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  
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却鑿咸云胤非方伯才朝  
廷不從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  
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  
為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

晉書纂卷四一 桓宣

至黃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節 桓伊全  
桓宣譙國鉅人也祖詡義王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  
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塢王張平自稱豫州  
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  
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參軍使就平雅平  
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  
軍即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  
軍項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  
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廄見大鏡欲鑄作

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祭何  
打破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  
又阻兵固守歲餘逃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逃以力  
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逃逃謂宣曰卿先  
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  
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  
祖述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又輕薄非豫  
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勲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  
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  
其比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

晉書纂卷四一

桓宣

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逃少日雅便自詣逃逃遣雅還  
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  
守逃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卽斬異已者遂出降  
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逃未至而  
賊退逃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  
棄譙城也宣以賤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  
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  
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  
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  
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

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  
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  
欲襲淝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  
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爲參軍賊  
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  
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西陽  
太守鄒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  
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  
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  
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

晉書纂卷四一

桓宣

宣爲西陽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  
石勒荆湘刺史郭敬茂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  
斌與宣俱攻樊城斌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  
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  
曲立義成郡宣權檢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  
或載餼末於輜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  
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  
爲次於祖述陶訪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又在襄  
陽綏撫僑寓甚有稱績度襄陽令宣進伐石  
季龍將李燕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

將軍使移戌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熒衆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符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頭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

晉書卷四十一 桓伊

六

賊別將王鑿張蚝等以功封宜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符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備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晉書卷四十一 桓伊

七

一言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誦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譙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幸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慮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免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恤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進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

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鐵夫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備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輪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畧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節

晉書纂卷四一 朱伺

八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瀉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眾討之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綬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瀕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為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幸伺及諸軍

進討彼之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非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成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為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瀆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眾疑阻復散還橫乘口欲入杜魯時朱軌趙誘李桓率眾將擊之樊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誅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前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魯請討第五狗

晉書纂卷四一 朱伺

九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瀉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眾討之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綬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瀕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為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幸伺及諸軍

於襄陽何謂厲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眞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虞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鋌。摘

晉書蔡卷四一 朱伺

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荅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才汝。乃還。既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既山下。軍士歎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既山。

毛寶 孫珠全

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

爲温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大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饑。嶠嘉其勳。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溢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

晉書蔡卷四一 毛寶

卽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颺石頭。陶侃温嶠未能破賊。侃欲幸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毀。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

健公可試與實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實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實督護實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死城降侃使實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實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實曰君是毛廬江邪實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關實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關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愨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

晉書纂卷四一 毛寶

十一

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鎗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璩字叔連穆之子也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襲寶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為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為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為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淮淝之役符堅逃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

晉書纂卷四一 毛璩

十三

自樞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鄂者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璩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賈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賈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請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也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

晉書纂卷四一 毛璩

十四

大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巨翼之勳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設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讀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畧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衆軍誰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西蜀人不樂東征縱囚人

情恩歸於五城水口反還嚴浩害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畧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樊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垂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遼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實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

晉書纂卷四一 劉遐

十五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爲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嚙追含



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舍勳絕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遐妻駢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眾之中及田防等欲為亂遐妾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

鄧遐

遐字應遠陳郡人平南將軍宜城縣伯鄧嶽之孫勇力絕人氣蓋當時

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為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

晉書卷四一

六

將軍數郡太守號為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後溫既懷耻忿且忌憚遐之力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

朱序

朱序字大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

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眾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焚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

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

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狗之以

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賫夏揆家堅疑揆叔之序乃詣苻驍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

符堅南侵謝石率眾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符融以

晉書卷四一

七

朱序

三十萬眾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眾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

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眾遂大奔序乃

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

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

又使其子釗寇陳穎序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其後慕容永率眾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

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未歸上黨時楊楷聚眾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誦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劍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靈戍石門序仍使子畧督護洛城趙蕃為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陳壽全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險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

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頴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全

晉書卷四十一 王長文 二十  
王長文字德獻。廣漢郡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徵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賑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

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也。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者白旃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全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秘。為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詵。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夫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

晉書卷四十一 虞溥

二十

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務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聚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冠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

始泚學庭講脩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備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刻

音書纂卷四一

虞溥

三

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合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遺務探賸究奇使楊班誦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迷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

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註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第敏必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

音書纂卷四一

司馬彪

三

秘書郎轉丞註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闕雖旣亂則師摯脩之前哲豈好煩哉益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祀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

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節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詰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無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

虞預節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聳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

晉書纂卷四一 虞預

三五

考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叅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叅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早詔求謙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燹之氣率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

抽引苟其可用。譬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嚴  
純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  
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  
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  
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  
化不洽。而雍熙有關者也。轉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  
著作郎。從平王舍。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  
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衆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  
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  
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情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  
晉書纂卷四一 虞預 三

孫盛全 子放節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  
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  
學。善言名理。于時放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  
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  
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  
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越

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  
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  
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譏  
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  
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  
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  
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  
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  
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  
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

晉書纂卷四一 孫盛 三

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  
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  
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  
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惟鳥。溫  
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  
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  
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  
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  
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  
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

子遠拜謝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執  
憲雖于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  
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  
本寄於慕容雋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  
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  
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  
堪逼以爲詔議衆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  
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  
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  
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羨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  
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羨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  
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旣而語人曰我故  
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干寶全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  
登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  
平杜弼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  
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矣不必書著爲令典垂

晉書纂卷四一 孫放

五

晉書纂卷四一 干寶

五

之無窮宣皇帝廟定四海武帝受禪於魏至德大  
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  
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  
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厥  
幸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  
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  
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  
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  
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  
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  
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  
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  
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  
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  
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  
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  
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  
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寶旣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  
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目之所親

聞觀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

晉書纂卷四一 干寶

三

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畧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註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按河南道志。辨疑曰。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系出秦陽。穎川宋有干。幹蓋其先也。今晉書干寶。于干遂讀作虞。字韻。于幹于之干。升諸書引。寶神記。于干遂讀作虞。字韻。于幹于之干。畫之差。相承已久。張誤所以。歎其無端也。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干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干也。問何以知之。吏取寶以呈于干。干寶非干。干寶讀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耳。干寶所著。又寶子十卷。又宛委餘編。曰。余家所藏宋版。俱作干。無有稱干者。胡承之以為字畫相沿之訛。

而取于子書為證。按春秋有干。幹後漢有干。古寶。豈其後耶。然漢亦自有干。定國馬知寶之不為其。後也。陸法言廣韻。引干。幹而不及寶。何法盛。寶。書稱寶。撰書紀及搜神記。而不及干。子。恐其可據。又按一。寶。及河南汝寧。汝寧人物志。皆從干。今如正之。而在舟州。先生說。

鄧粲節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註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全

晉書纂卷四一 謝沉

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克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為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克庾水。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



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節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温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脩短答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二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

晉書卷四十一 習鑿齒

三

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温肯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榮陽太守温第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口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懼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比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比臨樊墟存節老之高南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騎躡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墮筵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環環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

晉書卷四十一 習鑿齒

三

之不達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覲觀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寒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

晉書纂卷四一 徐廣

三五

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與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達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

徐廣 節論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兖州辟從

事譙王恬為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平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為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

晉書纂卷四一 論

三五

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官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士固不同時乃更歎歎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於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成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齒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

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  
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植箕裘  
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清蕪泮良不足觀叔寧  
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  
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  
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  
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  
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  
不取而彥威跡淪冠壤遂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  
晉書纂卷四十一 贊  
流連於舊朝行不遺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摘辭綜理王惠  
稚才虞慙惇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鈞異聞  
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晉書纂卷第四十一終

晉書纂卷第四十二 列傳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  
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  
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  
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趨卿  
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  
顛遇之和方擇虱夷然不動顛旣過顧指和心曰此  
晉書纂卷四十二 顧和  
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  
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嘗請導導小  
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  
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  
導覺之謂和曰卿璋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  
羨實爲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旣而導遣八部從事  
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  
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  
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  
稱善累遷司徒掾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

戴抗賊汗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傳玩郎劉備  
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  
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  
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琥成帝  
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  
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  
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  
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  
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  
必書將執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

晉書纂卷四二 顧和

二

部尚書類徒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  
將祀南比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  
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喻特聽暮出  
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  
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  
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為尚書令  
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絕謂所親曰  
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  
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  
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

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  
以怛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藉  
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  
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  
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和居任多所  
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末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  
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

表瑗

子裔節 喬孫山松 從祖準

裴孫

裴孫 裴瑗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

裴瑗 裴瑗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

三

父並早卒瑗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關驛拜  
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陽令中興建拜奉  
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段為石勒所焚妃  
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瑗與博士傅純議以為  
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  
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為  
諮議參軍俄為臨川太守敦平為鎮南將軍下敦軍  
司尋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  
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後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  
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廢

遲環上疏曰。疇昔皇運陵替。夜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決決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環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晉書纂卷四二 表喬 四

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大姓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懼。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

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畧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脩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

晉書纂卷四二 表喬 五

戰擒之。必矣。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齋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旣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憐。

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執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于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

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為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

晉書纂卷四二 袁山松表疏 六 瀆城城陷被害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傲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温少

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為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求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

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未使歸順峻平封種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江迥 節 從弟灌子續全

江迥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藜譙郡太守祖允燕湖令父濟安東參軍迥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梯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

晉書纂卷四二 江迥 七 事剪茅結宇耽既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

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何亮復引為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迥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為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脩復洛陽經營甚梗迥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迥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迥擊之迥進兵至襄營

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墜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温奏廢浩佐吏。迨遂免。項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脩後池。起閣道。迨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陛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脩泮水之

晉書纂卷四二

江道

八

內。登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皆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疑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魏魏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縉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迨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迨諫。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迨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

晉書纂卷四二

江道

九

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  
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  
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射親之禮準之舊典有垂  
常式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  
幸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  
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備其失不小帝不納迺  
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察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  
築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  
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  
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

晉書纂卷四二 江道

十

之飢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  
沴陛下今以畧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  
胥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備大祀以禮神  
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  
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畧而無所祭之名  
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  
之奠儀法所用闕畧非一若幸文而行則舉義皆闕  
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  
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  
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

此帝猶勅撰定道又陳古義帝乃止迺在職多所匡  
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  
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續字仲元有志氣除秘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  
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  
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  
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續與南蠻  
校尉殷顛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續終不爲  
之屈顛慮續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續曰大丈夫  
何至以死相脇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

晉書纂卷四二 江續

十一

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  
聞而徵續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  
顯專政夜開六門續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  
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  
顯聞而謂衆曰江續車胤聞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  
而續卒朝野悼之

車胤 節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  
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  
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



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勁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坐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為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搗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

晉書纂卷四二 車胤

十一

殷顛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顛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為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顛欲同舉顛不平之曰夫入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顛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顛言為非顛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顛曰兄病殊為可憂顛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顛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顛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晉書纂卷四二 殷顛

十三

王稚全 論

王稚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稚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

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令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  
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  
繁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  
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  
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  
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  
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  
雅拜少傅迴請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耻然  
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  
遂起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繳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

晉書卷四十二 王雅

十四

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  
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  
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  
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  
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  
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  
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者稱亦無弘量且幹器  
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  
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  
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

改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  
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舍卒不獲顧命雅素  
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携離但慎默  
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  
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

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  
於清虛骨體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  
違顯命山甫獻誠謹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  
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  
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  
常之舉殷凱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  
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  
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晉書卷四十二 論

十五

王恭全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舉。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尊。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

晉書纂卷四二 王恭

六

節鎮京口。初都督以比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彞之徒。不受鎮比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趨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肥。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王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棟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為安。比將軍不拜。乃誅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効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為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讐敵。與其從弟緒同黨。

晉書纂卷四二 王恭

七

凶狡共相肩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  
三身殉國是以諍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  
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表至內  
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  
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  
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廙  
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廙解軍去職  
廙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  
許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  
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

晉書纂卷四二 王恭

十八

史剗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  
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  
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  
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剗期同  
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  
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筈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  
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  
不赴盟今無運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  
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  
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廙書是深伏將軍也

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剗庾楷四郡以配王  
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  
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  
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曰謂牢之曰事剗即  
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  
便說牢之咱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  
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  
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以不  
騎乘解生齋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畚軍也以  
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

晉書纂卷四二 王恭

十九

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救之以送京師道  
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  
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卽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  
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  
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  
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  
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  
調役百姓備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  
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  
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

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  
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  
筆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  
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  
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  
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  
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畧斬湖浦尉及  
錢強等

殷仲堪節

晉書纂卷四二 殷仲堪

子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  
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  
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  
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  
請爲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  
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  
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  
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  
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畧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  
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

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感之  
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  
與功業俱隆寔所期於明德也玄深然之領晉陵太  
守居郡禁產子不舉父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仁叛者  
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  
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  
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  
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  
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  
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

晉書纂卷四二 殷仲堪

主

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  
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  
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陵  
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  
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愧恨其息狎如此仲堪  
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旣受腹心之任居上  
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  
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  
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清忽起爲岸其父有人通  
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

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幸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寔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與師，遣龍

晉書纂卷四二 殷仲堪

三

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三萬相繼而下。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克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備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

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脩爲荊州。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旣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迴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卽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儻，遣從弟適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荷宏擊之，適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旣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

晉書纂卷四二 殷仲堪

三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敝冠崇茲新履牛

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

書初從謝玄破苻堅以功賜爵武崗縣男追慕容重

至五橋澤中牢之討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為府司馬尋皆

恭歸朝廷恭死遂代恭位及破苻堅威名轉振元興

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為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

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語牢之牢之深懷疑貳

玄遣何穆來說遂與玄交通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為

征東將軍會稽太守尋欲據江北以距玄參軍劉襲

日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將軍往年反王亮州近日

司馬即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意也語

畢起出作吏多散走乃自縊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

死玄令斮棺斬首暴尸于市

勤王心爭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

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佗期無狀揚佗期蜀陰人漢太

尉震之後沈勇果勁少仕軍府咸康中領眾屯城固

擊走符堅將潘猛降其眾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成

洛陽累戰皆捷進號龍驤將軍殷仲雅志多隙佳兵

不和是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劉毅節 兄邁全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領左

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產業仕為州從事

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

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脩於

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

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

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之澹

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麤弱登山多張旗幟

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

莫敢出關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

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

毅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

遁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

等追及玄戰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

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稚等叢陷尋陽毅遣

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眾

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為振所

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

晉書纂卷四二論

二五

晉書纂卷四二劉毅

三五

度無忌以督攝為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其  
琅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  
唯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  
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  
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眾合萬  
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眾軍進討未至夏口遇  
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  
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  
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  
走毅進平巴陵以毅為使持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  
晉書毅卷四二 劉毅 二十六

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以丘復功封南平郡  
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雅  
友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盡盤龍於  
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  
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循及  
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  
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俄進毅  
為都督荆寧秦雍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  
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  
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  
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  
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劉裕以毅  
貳于已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狠凶戾履霜日  
久中間覆敗宜即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  
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  
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  
悛志為姦宄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既解督任江州非  
復所統而輒徙兵眾畧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  
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言肆心恣欲



周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遙相影響招聚剽殺繕甲阻  
兵外託省疾寔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尚書左  
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爲亂  
階肩動內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  
混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  
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叅軍朱顯之逢鎮惡以  
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  
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毅怒不發書  
而焚之毅異有外救督士率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闕  
心旣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自北門

晉書纂卷四二

劉毅

于八

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  
於市子姓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  
毅剛猛沉斷而專肆很悞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  
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快快不得志  
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蘭相如隆  
屈於庶類輒絕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  
與之爭中原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  
情去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  
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  
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有東府掾楊補大擲一

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  
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慮  
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  
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  
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  
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  
頓失內權又頗自憊事計故欲擅其威強伺隙圖裕  
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  
至京口毅時甚屯竄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  
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

晉書纂卷四二

劉毅

于九

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  
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  
不荅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  
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遇于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叅軍桓玄之在  
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  
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適時在坐謂玄曰馬稍餘精  
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  
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適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後  
卿我豈能相救適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

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鈞斬祛與邁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衆軍後爲竟臨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衆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益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衆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

晉書卷四二

何無忌

三十

義兵襲京都。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樁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兵精。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挑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諛謀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和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

晉書卷四二

何無忌

三十一

之既而為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

晉書纂卷四二何無忌

三十一

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眾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眾迴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若上流蜂蠆之毒邪魯成鑿宜決破南唐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强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

取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敷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構亂侵囑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罍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雖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剋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

晉書纂卷四二何無忌

三十一

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筭畧攻取為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間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

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

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為州主簿。

嘗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

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

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

桓歆寇歷陽。詠之率眾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

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

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為恥。及居顯位。亦不以

富貴驕人。始為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獎之

晉書纂卷四十二 魏詠之 三十五

誠寔銘王府。敷績之効。垂惠在人。奄致陷喪。惻愴于

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

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

內史

晉書纂卷四十二終

晉書纂卷第四十三

列傳二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張軌

全軌子寔節 寔弟茂節 寔子駿節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

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

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

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

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

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

晉書纂卷四十二 張軌 一

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

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飛也。

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未寧初出為

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

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

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徵九郡。胃子五百

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

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

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

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

漢末金城人楊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未與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

晉書纂卷四三張軌

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未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眾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

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劔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官屯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鳴若寇賊消鴟若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

晉書纂卷四三張軌

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晷欲專威福又遣使請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識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

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城。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寔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折衝檄排閣人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

晉書纂卷四三 張軌

四

為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搖動一方，尋以子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諸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

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法壹，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嵩，遣治中張閔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逝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勳

晉書纂卷四三 張軌

五

獻馬五百匹，氍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魏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鮪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幸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

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琬。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斐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彞。東應斐苞。寔廻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臣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卽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叅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從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

晉書纂卷四三 張軌

六

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叅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大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遷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蘭池長趙襲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回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

晉書纂卷四三 張寔

七

谷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駭。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定。許爰暨舊京。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羗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勲隆西夏。四海具瞻。

晉書纂卷四三 張寔

八

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竭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

重恩。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閔。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飛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及璞次南安。諸羗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

晉書纂卷四三 張寔

九

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對曰。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閔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末嘉中。長安謹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羗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耻。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耽落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卽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



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闡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晉書纂卷四三 張茂

十

茂字成遜，虜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二年徵為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大都督、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闡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纂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域。末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眾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

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率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遺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晉書纂卷四三 張駿

十一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文，父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驥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讒群寮于閔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湏亡殷之期，曹公緩衣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耻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騰、于劉驥驥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

能保之乎。騰曰：不能。雁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蔡立之會，驕而矜，誣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姬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適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汜偉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鷁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群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群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群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駿納之。

晉書纂卷四三 張駿

十三

遂立子重華為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揚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請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于東嶼，蜀人橋贇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湏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

晉書纂卷四三 張駿

十三

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  
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  
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  
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  
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  
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  
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  
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  
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遂至龍鶴募兵通  
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有計畧於是厲操改節  
晉書卷四十三張駿  
十四  
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謀號曰積賢  
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  
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  
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  
遐觀以處之焉着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  
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  
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  
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駿境內  
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  
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

解扁益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  
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回人之儀以要三倍反表傷  
皮未足論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  
安旣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  
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  
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  
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  
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  
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  
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  
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  
晉書卷四十三張駿  
十五  
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  
使命不絕後駿遣衆軍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  
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  
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  
衰宗輝渥卽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  
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街感屏營伏惟  
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  
有忝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  
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

死人懷反至。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鈇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節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群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獨首領。哀歎窮虛。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晉書卷四十三

張翼

十六

况以荆揚標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彪。率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彪等為縣令。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重華字恭臨。駿之第三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

氏為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疆。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

晉書卷四十三

張翼

十七

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畧。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

艾為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為酒泉太守季勳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成都尉宋距宋距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俄而麻秋進攻抱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眾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眾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眾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

晉書纂卷四三 張重華

十八

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為大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抱罕有眾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畧地晉興廣武越洪池頽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為不可別

晉書纂卷四三 張重華

十九

諫重率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知改也。詔遣侍衛史命歸拜重。率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為符雉所破。奔重。重率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符健。健遣符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率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觀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屑懷。長

晉書纂卷四三

張天錫

下

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削川悠遠。大晉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豈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遣使進重。率為涼州牧。卒時年三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人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觀死。弟也。六歲為趙長。張。四在位九年。私謚曰昭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奏

奏章請命。并送御史命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艱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祭。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庶衆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時符堅強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苻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

晉書纂卷四三

張天錫

下

剋六年夏。晉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彞嘲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符堅遣其將苻萇。毛當。梁。姚。長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劭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畧也。衆以劭為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典相彭知正。西

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為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湏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仇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軌為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符堅先為天錫起宅至以為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為符融征南司馬

晉書慕容卷四三張天錫

三

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青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嚴前勞疆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鴨鴉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

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羌使府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叙世逐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禱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規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萃資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澤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珠寶振曜遐荒良由

晉書慕容卷四三論

三

杖順之效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祚字重華異母兄也欲擢靈自立淫暴不道先蒸重華母馬氏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閭內腰交及駿重華未嫁于女無不暴亂國人相曰咸賦麟矣之詩永和十年德稱帝位改建興二十四年為和元平而凶虐愈甚即中丁琪諫祚大怒斬之于闕下宗人張瓘時鎮抱罕祚惡其疆遣其將易揣張玲率兵襲之瓘將不利矣祚大怒叱鸞曰鸞言且衆斬之以狗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尋為瓘弟純暇微弱及于嵩所殺梟其首九築立三年而亡純暇微弱竟亡其眾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巡慶矣

武昭王諱暲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奔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騰以昆切藝術傳摩西平人少明式易仕郡主簿符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以何祥騰晉書纂卷四三 涼武昭王 千四

曰為四夷之事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一當及國一宛此城故晉而郡善及前部王朝于堅西歸郡善王虎

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騰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

業業以玄盛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

晉書纂卷四三 涼武昭王 千五

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暗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閣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為大都



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命曰涼景公。父昶。涼簡公。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寔。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皇。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

晉書纂卷四三 涼武昭王

二十

被毘裔遐邇。欽藩世備職貢。晉德之遠。揚繁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杳。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群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恭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余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之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

晉書纂卷四三 涼武昭王

二十七

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  
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  
通實如唇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  
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碎以稽大務輒順群義  
亡身卽事轉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  
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  
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  
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  
越慷慨玄盛謂群寮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  
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  
晉書纂卷四三 京武昭王 一八

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  
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  
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  
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誠所益也汝等其戒之  
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  
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  
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  
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  
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  
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  
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  
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  
謙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  
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  
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  
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  
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  
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冠讐  
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  
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

達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襄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儁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使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畧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畧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願從群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肇董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布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幸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在再三年。撫劔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玄盛既遷酒泉。乃致勸稼穡。群僚以年穀頗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

晉書纂卷四三

涼武昭王

三十一

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群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繼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群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誠以勗諸子曰。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賢畧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以綿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群雄所奉。遂啓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儁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辭不錄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土。專驕自在。軍國之宜。

晉書纂卷四三

涼武昭王

三十一

委之於卿無使籌畧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晉書卷四十三 涼後主

三十一

事。中郎張頭上疏諫。主簿汜稱又上疏諫。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疊來距戰于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害。士業之失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恰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輟。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三十四年。

晉書卷四十三 涼後主

三十一

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  
與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篑創  
元天之基疏洧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  
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  
矣

晉書纂卷四三

論

三十四

晉書纂四十三卷終



晉書纂卷第四十四

列傳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二儀靈稟  
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  
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  
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疊疊忘劬集苞思執  
忝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  
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與嗟灑風樹以隕心頽寒泉  
晉書纂卷四四李蜜  
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  
在醜無爭協脩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  
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祭董烝烝弘七  
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  
之慶陽雍標蔣玉之祉烏駟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  
白毳擾功父之廬然則因被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  
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預荆  
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  
果同余盡懼愉之致緬窺細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  
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六白之災遍及而君子之道

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企。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群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約。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傳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然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

晉書纂卷四十四 李密

二

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陳情。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詔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溫令。而惰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曰。

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効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令賦詩。未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

盛彥全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荅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

晉書纂卷四十四 盛彥

三

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躑躅炙餉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全

夏方字文正。會稽未興人也。家遭喪。癯。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於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

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哀全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朕邪遂引出斬之哀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陰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

晉書卷四十四夏方

四

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達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晉書卷四十四王哀

五

許攷節

許攷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攷聞問盡哀負柴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

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其羸。憊苦求來助。汝晝則不遊。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汝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巨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汝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汝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汝前自撲而死。汝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汝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庶不起巾。晉書纂卷四四。許夜。

庚衮 全

庚衮字叔衮。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羸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

六

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奉。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糲。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衮乃

七

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撻。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隣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稱曰。德之不備。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荻為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



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賢翁及翁卒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哀父誠哀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隣人褚德逸者善視其親老而不倦哀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哀獨不拜準弟微曰子不拜吾親何哀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微歎曰古有亮

晉書纂卷四四 庾亮

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就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穎川太守召爲功曹哀服造役之衣杖錘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哀遂巡辭退請徒行人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旣而哀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哀乃率其同族及庶姓

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哀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郡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哀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避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

晉書纂卷四四 庾亮

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幸之分數旣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哀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哀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哀乃相與登于大

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獲，命子柚與之下山。中途目眩，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達迹，固窮安陋，水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哀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柚、茂、澤、楮。在澤生，故名澤。曰楮生，故曰楮。茂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孫畧節

孫畧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畧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畧常布衣蔬食。躬親壅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畧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畧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

晉書卷四十四 孫畧

十

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畧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憊慢之，而畧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會稽虞喜隱居海嶠，有高世之風，畧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畧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畧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畧未及大歛，有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樞樞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惟而追焉，直去。

顏含全

顏含字弘都，琅邪華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頭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

晉書卷四十四 孫畧

十一

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悼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晉書纂卷四四顏含

士二

何先荅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欽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各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備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群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

士三

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移棺紼。醫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切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

晉書纂卷四十四

劉殷

十四

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入。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窮冠博通經史。符核群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檢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

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汝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真感。燕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達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

晉書纂卷四十四

劉殷

十五

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風重殷名。以特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

以堯舜為君。稷契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測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靡。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率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岡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脩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

晉書纂卷四四 王延

十六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一句。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貧供養不起。父母

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斬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大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 全

晉書纂卷四四 王談

十七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錘。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錘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廡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朱虞 節

朱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帝

時為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為司馬冲知顥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蒸藿其妙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蒸藿雜米足以勝哀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京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屬李龍死中國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

晉書卷四十四

虞虞

十八

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嘗請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全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耳鮮不瞻乃爲郡主簿察孝庶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

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乳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管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幸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

晉書卷四十四

何琦

十九

尉桓温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温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爲事者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年八十二卒

吳達全論贊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蒿蓆裹而埋之達夫妻既

存家極貧。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埽。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載冒賞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驚雷。以危其慮。未言董察。異時均美。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駟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畧之匪懈。王談之復讐。神人惜其下。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群子。並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淵柏。對槐巢鷹。容彥夏庾。風標至性。文度弘都。勤備

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誦詠。鳩駟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摘左言。

晉書纂卷第四十四終

贊

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  
 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  
 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  
 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探勁  
 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  
 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  
 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薦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  
 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  
 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  
 無之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  
 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  
 君辛吉耻臣於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  
 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  
 屬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  
 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卽叙其行事以  
 為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節

從子含全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  
 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  
 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為  
 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  
 發詔徵之起家為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  
 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  
 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  
 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  
 晉書纂卷四十五 嵇紹  
 人許以遠致紹以為必不成器晞後為司州主簿以  
 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  
 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為都督性雖驕  
 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  
 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  
 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  
 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七陽子遷  
 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  
 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  
 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



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職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於元首百司後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旣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請冏諮事遇冏謙會召董艾葛夔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

晉書纂卷四十五 嵇紹

三

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權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署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爲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官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榮陽舊宅尋徵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於衆曰今日西

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請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請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

晉書纂卷四十五 嵇紹

四

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榮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卽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

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跡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  
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為奉朝請翰以無兄弟  
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  
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宜貞潔之風義  
著于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  
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  
復以翰孫曠為弋陽侯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  
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  
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椽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

晉書卷四十五 稽含

五

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王館宇甚盛圖莊周於  
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  
其序曰帝婿王弘遠準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  
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楠之室載退  
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  
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  
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  
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  
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  
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

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  
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宛寄  
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  
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罔辟為征西衆軍襲爵武  
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為驃騎記室督尚書郎懷帝為  
撫軍將軍以含為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  
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  
道阻閔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為征南將軍屯許昌復  
以含為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為劉  
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  
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  
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  
王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  
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  
馬郭勳有隙勳疑含將為已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  
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晉書卷四十五 稽含

六

王豹節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冏為  
大司馬以豹為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  
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

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百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允龍有悔，退則疾藜生庭，莫此未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下

晉書纂卷四五 王豹

七

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專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書入，無報。豹重賤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月，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畧，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

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喻，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比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徵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於罔案上見豹賤，謂罔曰：小子離間

晉書纂卷四五 王豹

八

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乃奏豹曰：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寬之，俄而罔敗。

劉沉全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稱。齊王罔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

史許維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為軍  
司道席蓬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  
沉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  
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眾長沙王

又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  
敗王湖祖遜言於又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  
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顥顥窘急必召張  
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  
七郡之眾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  
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為先登襲

晉書卷四十五 劉沉

九

長安顥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軍聲援聞沉兵  
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變率步騎萬餘人逆沉於好  
時接戰變眾敗顥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  
渭而壘顥每遣兵出闔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  
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顥帳下沉軍來  
遲顥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眾救  
顥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顥  
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  
率餘卒屯於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備夜至沉軍大驚  
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沉謂顥曰

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  
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飴  
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顥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  
顥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  
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關  
東立秦王為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為  
安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  
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綿等攻鼎走之會

晉書卷四十五 麴允

十

雍州刺史賈疋為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  
以允為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  
雍州如故時劉曜復攻北地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次  
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次  
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  
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  
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群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  
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  
眾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  
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

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思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大半父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魏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

賈渾全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

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

十一

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全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戲欬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債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

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請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鴟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耶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

晉書纂卷四十五

十一

穎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比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韋忠全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脩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

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願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開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帝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羗枝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晉書纂卷四五

韋忠

十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

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脩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嘗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榮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殺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

晉書纂卷四五

劉敏元

十四

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  
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全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幸由  
名教叔父級為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  
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  
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  
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眾圖襲武  
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  
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  
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  
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父圍承  
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父所執  
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全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  
主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父所執佐吏奔散雄與  
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父  
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  
害之

韓階全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  
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父所執  
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  
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  
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全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  
求援于外與周該俱為魏父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  
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  
宜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  
戴若思甘卓任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  
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  
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  
大眾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  
之

易雄全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  
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  
交結豪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

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旣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旣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捍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

晉書卷四十五

易雄

十七

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全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叅軍。敦將圍逆。謀害朝賢。以告其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

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爲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印時爲敦叅軍。使叩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晉書卷四十五

樂道融

十八

虞悝全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椽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



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雋。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卽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惺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友。惺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入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鄱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

晉書纂卷四十五

虞惺

十九

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惺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狗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復爲父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全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

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見者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克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

晉書纂卷四十五

沈勁

二十

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寧二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間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

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益州刺史

吉挹全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比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

晉書纂卷四十五

吉挹

十一

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陽軍大灞水挹携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推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

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墮將吏持守用不卽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頴近於賊中得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全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畧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

晉書纂卷四十五

王諒

十一

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諒所諒勸從人不准入閣旣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卽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

竟為佩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全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地以矩為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或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全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全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為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付堅遣眾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

諡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不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全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全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

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詰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詰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

晉書蔡卷四十五 羅公生

五

張棉全論

張棉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棉為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棉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粟酒一甕付棉密令鳩帝棉既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知死也因自飲之而死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儼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其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權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譬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晉書蔡卷四十五 張棉

五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穎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務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淳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締武恭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

晉書纂卷四五

良吏

三七

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字世英扶風郡人也世有名德為西州豪族父為郭汜所害芝繼祿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為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為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眾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慙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為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

晉書纂卷四五

魯芝

三八

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室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爲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素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爲人所重如是恭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賜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全

晉書纂卷四五

三

胡威字伯武一名豹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廢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

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奕嗣

晉書纂卷四五

三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衆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軾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秋

浦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  
又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  
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  
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  
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捷為太守甚有  
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

竇允全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  
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  
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恭始中詔曰當官者能察

晉書纂卷四五

竇允

三

身備已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踐必賞此  
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亶長以脩勤清  
自見稱河者是董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王者許  
復參訪有以避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脩政事  
士庶悅服感歌諫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節

王宏字正采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  
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恭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直  
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  
宜在郡有殊績同隸校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

稱之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

曹攄全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  
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  
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  
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不  
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  
辨寃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久攄行獄愍  
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  
欲覓見家邪眾囚皆涕泣曰若得覓歸死無恨也攄

晉書纂卷四五

曹攄

三

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  
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幸而還並  
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  
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官門夜失行馬羣  
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汝門士眾官咸謂不然攄曰  
官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  
果服以病去官復為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  
思俱為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為賊臣所逼  
莫有能奮吾幸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臣  
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國賊

臣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  
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  
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太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  
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  
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據等幸甚罔不納尋轉中書  
侍郎長沙王又以爲驃騎司馬又敗免官因丁母憂  
惠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據綏懷振  
理旬月尅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據爲征  
南司馬其年流人王迺等聚眾屯冠軍寇掠城邑簡  
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據督護曠曠奸囚人也謫據前

晉書卷四十五

曹據

三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  
厥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  
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  
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  
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  
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  
得復爲孝子其機辯如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

賀京曰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  
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  
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  
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  
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  
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  
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  
子居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  
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畧

晉書卷四十五

范畧

三

范畧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  
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  
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  
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  
徵拜少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  
羌踴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畧傾心化導勸以農桑  
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雅廣  
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  
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  
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



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聽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雅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全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為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又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

晉書卷四十五

丁紹

三五

獲全。模感紹恩。生為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為都督。留紹。轉為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為患。紹捕而誅之。號為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為才足為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兌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全

晉書卷四十五

喬智明

三五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疆。正鍾氏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為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為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為淮南太守。夔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為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叅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倂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倂在營。馳召將殺之。倂至門。門幹乃倂爲郎時幹識倂。倂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倂比舍。重倂名操。因稱倂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叅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倂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倂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倂。倂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倂。而陰遣倂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倂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倂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宓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

晉書卷四十五

鄧倂

三

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倂。倂與刁協周顓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倂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倂。倂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倂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彞虞驥慰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劾倂。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倂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倂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倂船不得進。倂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請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顓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倂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年月言之。於敦倂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倂者。誣倂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倂爲太常。時帝南郊。倂病不能從。車駕過倂。問疾。倂力病出拜。有司奏倂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倂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倂棄子之後。妻

晉書卷四十五

鄧倂

三

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比人遺亂  
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  
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  
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綬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全論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  
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  
立有清操雖日晏歆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  
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  
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  
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  
人咸以為孝感所至嘗食醃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  
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  
每聞隱之哭聲輟殮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  
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  
之遂階清級解褐補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  
為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  
矜而釋之遂為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  
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國子博  
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

晉書纂卷四十五

吳隱之

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秘書  
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  
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弊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  
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  
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  
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  
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木  
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  
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  
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  
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  
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  
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  
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  
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  
而君子之羨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  
過人祿均九族菲已絮素儉愈魚殮夫處可欲之地  
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  
務尚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  
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

晉書纂卷四十五

吳隱之

四

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  
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  
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  
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  
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  
不容妻子。劉裕錫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  
書。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檀席。後遷中領軍。清儉  
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  
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  
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  
晉書纂卷四五 吳隱之 三

史臣曰。魯芝等建旃割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  
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絜已克勤。顏  
遠之申寃。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  
晉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  
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微纒。絕其奔走者  
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  
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宜  
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  
人者歟。  
晉書纂卷四五 論 三

晉書纂卷第四十五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唐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  
聖多能圖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  
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載籍逸而復存  
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  
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疆晉存魯潘魏却秦既抗  
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湯  
晉書纂卷四十六 儒林

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竅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  
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脩禮  
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  
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  
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  
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  
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  
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  
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脩立  
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顛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

登保傳。茂先以博物叅朝政。子貢以好禮居秩宗。雖  
魏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入安。群公草  
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譚。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  
美。一時惠帝續戎朝。昏政弛。彙起官掖。禍成潘翰。惟  
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  
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  
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  
皇聰睿。雅愛流畧。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  
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訖  
于江左。莫不崇飾筆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晉  
晉書纂卷四十六 范平

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美以清高。遂使意  
章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  
胥。連極道消。可為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  
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全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銜侯。避王莽之  
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道該百氏。姚信賀邵之  
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  
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頽微不起。  
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

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節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恭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為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以立為散騎常侍。蜀晉書纂卷四六 文立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

虞喜 全

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為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克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

晉書纂卷四六 虞喜

四

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疆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桃室，征

西豫章穎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傳議不能決時喜  
在會稽朝廷遣祕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  
傳兼覽識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畧註  
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註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  
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全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  
學洽聞温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  
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  
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

晉書纂卷四六

劉兆

五

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謂人  
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  
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  
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  
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  
餘萬言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  
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  
前旣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  
事未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  
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

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  
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旣去兆令人視葬家不  
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昭燿  
育麟

汜毓全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  
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  
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  
晦朔躬埽墳壙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  
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

晉書纂卷四六

汜毓

六

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  
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  
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註撰春秋釋疑肉刑論  
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全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干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  
郡守曾祖奉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  
崩遂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  
貧晝執鋤未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  
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

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肯義  
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  
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  
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管棺柳門生二於家即歛於講  
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  
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  
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討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末  
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菁席  
瓦器而已

杜夷

晉書纂卷四六 徐苗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世以儒學稱為郡著姓夷  
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窶不營產業博覽經籍  
百家之書筭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穎之間十載  
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  
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  
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  
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夷為方正乃上疏曰臣聞  
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  
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  
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

七

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  
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  
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謹良謨弘益  
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  
馥傾心禮接引為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  
自詣夷為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  
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軼于木之間齊  
相曹叅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  
杜君德懋行契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蹟刺  
吏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  
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卹之常以市租  
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  
遣吏周瞻之元帝為丞相敦曰今大義顛替禮典無  
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  
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  
備其以夷為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  
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  
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  
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  
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

杜夷

八



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搢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終遺命于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歛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湏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

董景道 全

晉書卷四十六 董景道

九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畧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徐邈 節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

遂與鄉人臧琨等。幸子弟并間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為自安之計。會帝頗踈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醜媿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

晉書卷四十六 徐邈

十

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醜媿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

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請東府。過衆實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太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

晉書卷四十六 徐邈

十一

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位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所註穀梁傳見重於時。

孔衍全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衍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行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春月以大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

晉書卷四十六 孔衍

十三

范宣全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

太尉鄒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美見。宜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宜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宜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太儻。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宜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

晉書卷四十六 范弘之

十三

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范弘之傳 論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稚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摠

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食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贖京邑。聚歛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

晉書卷四十六 范弘之

十四

統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循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

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温故吏也素為温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為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賤賤不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荅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義節為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如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險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良之徒所以義于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狷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已之小惠欲以幪府之小

晉書纂卷四六

范弘之

十五

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大

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為其吏于時危懼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積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楦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直終以相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今年四十七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樓心陋巷文

晉書纂卷四六

論

十六

博之漱流枕石鏗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銷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叅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在邊隅獲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温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達。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積圖。綠字。存其不業。苑山。瑩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事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綿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泪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驚。揚玉軼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羅雲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締縶。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和。叶其高韻。七子

晉書纂卷四六

文苑

十七

應貞節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

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為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名。貞請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頗歷顯位。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為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為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

成公綏節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飢。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

晉書纂卷四六

成公綏

十八

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致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今道。虛無而玄清。大泰紛以溷滂。今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今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動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

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蚊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群。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時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駉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

晉書纂卷四六 成公綏

十九

軒轅萃布而曲列。攝提晁時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極。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濟而四周懸。圖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址。大桑高干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于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城。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兖滎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畧建邦。

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賜谷。西極秦濛。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鼈足而續。綬鍊玉石而補缺。豈斯

晉書纂卷四六 成公綏

二十

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備二儀之參闕。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曰爲嘯賦。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克等參定律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 節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

公子回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晉書纂卷四六。左思。三。

弟雲書曰。此間有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謚。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罔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 節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土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潁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并

陳其志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辭有縱橫才氣  
西舉郡討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  
立弗之告仍飛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  
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  
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  
不就號憤慟哭嘔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  
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  
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

晉書卷四六

鄒湛

三

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  
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為散騎  
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  
二十五首為時所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  
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  
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  
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唐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  
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

高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  
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率見之謂陸機曰君  
兄弟雖躍雲津領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  
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率曰  
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  
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  
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  
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

晉書卷四六

褚陶

三

有水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  
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  
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  
諸熱無得熱之方水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  
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  
苟非斯人不如其已水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羣  
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席索而  
佩朱鞅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  
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  
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



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論。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摠。是則衮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媮。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綜孺。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

晉書蔡卷四六 三沈 五

空囂者。以泓噌為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為鎗鎗。初與晦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僕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哂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為篤誠。庵焚者。以博納為通濟。眠照者。以難入為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力冉反。閑者。得清勦之聲。瞻呼反。下音屯。又音怯。畏於謙讓。闔茸勇敢於饗諍。音爭。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兄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鞮鼻。上音料。下音反。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憚。如蠶

相扇毀與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闢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叅於靖室。疏賓徒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往。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眾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水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

晉書蔡卷四六 王沈 五

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卻尸晉。宋率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全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

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

晉書纂卷四六

張翰

七

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庾闡全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

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鄰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爲大宰西陽王。兼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爲司空。叅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年。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絮。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鏑。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疚。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摧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柔濊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絢。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謫虞。呂尚歸昌。德協克符。乃應帝王。夷吾

晉書纂卷四六

庾闡

天

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鄰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爲大宰西陽王。兼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爲司空。叅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年。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絮。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鏑。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疚。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摧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柔濊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絢。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謫虞。呂尚歸昌。德協克符。乃應帝王。夷吾

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蟻。屈數感則鳳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儻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川。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乎。寄之淶水。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

曹毗全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卽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實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絕迹。鳳以負霜。稱雋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願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

晉書纂卷四六

曹毗

三

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頽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爲己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梁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肩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越不希駟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賁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質。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陰理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儻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鰓者矣。家竊感焉。

晉書纂卷四六

曹毗

三

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廬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貞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疑朗風晨鮮道以才揚化隨理全故五典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得於秀林漁父擺當作釣於長川

晉書纂卷四六

曹毗

三

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體乎葦閣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遺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後

李充節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慕中柏樹嘗為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衆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

好刑名之學探抑虛浮之士嘗者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

晉書纂卷四六

李充

三

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寡不覲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畧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因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爲

衆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哀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援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

表宏 節

表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荅云是表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領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温府記室温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爨時伏滔先在温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温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公稱謂

晉書纂卷四六

表宏

三五

晉書纂卷四六

表宏

三五

非下官敢專既未違啓不敢顯之耳温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荅云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温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從桓温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温坐温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疾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幸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事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絕於余心懇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温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呼爲表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

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  
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  
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  
其幸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傳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  
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  
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  
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  
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  
守

伏滔節

晉書纂卷四六 伏滔

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  
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  
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代表真至壽陽以淮  
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  
侯除承世令溫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爲參軍領華容  
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  
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  
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  
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  
之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羅含全

晉書纂卷四六 羅含

五

羅含字君章桂陽來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  
榮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書  
卧夢一鳥文采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  
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  
三辟不就含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美後爲含州將  
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美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  
焉及美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  
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  
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太  
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  
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  
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  
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  
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  
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含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  
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溫嘗與寮屬譙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  
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  
已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

俄遷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  
貞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  
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棲  
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  
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全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  
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  
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桓温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拜温

晉書纂卷四六

顧愷之

三毛

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  
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  
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  
衆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  
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戲曰  
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荆  
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  
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  
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燼玄曰白布  
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

曰矛頭斫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  
衆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  
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其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  
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  
有蒼生以來未有也愷之每書人成或數年不點  
目精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  
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批之弗從乃圖其  
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  
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  
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

晉書纂卷四六

顧愷之

三毛

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  
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  
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  
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  
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  
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  
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  
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於伐  
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  
賢風制或請其作浴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

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遇  
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  
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  
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  
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  
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中凝黠各  
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  
絕凝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牒記行於  
世

郭澄之全論贊

音書纂卷四六

郭澄之

郭澄之字仲靜大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  
調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  
都劉裕引為相國衆軍從裕北伐既剋長安裕意更  
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荅西  
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  
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  
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  
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  
形言之美萃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

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  
均之所企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  
平原觀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  
之持論棗據之緣情據字道產潁川長社人本姓韓其先避仇改馬據美容貌善文辭為山陽令有政績歷太子中庶子卒于騰字玄實  
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李雅擣屬道邁風備成  
德稱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塵而  
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  
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  
擢秀士林揚都之美尤重時彦曹毗沉研秘籍踞足  
下僚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  
清壯也表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  
優瞻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  
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  
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  
絕之日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  
定於微指者矣

晉書纂卷四六論贊

郭澄之

贊曰爰豕垂法官徵流音美哉群彦揚蕤翰  
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道文綺爛袁庚五  
震煥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晉書纂第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外戚

詳觀往誥。逃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歸。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慙。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累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冀梁。鄧之旅。勦絕於東。都其餘。晉書纂卷四十七 外戚

于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與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于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倬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

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稽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遂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卽叙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秀全

羊秀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秀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秀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秀涉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晉書纂卷四十七 羊秀

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秀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秀參軍事。帝卽王位。後擢秀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秀在職十二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秀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秀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

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譙。以夜續畫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許旨。左遷太僕。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

晉書纂卷四十七

杜又

三

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威。

杜又節

杜又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又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妻裴氏。娶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

褚裒節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榘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碧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又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衆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侯。

晉書纂卷四十七

褚裒

四

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妃。玆選素望。詔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卽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裒總角。請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后。吾言方驗。

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哀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哀將以為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遵說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歡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哀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

晉書纂卷四十七 褚泉

五

侍中嚴浩疏奏即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哀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哀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願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哀率眾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哀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偽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哀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遣

哀節度軍次代陂為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為賊所害哀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畧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軍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為慕容皝及符健之眾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眾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

晉書纂卷四十七 何準

六

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脩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三子放淡澄王濛全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佐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不脩小絮。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姬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苟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

晉書卷四十七 王濛

七

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匠術第考。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爰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荅具瞻。儀形海內。導不荅。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譏。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賢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

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二十九卒。臨殯。劉惔以屣把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蘊。

王蘊 全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

晉書卷四十七 王蘊

八

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贖。郵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遺科免蘊官。士庶請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

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節。宜依諸公故事。但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卽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當作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晉書纂卷四七。王蘊。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繁幽。貞遜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嗚乎富貴厭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米粟。川渟嶽峙。脩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官而無悶。脩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樂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十。晉書纂卷四七。隱逸。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

怒然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

董京節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絛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

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全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柰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柯蠶蠅音蠶於兄第每採柰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柯蠶蠅音蠶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淳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

晉書纂卷四七

十一

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綠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為喜慶欲因其祭

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徘徊，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蟬螻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志而悅，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拳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卧，不復言。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復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晉書纂卷四十七夏統

晉書纂卷四十七夏統

十三

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荅。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鄱邦，崩殂而葬，息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晉書纂卷四十七夏統

晉書纂卷四十七夏統

十四

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譟呼，雷電盡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髮髯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觀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襜，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克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

所終

朱冲全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為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進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

晉書纂卷四七

朱冲

十五

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范粲

子喬俱全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達近請益者甚眾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父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克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

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

左遷樂涓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閤門不出於是特時詔為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祚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

晉書纂卷四七

范粲

十六

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為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長子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饜臨終撫喬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作司輩誤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命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



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秀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為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蓋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為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薦讓。冲退。復道寒素者不計資。以衆選叙。尚書郎王瑯乃薦喬曰。喬

晉書纂卷四十七 范喬

十七

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為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董養全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

晉書纂卷四十七 郭琦

十八

二鷲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鷲。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郭琦全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稚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註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

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魯褒全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

晉書纂卷四十七

魯褒

十九

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嗚呼！富人哀此。』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若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文？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

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郭文全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二，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

晉書纂卷四十七

郭文

二十

歷華陰之崔，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櫬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質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

探去之。猛獸明日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勅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常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踞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晉書纂卷四七 郭文

壯而思空。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病疾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聚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睜眸不轉。躡躡。舉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經宏。莫有闕其門者。溫嶠常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

才。柳下梁竒之亞乎。武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遣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孟陋全

晉書纂卷四七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

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傳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全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為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

晉書纂卷四之

韓績

三

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于時高密劉鮪字長魚。城陽郡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鮪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敕身謹絮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翟湯

節

子莊全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蕪絮。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

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餽之。勅吏云。翟公庶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

晉書纂卷四七

翟湯

三

釣。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篔簹門。飲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全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稍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稍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

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  
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  
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  
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  
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  
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  
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  
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  
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  
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  
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  
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庶不受惠皆此類  
也卒于家

劉麟之全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火  
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  
存逸適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  
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  
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  
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

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  
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在駕光臨宜先  
請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  
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  
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  
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  
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  
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  
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  
當理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  
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  
測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全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  
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  
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  
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濬奇  
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  
以諮大義濬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

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狂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蓋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宗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效之內宅不彌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晉書纂卷四十七 玄居

楊軻全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糲飲水衣褐緇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會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借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

于末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末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上牀覆以布被僕寢其中下無茵褥賴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户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晉書纂卷四十七 楊軻

天

張忠全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末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緇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

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蕪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

晉書纂卷四十七

張忠

三九

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駟白之堅遣黃門郎韋奉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宋纖全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

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鑿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鄒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寔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

晉書纂卷四十七

宋纖

三九

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大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枝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瑀全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字承休畧陽人明究群籍張祚徵爲博士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

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袵。創毒

晉書纂卷四十七

郭瑀

三

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撮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誅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代索蝦。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宇。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晉書纂卷四十七

祈嘉

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



以壽終

謝敷全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却情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徵少徵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節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澆

晉書卷四十七

戴逵

三五

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宜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問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逝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蒞請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逃避不及乃上疏請絕其召

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為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

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

陶潛節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

晉書卷四十七

陶潛

三五

之所貴嘗者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志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

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  
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稅乃使一頃五  
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稅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  
折腰奉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  
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覬謁其鄉親  
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  
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  
有所造請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  
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  
晉書纂卷四十七 陶潛 三五

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  
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  
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稚詠不輟嘗言夏月虎  
閉高卧比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  
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微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  
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  
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晉書纂卷第四十七終

晉書纂卷四十七 陶潛

三五

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素志慕聲  
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  
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  
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  
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  
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  
便於坐申脚令度馬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云素  
有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  
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美於華軒也弘後欲見  
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贖其親朋

晉書纂卷第四十八

列傳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藝術全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宜符彌成人事既典稱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幸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

晉書纂卷四十八

藝術

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識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節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

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

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

輿輓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

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都水叅軍淮南周亢嘗問

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削符近郡酉年當有曲

蓋允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

米耳後允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甘卓爲歷陽

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

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

晉書纂卷四十八

陳訓

二

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

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有必壽亦大貴子孫當

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節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

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

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

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

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

末爲臺史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

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美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相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

晉書纂卷四八

戴洋

三

既而皆如其夢。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大。此爲金火相燄。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閻舉洋爲丞相令。史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官。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

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

晉書纂卷四八

戴洋

四

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暮。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

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榘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

晉書纂卷四八

戴洋

五

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人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

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正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已亥已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

晉書纂卷四八

戴洋

六

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 節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

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郭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置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着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杳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

晉書纂卷四八

韓友

七

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為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為廣武將軍。未嘉末卒。

淳于智全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

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因請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

晉書纂卷四八

淳于智

八

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沈。常

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杜不愆全

杜不愆盧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郟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遊雄

晉書纂卷四八

杜不愆

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荅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爲桓嗣建成威參軍

嚴卿全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秋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

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穰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駭狗無白者卿曰駭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昭全

隗昭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昭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

晉書纂卷四八

嚴卿

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嘗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昭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

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鮑靚節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靚常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全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全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群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

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著一雙靈作而未

輪或竊之馬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著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著惟用百人而船去如

晉書纂卷四八

幸靈

流眾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荷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荷曰扶夫人令起荷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耶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湊歸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命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

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



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靈曰。此君侯家邪。靈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靈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靈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

晉書纂卷四八

幸靈

十一

晉書纂卷四八

佛圖澄

十一

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冰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取水。適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

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墮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禽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有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羅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攻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群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繫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背。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

晉書卷四八 佛圖澄

五

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旣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甚。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人。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慙於人。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洟者。季龍太子遂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人還

晉書卷四八 佛圖澄

七

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人必過遠，遂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

晉書纂卷四八 佛圖澄

十七

澄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憐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頃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畧還，自說墜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畧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溢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龍，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

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矣。」仍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鮮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口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且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

晉書纂卷四八 佛圖澄

十八

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腸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

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髮髯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坐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

晉書纂卷四八

佛圖澄

九

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索統

索統字叔微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

為陽水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水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謀謀本件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水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暮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請充統曰虜去上中或當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楠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著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請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請一在前一在後也

晉書纂卷四八

索統

十

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晉書纂卷四八 王嘉

三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眾，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請，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識記，當時勘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

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符，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諍之，萇既與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符登，定天下不？」嘉曰：「畧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

晉書纂卷四八 王嘉

三

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符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與字子畧，方殺登，畧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識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

國交媾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

晉書纂卷四八鳩摩羅什

三

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壯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人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畧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又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者實相論二

晉書纂卷四八鳩摩羅什

五

卷典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有愆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禰見杳然末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

晉書纂卷四八

鳩摩羅什

五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僞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

取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僞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僞檀不能從僞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僞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僞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晉書纂卷四八

曇霍

五

列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嫫。廣隆殷之業。大姪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閨。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率傳。而經濟樊授。規而霸楚。讓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第敵為大將軍。曹爽叅

晉書纂卷四八

列女

三

晉書纂卷四八

羊耽妻辛氏

三

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幸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眾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又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述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



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全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笈居子植女韓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傳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其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厭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亦為宣帝所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晉書纂卷四八

杜有道妻嚴氏

五

王渾妻鍾氏全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徵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

正善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

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琰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第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貧欲與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群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愍懷太子妃王氏全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陶侃母湛氏全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母媾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

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罍鮮遺母湛氏封鮮及書貞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李蔗范達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厨新薦自割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達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全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晉書纂卷四八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 全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女以烈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全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驥曰汝

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驥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全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弼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

晉書纂卷四八 虞潭母孫氏

周顛母李氏 全

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質其所服環珮以為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大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

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顓及嵩，而顓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供餘年？顓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中興時，顓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自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全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幸茂部曲為先登，以討充，克敗。陸請闕上書為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全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

戰敗，二女為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全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兵，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全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

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天分有限。邪凝之第。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以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為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屋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屋荅曰。王夫人神情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皮京妻龍氏全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荈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歛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全

孟昶妻周氏。昶弟頴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

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矢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冥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頴妻云。吾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頴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王廣女全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

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全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耻。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全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娶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全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為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汗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全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諱。百

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

書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符堅為太常堅

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

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

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

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

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

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

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符堅妾張氏

符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種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

所因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全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全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

晉書纂卷四八

苻登妻毛氏

三五

交戰，殺傷甚眾。眾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段豐妻慕容氏全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為人所誣，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偽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

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刺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冤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全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殞纂于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珍

晉書纂卷四八

呂纂妻楊氏

四

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何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節論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澗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

也。謀經畧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  
 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  
 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  
 懼其失。云何輕舉。闕與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  
 其敵。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為  
 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為  
 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  
 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  
 之大分。何為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  
 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  
 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為子茂虔。娉其女為妻。及魏氏  
 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  
 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  
 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荅曰：  
 子孫流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瓊  
 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  
 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  
 終不廻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  
 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有

晉書纂卷四十八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聖

風檢。虧開。爽操相趨。成俗薦之。以劉石泊之。以符姚  
 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  
 馳騫風埃。脫落名教。顏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  
 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  
 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踊死不廻。偽纂之妃。捐生匪吝。  
 宗辛枕情。而致天。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  
 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  
 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激揚千載矣。

晉書纂卷四十八 論 聖

晉書纂卷第四十八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慶

弘道

成信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

晉書纂卷四十九

四夷

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一日...

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

晉書纂卷四十九

吐谷渾

吐谷渾

葉延全

葉延全

葉延全

葉延全

吐谷渾慕容廐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



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廐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廐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廢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末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其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廐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羗虜憚之。號曰項羽。晉書纂卷四九 吐延

性倣儻不群。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醢棗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羗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統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羗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葉延年十歲。其父為羗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為姜

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鱸之矣。汝何為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義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晉書纂卷四九 吐延 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符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四。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為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並驕。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群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為逆亂。汝速除之。臣謹

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為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

晉書卷四十九 世祖

五

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罷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未為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罷，少曰烏紇堤。

視罷性英果，有雄畧，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為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畧，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眾

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為使持節都督罷酒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罷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群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第，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

晉書卷四十九 世祖

六

歸大怒，然憚其疆，初猶結好，後竟遣眾擊之。視罷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眾庶樂業，號為成寅可汗。沙強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我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群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達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眾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

大敗遂降乾歸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林邑國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自立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

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稚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

晉書纂卷九

林邑國

七

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諧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

匈奴畧 論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後漢末天

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

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

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武

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

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

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

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

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畧以猛眾凶悍非少兵所制乃

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

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邊患侍御史西

晉書纂卷四九

匈奴

八

河郭欽上疏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

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

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

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

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

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

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

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

納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

明年散第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

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關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關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講充郊掩。旬既而沸。唇成俗。鳴鏑為群。

晉書纂卷四九

論

九

振鴉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偽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眾奄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操宏偉。見方於項籍。治遵朝化。遽天於姜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罷矯矯。蘊經時之畧。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

渾鬼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魔亂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晉書纂卷四九

論

十

王敦 卷四九 論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對

晉書纂卷四九 王敦

十一

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榮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

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疆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

晉書纂卷四九 王敦

十二

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舍時為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

武昌郡公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獄牧悉出其門徙舍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立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瑗鄒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駸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徵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

晉書纂卷四九 王敦

十三

訊問其起居敦以温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囑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署曰朕以不天尋丁酷罰莞在夜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異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惡誣罔忠良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闖神繩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

奸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鄒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乃上疏罪狀温嶠以誅奸臣爲名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頰戰破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

晉書纂卷四九 王敦

十四

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街觀者莫不稱慶舍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鑿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畧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

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膺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

晉書纂卷四九

論

十五

非望恃勢逼而肆驕凌爨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與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旣露豹尾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益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畧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朝筭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畧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

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于彪兄第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礫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

晉書纂卷四九

桓溫

十六

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衆軍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

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督堅勸勢降，乃面縛輿襯請命。溫解縛焚襯，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

晉書纂卷四九 桓溫

七

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及琨妓女也。一見

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將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

晉書纂卷四九 桓溫

八

致遠，曾不若一羸犢。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第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升平中，改封南郡公。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列州，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袁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饌惟下七奠，拌茶菓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或卧對親察曰：爲爾



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第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暕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暕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蕞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爲庶人。溫旣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旣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

晉書纂卷四九

桓溫

九

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旣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競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巨，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旣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莫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群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

晉書纂卷四九

桓溫

十

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

晉書纂卷四九 桓溫

主

孟嘉 全

孟嘉字萬年。江夏鄆人。吳司空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第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晉書纂卷四九 孟嘉

主

晉書纂卷第四十九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姊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燕常見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讓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

晉書纂卷五十

桓玄

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爵爵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旨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姦兇天下

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遷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與晉陽之師

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

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

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兄偉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

堪慮玄跋扈遂與楊佺期結婚為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護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

晉書纂卷五十

桓玄

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後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乃將數百人奔魏興至冠軍城

為該將軍所得玄令害之楊佺期先為該所獲見殺於是遂平荆雅乃表求領江荆二州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奪魏興

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將軍將

軍玄所親伏唯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十範之等又

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群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

加殊禮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傅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兼授焉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謝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殊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信悅詔譽逆忤憲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晉書纂卷五十桓玄

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官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晉書纂卷五十桓玄

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  
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  
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  
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  
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  
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願之戰  
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  
初玄在宮中恒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  
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與中衛陽有雌雞化爲雄八  
十日而冠萎具及玄建國於楚衛陽屬焉自篡盜至  
晉書纂卷五十一桓玄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觀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  
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卽引爲驃騎參軍甚相賞  
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  
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

仲文於玄雖爲相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  
棄郡投焉玄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性貪吝多納貨  
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  
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  
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詔  
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  
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  
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  
有常快快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  
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  
晉書纂卷五十一殷仲文

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  
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脩謁無忌故益  
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闢孔窻子之徒撰義構文  
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  
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  
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比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  
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  
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  
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于袁豹則  
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管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兇方。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十年惟未。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更延墜歷。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晉書纂卷五十八

論

七

宮鳳歷表其祥形。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張昌畧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太安二年。昌于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山都縣吏丘沉遇于江夏。昌召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沉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江沔間一時焱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十三萬。皆以絳科頭。搢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毅。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偃擬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偃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是歲詔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昌乃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晉書纂卷五十八

張昌

八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廩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眾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眾十倍敏以少擊眾每戰皆剋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大怒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為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耳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為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榮并偽從之敏為息娶卓女遂相為表裏

晉書卷五十一

陳敏

九

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第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第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第斌東畧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已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諸祭酒率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犬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于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益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為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死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

晉書卷五十一

陳敏

十

死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弟頑。六品下才。欲攝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達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幃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關。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水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清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畧。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

晉書卷五十一 陳敏

十一

兵臨江。已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衛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為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兵在木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其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眾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矩 見王機傳 全

機字令明。長沙人。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 畧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為成皋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逖卒

晉書卷五十一 王矩

十一



自侍中代逖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約吳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緩馭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眾次壽陽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為北境藩扞自以名輩不後却下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眾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

晉書纂卷五十一

祖約

十三

胡寇約謂為棄已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是命逖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穎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眾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其

苗從二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牽騰率眾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于事君者莫不顯擢肯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犬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

晉書纂卷五十一

祖約

十四

諸胡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為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盧循 論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謀之曾孫也雙眸固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眾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

月寇東陽八月攻未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  
海刺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  
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  
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  
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  
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循甚不  
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  
杜慧度謫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  
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  
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

晉書纂卷五十一 盧循

十五

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  
父蝦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凶夏九  
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彌東萊

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  
豈天意乎豈人意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

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

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阻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

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

暗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

斷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令得數千家結壘于本

郡百姓感其恩義推峻為王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

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王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

軍附曹嶷領清州刺史表峻為被令不受嶷將計之

更除臨淮內史王敦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

軍封邵陵公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攘之際歸順之

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鏡卒萬

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

其果潛有異志時明帝初崩委宰相輔軍庾亮欲

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復詔峻峻為大

司農位特峻峻素疑亮欲害已表乞補青州界一荒

命朝廷遣使諷諭峻將赴召聽泰軍任兼之言遂不

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遂結怨為亂

大掠時溫嶠無不入嶠義于武昌峻聞兵起分兵阻

謀義軍所遇無不殘滅遂遷天子于石頭峻與嶠

幸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與嶠將八千人逆戰

走日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眾與嶠投下

以承隆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心稱恩字雲秀瑋邪

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

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執人借瓜刀其主

新安太守泰見天下兵起乃崩動百姓移集徒眾為  
會稽王道子孫之恩迷于海眾聞泰死感之皆謂  
復讐及會稽海中資強縱暴合命得百姓不安思因  
騷動自海交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疑之  
有眾數萬於是會稽謝錕等凡八郡一特俱起殺長  
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於是會稽自號  
征東將軍聞鎮北將軍劉牢之濟江討之乃逃入海  
隆安四年復入餘姚破上虞明年入海口轉寇越海  
客山松北寇廣陵破之三為劉裕所敗遂遠避海  
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李郭之禍延官  
守辛景討破之恩復寇乃赴海自沉

關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

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譙縱巴西南充人祖獻之有

人愛之為安西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

領諸縣兵進兵東下暉有欲謀因梁州人不樂東也

晉書纂卷五十一論十七

遂逼縱為王而反攻陷涪城西夷校尉毛璵死之屯  
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于姚興將順流東  
寇以討中騎將軍劉裕為名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  
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  
蘭陵太守謝恩等率眾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幸  
分難其人藍石資名素凌裕遣象拔之授以麾下之  
辛暉喜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馬齡石次于白帝  
縱遣無道福重兵守涪壘石用劉鍾之策進攻昔刺  
斬侯暉等縱乃出奔投道福于道福怒殺縱以劍  
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

晉書載紀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  
首衣皮殮羶飲漣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  
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  
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  
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規風觀隙揚埃乘間騁暴邊  
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  
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滙之險登天山  
紀地脉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  
晉書纂卷五十一載紀序

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侯望始寬  
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  
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賤  
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縹居都  
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  
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  
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  
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  
題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  
我艱虞分鏡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遂接武効尤大凡

劉元海以惠帝末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偽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廆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

晉書纂卷五十一 載紀序

二

晉書纂卷第五十一 載記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劉元海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石與鞮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圍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羗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羗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耶鄒張問母司徒氏

晉書纂卷五十一 劉元海

一

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  
十二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齒齒英  
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咷。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  
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貲贖。勿好  
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  
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  
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  
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  
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  
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

晉書卷五十一 劉元海

二

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  
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  
懿之。襄陵公師曠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  
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  
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  
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  
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  
由余日。碑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鑿。實如聖  
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  
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瑗進曰。臣觀

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  
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  
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  
疇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  
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  
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  
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  
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  
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

晉書卷五十一 劉元海

三

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  
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  
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未與子別。因慷慨歎。  
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  
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  
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  
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  
之何以無明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  
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師。太康末。拜比部  
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僑傑。

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都督左賢王劉宣等。宣字士則。好學。能操事。梁安孫。來。宣。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

晉書纂卷五十一 劉元海

四

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末鳳。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尅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二字。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諡光文皇帝。

劉聰 子 黎 俱 累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日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

晉書纂卷五十一 劉聰

五

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群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又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父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又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單氏即父之母。安其母張氏為帝太后。已絕。聰。恐。焉。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黎為河內王。遣黎及其征東王弥。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署其衛尉。

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弼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弼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弼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弼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

晉書纂卷五一 劉聰

六

殿縱兵大掠悉叔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昇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

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謙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送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

晉書纂卷五一 劉聰

七

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也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正旦聰譙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現者聰遂鳩帝而誅珉儁復以愍帝劉夫人爲貴

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鸚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毀屎齧元而蕩逸一人。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鸚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將出斬之，并其妻。

晉書纂卷五一 劉聰

子同泉東市使群鼠共充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卽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按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姊父故，陳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魚蒲書樂，道行誦，所如也。至年四十一，不與人交通，元海爲左醫王招之，不答，及階號人危之，元達笑曰：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麟書必

至其暮果致元達爲黃門，人曰：君殆聖乎？在位忠，嘗屢進諫言，退而創草，雖子弟莫得而加也。歷官御史大夫，以與太宰劉易等時愍帝卽位于長安，聰遣諫，聰寵辟，不聽自殺。

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比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吳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

晉書纂卷五一 劉聰

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旣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墮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趙染次新豐，索縑自長安東討，染淩狃于累捷，有輕縑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衆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闕，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疆，吾取之如拉朽。索縑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



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漆曰將軍懷諫遠謀慙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向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蹠涉不容尺鯉漆之謂也趙漆寇北地虜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漆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如中護軍斬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日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尋以

晉書纂卷五一 劉聰

十

皇后勒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遂廢自後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官僕射郭猗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官人讖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蔡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閣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

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與櫬衝壁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為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祭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魏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為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

晉書纂卷五一 劉聰

十一

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父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未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父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蜀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

也及聽死與此玉并葬焉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姬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未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况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晉書纂卷五一 劉聰

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粲大闢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者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從弟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晉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劉曜

劉曜字未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畧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未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十四

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岑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岑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名曰神劔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新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三年西

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極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羗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湏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十五

更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

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雖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險不降曹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十六

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捉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遂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莫

不歸附曜大悅譙群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胤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十七

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賈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在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習傳曜遂從岳質

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拉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薦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大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以遊子遠為大司徒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滄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待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曜大悅下書曰二待中懇懇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并水竭構五梁者并謂東并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罅者歲之大名作罅也言歲馭作罅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因敦歲在子之年名玄罅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且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鼓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眾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七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七

池諸氏羊多降於曜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轎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

晉書纂卷五十一 劉曜

二十

之悉俘其眾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所城拔之西州氏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眾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探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曜后羊氏死偽謚獻

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叅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關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太寧元年大雨霖霪當作雷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栢眾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尅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

晉書纂卷五十一 劉曜

二十

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眾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鞭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

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父馬鐵瑕鞍。音義驍或作驍女。鞍反馬行疾也。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驍。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羌悉下。並送質任楊難敵。以陳安旣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王

同諸藩國也。義真旣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躡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之焉。曜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爲疑也。因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王

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  
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  
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  
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  
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獻欬流涕，悲感朝臣。曜  
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  
前妻卜氏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  
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未  
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三宮禁衛諸軍事，開府  
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也。金為允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遂巡，搢  
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  
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  
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  
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  
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  
曜少而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  
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  
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  
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  
晉書纂卷五一 劉曜

胤盡家人之禮，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  
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氏  
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  
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  
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  
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  
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  
丹唇，東向，遂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  
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  
三 諸本作 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

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  
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  
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  
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死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  
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  
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  
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  
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未豐小城，給  
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  
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



而我後石生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論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為勒所殺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

晉書卷五十一終

劉曜

晉書卷第五十二

載記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音背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无梁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囈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叔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兇不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曲窻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饒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窻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

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異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群胡將詣異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兒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在平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

晉書纂卷五二石勒

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勿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權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惟家鄰於馬牧與牧宰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托於桑嘗備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與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群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臚僕呼延莫郭黑畧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起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驤諸苑中乘

苑馬達掠續實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瀟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業模使將軍馬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

晉書纂卷五二石勒

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兖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為晞所敗死有萬餘人乃收餘眾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匍督馮突莫等擁眾數千壁于上黨



于已吾後融手 初勒被雷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

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帝

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論

所以攻城而不存其人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

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

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義兵雖敗而

功業必成賊眾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

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

軍以天挺之質威振海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

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

晉書纂卷五二石勒

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燈寇不足掃今相

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

公總內外之任兼華夷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

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戎人而為

帝王者至於各臣建基業者則有之矣云勒報現曰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為

效遺現名馬珍寶厚賞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

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

帝使諸將幸江南之眾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

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

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

勒啾然長嘯中堅襲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

其怯乎孔羨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長

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

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楊定江南盡

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

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

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累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

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

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

晉書纂卷五二石勒

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

之勢宜比徒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

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

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倚擊也輜重還從北道大軍

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

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賁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

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

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摧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

號曰右侯發自葛陂女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

將臨深牟穆等幸眾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

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蒯、桓文之業，可以濟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死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眾五萬餘，以討勒。時城墮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

晉書纂卷五二 石勒

八

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頗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以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勳初問計于張賓，孔萇傾云：宜速鑿北壘，柝帳可備，末杯、匹磾、列守未定，宜衝末杯、勒笑從之。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眾遂奔散。萇乘勝追擊，就尸二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眾，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

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質。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遂引還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幸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杯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遠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死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暉于土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賜

晉書纂卷五二 石勒

九

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廢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負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

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

晉書纂卷五十二

石勒

十

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音畧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甲。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儻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

敢不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匡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沉吟未幾。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

晉書纂卷五十二

石勒

十

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備歲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締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晉書纂卷五二 石勒 十二

斬之。聰死。其子繁襲偽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繁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殺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濟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群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入。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買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

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官門小執法  
馮翊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官闕之間乎  
向馳馬入門為是何而不彈白邪翊惶懼忘諦對  
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所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  
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黎陽人陳武妻一產  
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  
為二儀諸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鞍一百石雜  
綵四十四匹祖遂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  
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  
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自是  
晉書纂卷五二石勒  
交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  
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  
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  
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  
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離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  
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獸卿老拳卿亦飽孤  
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  
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時祖逃卒勒  
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執將軍衛  
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

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  
闕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  
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疑議欲徙海中保  
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  
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  
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右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  
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眾三萬季龍將盡殺嶷眾其  
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  
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  
縣壘壁盡陷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  
晉書纂卷五二石勒  
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  
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  
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  
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  
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貧俗勒雅好文學雖在軍  
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  
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羨焉嘗使人讀漢書聞  
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  
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先是石  
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



國季龍入攻王勝于并州殺之勒如苑鄉召記室叅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奏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粉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快快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十獄在平令師懼獲黑兎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

晉書纂卷五二

石勒

十六

馬郭敖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驚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

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眾會榮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塢先是流漸風猛軍至水泮清和濟畢流漸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冒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質我矣勒統步騎四萬人自宣陽門升故太極殿前殿季龍

晉書纂卷五二

石勒

十七

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賈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勒弗許群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牲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群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

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勅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勅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桀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勅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稍百斛。勸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晉書纂卷五二 石勒 十八

石季龍 冉閔 論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旬邪父曰。奄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龍晉書纂卷五二 石季龍 十九

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尚  
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  
內侯賞賜甚厚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鐘  
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  
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楯引之乃出造萬斛  
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軋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  
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改直  
盜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  
宮至是皆就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  
郊大赦殊死已下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  
晉書纂卷五二 石季龍 千

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禍之海若  
潛游罹蓐陂之酷深願陛下涓宮蹕路思二神爲元  
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  
變龍騰之勇不服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  
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  
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  
斃之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  
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  
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  
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時秋怪尤多石然于泰  
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  
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悉變  
爲胡旬餘頭悉縮入有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  
流涕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  
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  
春秋列于學宮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  
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  
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  
水波騰上津所毀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  
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季龍常以女騎二千爲鹵簿

皆著紫綸巾。繡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水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馬邯鄲城西石子。堀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季龍議立太子。季龍初立達

謀殺太子龍後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

晉書纂卷五十二

石季龍

三十一

晉書纂卷五十二

石季龍

三十一

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偽位。世立三十日為石遵所殺。立一百八十三日。石

鑿殺之。自立。鑿在位一百三日。再開殺之。誅李龍孫。盡殲石氏。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

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二年  
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  
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

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  
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

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  
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

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  
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

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閻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

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  
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清定九流準

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晉  
之初後滅石祗時慕容儁已尅幽薊畧地至于冀州

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十戰皆敗之  
恪乃以鐵鑣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

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  
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  
至圍之數周閔眾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

晉書纂卷五二

冉閔

五十四

皇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  
僞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

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  
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僞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

庾敳廟斬于遶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  
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僞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

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大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  
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

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觀危亡之隙而莫  
不嘯群鳴鏞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

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  
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

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  
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

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  
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個儻焚元

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誓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  
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  
薈都而抗王室褊瓊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

晉書纂卷五二

論

五十五

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缺。當是驕暴心於狼性。始懷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舂錡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僕僕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曠。斯爲甚乎。旣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鎗。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薦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旣窮。其酷未

晉書纂卷五二

論

王六

魯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晉書纂卷五十二終

晉書纂卷第五十三

載記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家驥弘道纂  
張翰成情校

慕容廆

慕容廆

慕容廆五罪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

熊氏之苗裔。世居比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

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

畧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

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

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

晉書纂卷五三

慕容廆

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義冠。諸部因

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

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

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

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

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叟

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臣

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帽遺廆。結殷勤而別。涉歸

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

耐。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脩先君

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魔怒入寇遼西。殺畧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魔。戰于肥如。魔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幸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魔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魔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魔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魔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魔乃改服戎衣。而人人問其

晉書慕容卷五三 慕容魔

二

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魔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魔將軍。單于。魔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魔刑政脩明。虛懷引統。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魔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遂。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幸國。曹求備受業焉。魔寬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魔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

晉書慕容卷五三 慕容魔

三

州守宰成帝即位加廐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廐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

晉書卷五十三 慕容廆

四

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廐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耻必除廐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篤言不宣蓋廐使者遭風沒海其後廐更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遠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侃報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

晉書卷五十三 慕容廆

五

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未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推勃然忠義竭誠今騰聲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廐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僞僭號偽謚武宣皇帝

慕容皝 慕容翰全

慕容皝 字元貞廐第三子也龍顏啟齒身長



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虢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眾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虜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初。虢庶兄建威。翰。虢武有雄才。素為虢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虢。虢亦不平之。及虜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虢。虢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濟仁知事。發殺虢。使東歸。平郭。虢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肅等討之。仁盡眾。死。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咸和九年。虢遣其司馬封。奔。

晉書卷五十三 慕容皝

六

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楊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壘。皆斬之。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虢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咸康初。遣封。奔。襲。宇文。別。部。涉。奔。于。大。獲。而。還。涉。奔。于。幸。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虢將乘海討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虢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虢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

狽出戰。為虢所擒。殺仁。而還。封奔等。以虢任重。位輕。宜稱燕王。虢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內。以其妻段氏。為皇后。世子。儁。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虢以段遼。屢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給眾而至。虢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遠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虢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虢降。虢曰。孤方取天下。何。

晉書卷五十三 慕容皝

七

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眾。以。歸。帝。又。遣。使。進。虢。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虢。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燕。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

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吏，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由故司空亮居元舅之

晉書纂卷五三

慕容說

八

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水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荅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水書，水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達，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號稱燕王。其年，號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魏，魏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幸騎二萬出繫蟄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官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魏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

晉書纂卷五三

慕容說

九

百餘人咸康七年。魏遷都龍城。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魏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大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魏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魏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魏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僞屬以。後事以末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僞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崑。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畧。援臂。晉書纂卷五三。慕容翰。十。

工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魏親將三軍。畧令支。以比遼。議欲追之。翰知魏躬自總戎。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幸

衆追魏。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鏗。追騎乃散。既至。魏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魏討宇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魏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柰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築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康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

晉書纂卷五三。慕容翰。十一。

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方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鮑相攻裕諫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鮑鮑素聞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

晉書纂卷五三

陽裕

十一

文歸皆豫其謀鮑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鮑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鮑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躡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鮑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慕容儁 客 附李續全

慕容儁字宣英鮑之第二子也初廡常言吾積福累

仁子孫當有中原旣而生儁廡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美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畧鮑爲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鮑死未和五年儁卽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煇聘於儁儁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煇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馬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皆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

晉書纂卷五三

慕容儁

十一

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煇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未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旣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

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諭之。婦神色自若。枕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于乘乎。乃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蓋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僞殺之。僞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僞。其後復叛。僞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奔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僞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眾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

晉書纂卷五三

慕容僞

十四

三部摘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湏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池。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僞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

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僞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置百官。追尊廙為高祖。武宣皇帝。號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僞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

晉書纂卷五三

慕容僞

十五

牲。尚玄。僞從之。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暉為皇太子。暉死。僞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暉為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初。廙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僞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踞齧人。莫能近。僞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伏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號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僞比之於鮑氏。駿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僞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僞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備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

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項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登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

晉書纂卷五二二 慕容儁

十六

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儁曰煇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讌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蒼舒孫權悼

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曠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

晉書纂卷五二二 慕容儁

十七

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儁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載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俄而

僞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悒然當恐不濟倘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升平四年僞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謚景昭皇帝僞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晉書慕容卷五三

李績

十六

李績全

績字伯陽范陽人李產之子產字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餓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關軍實但比年災饑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速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

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為主簿僞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眾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僞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僞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

晉書慕容卷五三

慕容暉

十九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僞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僞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兖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頰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暉

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而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

晉書慕容卷五三 慕容暉

三

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于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頌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慕容恪有疾，深慮暉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

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冲。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母亂政，評等貪目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群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

晉書慕容卷五三 慕容暉

三

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效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情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肆，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



勸農桑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  
周公戒成王以畜財爲本漢文以皂幘變俗孝景官  
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  
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  
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  
純歲增常調戎器弗管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  
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  
習成俗卧薪之論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  
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  
均商農之賦曄不納符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曄

晉書卷五十三 慕容恪

三

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曄使慕容評等幸中外精卒四  
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  
恠異曄憂懼不知所爲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  
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又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  
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  
性貪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  
有開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  
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勤勞專以聚斂爲  
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  
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

軍以平寇亂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  
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  
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曄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  
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  
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  
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  
納堅軍曄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  
曄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曄將縛之曄曰汝何小人而  
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  
送曄于堅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

晉書卷五十三 慕容恪

三

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幸文武出降堅徙曄  
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曄新興  
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曄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  
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攻符丕于鄴慕  
容冲起兵關中曄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  
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謚幽皇帝始廡以武帝  
太康六年稱公至曄四世曄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  
公太和五年滅通廡號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全

慕容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

度母高氏無寵。孰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孰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孰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孰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向輒潰。孰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驛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

晉書慕容恪

五

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

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驛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闕之計。言終而死。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邦人也。弱冠以高才。應拜爲遼東國侍郎。孰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青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儲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

晉書慕容恪

五

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叔圖籍而已。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容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請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

假託乎。乃白晳請窮詰之。臧評不許。辯還謂堅曰。漢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令卿。何恭慢之相遠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數歲而死。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

晉書卷五三

皇甫真

三

真

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彙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畧地騁其蜚賊。既而二帝邁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幸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狗。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

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畧。于時群雄各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鶩。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為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縵。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警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晉書卷五三

論

三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受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媼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友。速其咎。禦敵罕脩其備。以攜離之眾。抗敵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輞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

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晉書纂卷第五十三終

晉書卷五十三論

三八

晉書纂卷第五十四

載記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信校

苻洪

全

子復畧

復子生全

附王璽全

苻洪字廣世。畧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奉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權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眾十餘萬。永和六

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與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眾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

晉書卷五十四 苻洪

二

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謚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熊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謀所部種麥

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眾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備賤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眾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眾星夾河西流

晉書卷五十四 苻健

三

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主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十年溫率眾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

掠西鄙。健遣其子萇、雄、菁等眾五萬，距温于堯柳城。愁思堆温，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為游軍，以距温。三輔郡縣多降于温。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相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温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温眾大饑。至是，徒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為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邾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脩尚

晉書卷五十四 苻健

四

九在位四年，偽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苻生，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架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跪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脩政，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

晉書卷五十四 苻生

五

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存柳叅軍圖負  
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  
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  
達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  
王以隣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  
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  
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耀大明  
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  
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  
朝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與符征東交玉帛之好者  
晉書纂卷五四符生

六

便是上遠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  
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遠親前史美其先  
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  
高北而二趙蓋神筭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  
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  
孰若遠蹤賣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  
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  
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  
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  
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

符生

七

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  
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  
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  
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  
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  
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  
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  
縮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剋師西施恐涼  
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城  
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  
貴州險塞孰若嶓由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瑒杜洪  
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  
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  
神才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  
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比而稱藩貢不踰月  
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  
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  
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瓘曰然  
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  
俗負阻江山道濤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

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權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驥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者年碩德，德倅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賸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贖，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彥，驍勇多權，畧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嚴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

晉書藝文四 符生

八

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而之，唯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權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弟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誠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卽僞位，殘虐滋甚，耽酒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

晉書藝文五 符生

九



尸于渭水。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畧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執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脅錮鎖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眾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偽謚厲王。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符洪征榮，續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謚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平，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讐，每於朝見之際，畧不與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隆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

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苻堅

附王猛節、苻融全 符朗全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雄字元才，洪之子也。健借位為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守法，健常曰：「元才吾難旦也。」初，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末貴里，其母苻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軒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惟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

晉書纂卷五四

十

苻堅

十一

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  
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  
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高緯世之宜王  
猛呂姿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  
太原薛讚畧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  
偽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  
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  
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為謀  
臣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  
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苻氏並

晉書纂卷五四苻堅

十三

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群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  
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  
人赦其境內改元曰太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  
母苻氏為皇太后妻苻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追  
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  
官八人皆苻生所殺者遵弱兒墮見前毛貴官太傅  
梁楞車騎尚書令梁安左僕射以偽中書監胡文  
中書令王顯言於生曰頃有客星守于大角熒惑入  
東井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修德以禳之  
生曰皇太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  
傳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遂殺其友  
梁氏及貴等段純無考辛牢尚書令也生諫群臣上  
太極殿命牛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生者引  
而殺之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

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  
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  
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  
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  
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  
以聞堅南游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  
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為  
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  
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為楚所囚平城  
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

晉書纂卷五四苻堅

十三

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  
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肆  
露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  
之弟也昏酒豪橫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  
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  
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  
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  
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  
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  
為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薦學至

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堅僭位五年，鳳凰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俱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脩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興寧二年，堅又改元為建元。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枝漸

晉書纂卷五四 苻堅

四

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賈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桓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灞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廁，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閭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暉為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輔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

晉書纂卷五四 苻堅

五

朕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觀為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備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十六

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太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髮髯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虞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

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官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瓊琅玕。奇寶珍飾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甲。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脩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十七

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為諫議大夫。太元七年。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及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餓。所以高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

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僞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椎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河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十八

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番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顛項之墟里名曰雞間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顛項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内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

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晉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連穢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餽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畧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壁輿禰啓穎軍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十九

門若迷而弗悟必避死江海猛將追之卽可賜命南巢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上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銜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

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憂臣愚以為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有異同庭議者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二十

昭然虎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真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願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道遠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鑿清道止則神栖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畧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瀉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三十一

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胥，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河暫幸洛陽，明授勝畧，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晉書纂卷五四，苻堅。

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冲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尚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龜天侯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散騎、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獻次新

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獻遣垂及驍騎石越為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冲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府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

晉書纂卷五四 苻堅

三五

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連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幸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

憚成不進，龍驍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為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宋軍擒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驍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憚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

晉書纂卷五四 苻堅

三五



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畧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妄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頌而退堅大慚願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鄆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眾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

晉書慕容垂傳

卷五十四

苻堅

二十七

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千戊鄴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眾垂引丁零烏丸之眾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間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末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眾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眾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熙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衝為長史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眾二萬進攻蒲坂堅命寶衝討之苻熙以果輕敵不恤士眾泓聞其至也懼率眾將奔關東獻

晉書慕容垂傳

卷五十四

苻堅

二十七

馳兵要之。姚長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獻弗從。戰于華澤，獻敗績被殺。堅大怒，甚懼。誅遂叛，竄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眾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未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翹鏡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天

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慕容暉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

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眾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眾敗其軍于鵲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眾危，思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三九

泓立冲為皇大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眾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為萇所敗。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冲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冲乃令婦人乘牛為眾，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眾。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眾三萬擊冲于灊上，為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捷阿

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  
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  
之姊弟專寵官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  
飛入紫宮威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諫  
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  
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  
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  
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  
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  
張願追遷及于礪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慕容冲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三十一

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  
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冲  
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位堅遣使送錦  
袍一領遺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  
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  
而於一朝忽為此變冲命詹事荅之亦稱皇大弟有  
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願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  
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荷氏以酬髮好終不使  
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畧陽平  
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荷不在鄴糧竭馬無草削

松木而食之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  
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  
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  
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  
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鑿鑿幸臣私弟堅許之暉  
出嘉曰惟蘆作蓬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  
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  
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  
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眾謀伏兵  
請堅曰而殺之令其豪師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

晉書纂卷五四

符堅

三十一

之曰官令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  
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為左將軍實  
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  
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  
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  
歸而吐肉以飴蘇史妻子慕容冲僭稱尊號于阿房  
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為冲軍所圍殿中  
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  
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  
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

長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堅尋敗冲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冲所獲，乃擊金以止軍。存暉屢為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眾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後，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戰于驪山，為冲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

晉書慕容垂傳

卷五十四

苻堅

如新城，鄴中饑甚，不幸鄴城之眾就晉殺于枋頭，申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饑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諺曰：「幽州馘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馘垂之本名，與不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時有群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鬪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眾登城，堅身貫甲胄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幸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

願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為冲所畧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蚡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眾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與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刑，歔歔流涕，悲不自勝。」眾

晉書慕容垂傳

卷五十四

苻堅

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其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眾。眾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官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又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朕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

遣衛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為冲所禽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宜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母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又為謠曰長鞞鞞所交及馬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

晉書纂卷五四

苻堅

三五

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稱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丕僭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晉書纂卷五四

王猛

三五

而不應遂隱于拳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敏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請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達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詔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

晉書卷五十四

三猛

三猛

及廢興大事。異苻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猛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非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捕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帶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畧

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頗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益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

晉書卷五十四

三猛

三猛

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備關東守宰。授詔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瀛。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人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

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父之  
堅曰卿昔蠕蠕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  
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佞卿為朕龍卿亦異  
朕於一言迴考樂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  
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遂不許  
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  
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  
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  
竊惟鼎宰崇重泰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  
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明哉

晉書纂卷五四

王猛

天

同 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室鄰遠實令為  
虜輕秦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  
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  
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  
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  
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幾咸熙百揆時叙於  
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勅其太子宏  
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性  
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雖耻之忿靡  
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

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  
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  
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  
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  
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  
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  
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歛三臨謂太子宏  
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贈  
侍中丞相餘如故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符融全

晉書纂卷五四

符融

三九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  
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  
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符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  
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堅儲  
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  
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  
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尚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  
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  
確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備理進  
才理滯王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堅

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惟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既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

晉書纂卷五四

符融

四十

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

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刑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駟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屆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畧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

晉書纂卷五四

符融

四十一

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服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眾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甲羸庸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



矣垂長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冀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全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耽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晉書纂卷五四，苻朗。續後晉遺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請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負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驕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詰之，朗稱疾不見。汝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執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

達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飾。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遂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晉書纂卷五四，苻朗。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畧，嘉之，命鄧羗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頗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樊燒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幸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

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苻丕畧，苻登畧，索泮畧，徐嵩全。論

張琬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  
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未留符冲守壺關率騎一萬  
會不勸稱尊號不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  
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  
堅尚書令魏昌公符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  
海王以中山太守王亮為平東將軍先是慕容麟攻  
王亮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眾  
應麟亮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眾  
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  
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  
晉書纂卷五四符不

四十四

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為隴西鮮卑  
匹蘭所執送請姚萇與既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却  
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與推衛平  
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枹罕諸氏  
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  
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  
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軍但請衛公  
會集眾將青為諸軍決之眾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  
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  
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  
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  
王室疎屬而志畧雄明請共立之以起大駕諸軍若  
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眾皆  
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丕請命不以  
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  
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丕留王  
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辛眾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  
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  
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未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  
為前鋒都督與慕容未戰於襄陵王未大敗永及石

聖五

子皆死之初荷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不猜而忘之及丕之敗懼爲纂所殺幸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荷安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荷纂及弟師奴幸不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荷登稱尊號僞謚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未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不在位二年而敗

晉書卷五十四 符登

四六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爲奇畧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于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

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矜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旣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

晉書卷五十四 符登

四七

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道奉丕于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不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踰僭冠旅嚴疆豺狼梟鏡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擬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雙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政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駟羽葆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魯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歆歆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

晉書纂卷五四 符登

甲八

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長以登頰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長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符登陛下未族尚欲復讐臣爲勅臣行殺非臣之罪符登陛下未族尚欲復讐臣爲兄報耻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云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符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襄既而升樓謂長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

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長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長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太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萇率騎三萬夜襲太界管隕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弇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畧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長

晉書纂卷五四 符登

甲九

聞惡地之請登也謂諸將曰此萇多姦智今其請登事必無成登聞長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徵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焉郭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回所不照三儀

實亦不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眾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眾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為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為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為將軍質眾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進攻新平萇率眾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為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為崇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

晉書纂卷五四

苻登

五十

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眾距登登去營逆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賈衝為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眾而

東攻屠各姚奴鼎蒲二堡剋之自其泉向關中興迫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百趨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眾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眾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間登敗出奔眾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興率眾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雄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為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謚登曰高皇帝廟號

晉書纂卷五四

苻登

五十一

太宗崇為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椽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

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  
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  
自同元惡洋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  
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洋但苦力寡不能  
固守以報君父之讐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  
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

徐高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  
良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  
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  
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

晉書卷五十四徐高

五十二

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  
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  
位為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  
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  
下方成怒三斬嵩添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  
宸遷鼉鼉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  
若瞻鳥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  
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蠶毒未逞狼心健既

承家克隆凶緒幸思歸之眾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  
燬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  
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幸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  
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戮  
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末因雅量瓌姿  
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誅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  
纂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  
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  
權辭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畧雋賢效足  
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

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  
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  
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懷讓  
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黠武懟三正之未叶舉五運之  
猶乖傾幸士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  
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允駐驛  
疑山疏爵以候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  
順神理害盈雖矜冰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  
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  
社遷於他族身首鑿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

晉書卷五十四論

五十三

社遷於他族身首鑿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

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借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人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  
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晉書纂卷第五十四終  
論

晉書纂卷第五十五

載記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  
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  
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馬武所  
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鄒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  
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鄒  
玄孫柯迴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  
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  
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  
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  
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  
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  
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洽  
先叛宜徒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  
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  
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

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眾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餼直不脩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

晉書纂卷五五 姚弋仲

二

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眾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子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劾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

宜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鉞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

晉書纂卷五五 姚弋仲

三

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為苻生所敗。弋仲之極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長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眾愛敬之。咸請為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為任



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惛幸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惛而并其眾浩愈惡之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眾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襄將佐部眾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執北引自稱大將軍大

晉書纂卷五五姚襄

四

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畧地鄜城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為飛所執襄率眾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羗等要之會羗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襄僭號追謚魏武王

姚襄節

晉書纂卷五五姚襄

五

馬為泓所敗。馭死之。長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長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長為盟主。長將距之。天水尹縡說長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長乃從縡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軍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長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皆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長曰：「燕因懷舊之士而

晉書纂卷五五 姚萇

六

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剋，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長自二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眾降。長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長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長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以太元十一年，長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姚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置

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長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畧陽羌胡應長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長還安定，備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長復如秦州，為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馬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長將赴救。尚書令姚昱、左僕射尹緯等言於長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長曰：「登遲重少

晉書纂卷五五 姚萇

七

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眾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眾。又擒蘭犢，收其士馬。長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時天大雪，長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暉請刺苻登。長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暉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長遣之事，發為登所殺。長以暹為騎都尉，雷惡地率眾

降。長拜為征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  
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  
鎮東姚漢。得於李潤。長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  
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褐飛。」長曰：「登非可卒殄，  
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  
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  
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  
是潛軍赴之。長時眾不滿二千，褐飛惡地眾至數萬。  
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長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  
下怪而問之。長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  
晉書纂卷五五 姚長 八

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眾國之事業，由  
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登將金槌以新平降。長  
長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長曰：「槌既去，符登  
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效委質，吾復以  
不信任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  
長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為國  
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  
安，與遣尹緯讓而誅之。」長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  
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  
太過耳。」長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  
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  
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  
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幸大眾，履險若夷，上下咸允  
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  
筭畧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長下書令留臺諸鎮  
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符登與竇  
衝相持，長議擊之。尹緯言於長曰：「太子純厚之稱，着  
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  
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原。長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  
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

衛圍自解。登聞與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威如長策。長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長懼走入宮。宮人迎。長刺鬼。誤中長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長遂狂言。或稱臣。長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弋。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長謂興曰。有駁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

晉書纂卷五十五 姚長

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

姚興

姚興字子畧。長之長子也。符堅時為太子舍人。長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長。長立為皇太子。長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符登獲第。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眾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

散其部眾。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興母蚡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綿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

晉書纂卷五十五 姚興

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著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

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德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符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說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說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

揮琴飲酒。詭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詭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於是其太尉趙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諫，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以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贖貨誅。於是群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

晉書卷五十五 姚興

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請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于時號無冤滯。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群臣咸諫以為不可，興不從。

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為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為皇太子，太赦境內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死來降。先是秃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為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立其昭儀張氏為皇后。子懿、彌、光宣，諱惜，璞質遠，裕國兒，皆為公。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獄。

晉書卷五十五 姚興

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呂隆懼禿髮僭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闡松為蒼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比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

晉書纂卷五五

姚興

十四

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畧僧遷道樹僧獻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

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未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胤謚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叅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

晉書纂卷五五

姚興

十五

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騰言於興曰。成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禿髮僭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於已。乃署僭檀為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

年王威不接銜。騰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率土資狄。若傳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質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為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為聖朝肝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傳檀會。傳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人。傳檀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檀殺遊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

晉書纂卷五五 姚興

十六

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恭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鷄以之。翱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春。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眾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墮。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筭政。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

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効未酬。恩而在公。無關。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斐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遊人。薄禾等。為南臺所禁。天鑒玄鏡。覽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發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委陋。何用送為。邊藩要捍。眾力是寄。禾等私逆。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

晉書纂卷五五 姚興

十七

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又沈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莫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典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與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與曰。若爾桓為措思乎。又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豈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與因謂超曰。宗敞文

才何如。可是誰蓋趙曰。敵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敵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趙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起曰。臣以敵餘文。凡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葉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晉義熙二年。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脩立者。莫不

晉書纂卷五五 姚興

十八

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開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奸詐。好聞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旣居將相。虛襟引納。

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僞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奸畧。興曰。吾每思得。庶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冢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氐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無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

晉書纂卷五五 姚興

十九

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家。每將妻妾入家。飲讌酒。酬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領光討虜諸軍事。安達將軍。雍州刺史。辛嶺北見兵。以討赫



運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厄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泓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待御史燕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晉書卷五十五 姚興 二十

爲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欽。曼鬼。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狗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狗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二。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晉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謙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群臣。征虜劉羗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國關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謙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太

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僑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臣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僑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

晉書纂卷五五

姚興

二十一

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諸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歛曼鬼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

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群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黨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覲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趨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

晉書纂卷五五

姚興

二十一

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歛曼鬼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情與其屬幸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歛曼鬼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遣歛曼鬼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

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此喜躍  
賈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情等  
奔潰逝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興  
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欽曼寇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  
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  
皇帝

尹緯節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  
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  
際常輟書而歎符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  
晉書纂卷五五尹緯

十四

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  
年秋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  
流涕長歎友人畧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  
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已難遭恐  
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  
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  
萇既敗符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  
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畧  
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  
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

僞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  
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  
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  
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  
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  
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達蕭何  
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  
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  
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  
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  
謚曰忠成侯

尹緯

十五

姚泓畧

論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  
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  
每征伐巡游常留縉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  
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  
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  
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控辱則壯厲之心生  
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  
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肅刑

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常率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寔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母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賴口。

晉書卷五十五 姚泓

二十七

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王師至城，舉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闞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眾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戡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舉榮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眾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

晉書卷五十五 姚泓

二十七

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光懼。遂降關中。魏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讚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晉書纂卷五五 姚泓

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無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死焉。姚長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

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木駭亂。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立詞於暴主。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仁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畧。寔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効績。薦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畧尅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晉書纂卷五五 論

瓜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達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地繼隔。詎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雜圖。被深恩於介士。誠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肆諸本件 無為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折定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僞境日侵。寧堪未貴之後。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豈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慎之質。屬傾覆之餘。內難

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以剛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晉書纂卷第五十五終

晉書纂卷五十五論

三

晉書纂卷第五十六

載記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李特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其

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

四姓。曰驛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

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

務相之劔懸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

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

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

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

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

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

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陛階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賓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刻漢中，特租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于畧陽，北土復號之爲巴西。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況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人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廩。

晉書纂卷五十六

李特

二

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廩，廩遂謀叛。潛有蜀民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廩同羣，率多勇壯，廩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廩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騰。騰率衆入州，廩遣衆逆騰戰于西門，騰敗死之。廩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廩。廩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廩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榮言於廩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疆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廩歛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廩，廩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廩意，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

晉書纂卷五十六

李特

三

區宇湯武之事寔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厥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厥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厥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弁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矣怒於厥閣下于乃殺淑粲左右又殺弁皆厥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厥引兵歸縣竹厥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健爲太守李必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

晉書纂卷五十六 本并

次縣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遂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厥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必張微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厥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登殺厥長史袁治及厥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厥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龍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筭驥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

甚悅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人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椎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厥功拜特宜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

晉書纂卷五十六 至特

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頗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勝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羝之豪李任闢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驛馬屬韃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於是六羝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羝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



任臧始昌令闢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  
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  
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於是特自稱使持  
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  
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驥為駙騎將軍長子始為  
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時  
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  
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謠曰李特尚可羅  
尚殺我尚類為特所敗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  
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

晉書纂卷五十六 李特

六

境內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  
尚水上軍遂寇成都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朱岱建  
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  
臧距阜尚遣大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  
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  
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  
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  
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雄 李班全 論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覆缸自門升天

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  
大蛇遶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  
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  
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  
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  
李氏子中惟仲雋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為蜀承  
制以雄為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  
牧都於郫城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  
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  
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

晉書纂卷五十六 李雄

七

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求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  
其境內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范長生自山  
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  
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  
內改年曰太武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驥攻涪又陷之  
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  
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  
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  
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不許李驥謂司空上宜  
悖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

爲何如。悼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練經，至哀而已。驥曰：任回方至，此人決于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驥與回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王，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疆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

晉書纂卷五六 李雄

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比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珍及將軍樂次、費他、李軋等，由白水橋攻下，辨征東李壽督珍弟珩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珍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珍稚死者數千人。珍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各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稚所生，稚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

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愜懿明獻，殆天所命，大事垂剋，斃于戎戰，班委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覲，情在闔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違，楚漢尊崇，義節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肥嘗告急，去有東軍，稚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稚之雅譚多如此類。咸和八年，稚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稚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臣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稚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

晉書纂卷五六 李雄

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  
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勇丁歲穀三斛女  
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  
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  
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  
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  
雄遂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  
進曰天子謬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酌也雄卽  
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在問之  
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  
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  
還

晉書卷五十六 李旌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納  
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  
隴西董融天水文斐等以爲賓友每講融等曰觀周  
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  
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爾後人之莫逮也  
爲性汎愛動循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  
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  
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

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  
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  
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  
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  
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  
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  
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玠  
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  
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  
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  
十一

晉書卷五十六 論

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特雄班期以  
及壽勢危六  
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  
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纒深自古況乎巴漢  
雜種厥類是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  
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  
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鞮同聲雲集殲殄蜀漢

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舉蓋上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情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推  
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緩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備茂範而  
確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  
體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費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  
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  
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

晉書纂卷五十六

論

十一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晉書纂卷第五十六終

晉書纂卷第五十七

載記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情校

呂光

呂纂俱畧

呂光字世明畧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  
沛避難徙焉世為首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  
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  
諸童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  
詳平群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  
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

晉書纂卷五十七

呂光

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  
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表夏愛服遷鷹揚  
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  
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興  
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與初破成世姦  
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  
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  
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  
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與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  
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

慕容暉封都亭侯。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虞、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

晉書卷五十七 呂光

二

兵至焉。著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徒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管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且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

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胡、狗、胡、第、訥、龍、侯、將、植、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繩，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衆兵以距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連，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初，苻堅之敗，張天

晉書卷五十七 呂光

三

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秃髮思復韃，思復韃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及閻嚴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眾三萬及思復韃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

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筭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畧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偽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

晉書纂卷五十七

呂光

四

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謙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燕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已瑞以考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

丞郎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寶苟討乞伏乾歸于金城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謚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部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諸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使呂纂率楊軌寶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光弟天水公延以袍罕之眾突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光荒老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進改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府君豈

晉書纂卷五十七

呂光

五

豈

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冒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鄱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籌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粲僕射王詳不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騰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闇纂等凶武

晉書纂卷五十七 呂光

六

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却眾最疆二苑之人多其故眾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之眾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眾皆附之詳為內應事發光誅之磨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眾無雄畧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騰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騰明

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至西龍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淙若敗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騰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眾眾皆掩目不忍視之磨悠然自若磨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磨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光遣楊軌

晉書纂卷五十七 呂光

七

書曰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磨磨商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難鳴已於風雨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吝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騰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眾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

則敵疆我弱養獸不計將為後患遂率兵邀纂篡擊  
敗之郭廢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  
聞廢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  
太上皇帝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  
十年偽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  
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譽為務及堅亂  
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  
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  
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  
晉書纂卷五十七 呂光

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  
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起言於紹  
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  
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  
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  
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  
恐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起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  
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  
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起曰聖人稱  
知幾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

紹於湛露堂起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  
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  
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  
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  
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  
門弘幸東苑之眾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  
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  
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  
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  
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起率卒  
二千赴之眾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  
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起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  
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眾心不順是  
以遣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  
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  
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  
改元為咸寧諡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  
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  
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  
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

晉書纂卷五十七 呂纂

九



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過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誣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燹俱行。燹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眾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眾潰出奔。

晉書纂卷五十二 呂纂

十

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畧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鮮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獻款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欲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胡安據

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籠琉璃棹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備其墓道。士句摩羅者，姿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始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讎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

晉書纂卷五十七 呂纂

十一

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現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路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背，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偽謚纂靈皇帝。隆字承基，光弟實之子。呂光以孝武大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元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號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思遇踰于世子。偽故偽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眾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成。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軼。外以慕容軼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為名焉。及偽僭稱

晉書慕容垂五十七

十一

尊號封垂吳王。再為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屏迹。時慕容暉嗣偽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宥有圖暉之謀。懼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率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

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

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禰光侯奮耳。今天厭

晉書慕容垂五十七

十三

亂德。凶眾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自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第德進曰。夫鄰國相吞。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初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王夫差。遠子胥之諫。取禍旬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王。又為王猛所

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  
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  
會非吾有自當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  
子不恬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  
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讎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  
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頗得三廬於  
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以太元八  
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  
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垂定都中山群  
僚勸即尊號具典儀備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

晉書慕容卷五十七

慕容容

十四

一年借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  
社稷立寶為太子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號后  
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  
三不以貴陵姜媯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  
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  
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  
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  
太子寶守中山幸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為前鋒都督  
遼之部眾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  
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

厚撫之為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  
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  
城慕容農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  
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  
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  
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眾  
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  
慕容鎮驃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  
而奔還士眾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幸數百騎北  
趨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眾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

晉書慕容卷五十七

慕容容

十五

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  
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未有  
震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  
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  
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  
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末弟支于晉陽末遣其  
將刁雲慕容鍾率眾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  
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  
末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軼關垂進師  
入自天井關至于壺關末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

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圖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僞謚成武皇帝。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廆

論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

晉書慕容卷五十七

慕容垂

十六

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爲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爲太師。左光祿大夫。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稽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侯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

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誘。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傑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婿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號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

晉書慕容卷五十七

慕容寶

十七

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  
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虜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  
桑悉由吳來虜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  
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畧存堅誅慕  
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意賞罰不  
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  
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  
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  
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

晉書纂卷五十七

慕容盛

十八

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  
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永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  
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  
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  
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  
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未誅雋垂  
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  
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目  
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  
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

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  
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龍城盛  
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  
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  
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  
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官  
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  
汗之外孫也汗亦有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  
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復淫荒事  
汗無禮盛因問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  
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  
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  
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容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  
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  
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  
引兄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  
止有李早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  
引爲腹心早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  
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墻入  
于東宮與李早等誅穆衆皆踴躍進攻汗斬之汗二

晉書纂卷五十七

慕容盛

十九

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早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挹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竒聚衆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竒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竒罷兵竒遂與丁零嚴生烏九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竒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卽尊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年爲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

晉書纂卷五十七

慕容盛

二十

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柵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爲白雀園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讎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幸禁兵嚴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海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搖動夜於

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幸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閣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謚昭武皇帝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骨速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卽位隆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子

晉書纂卷五十七

慕容盛

二十一

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群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卽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初熙杰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荷貴人丁氏怨恚呪與兒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道臺宮其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

又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賜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嚴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

晉書纂卷五十七

慕容熙

三

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瑒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微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絀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晉書纂卷五十七

慕容熙

三

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

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

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

禪宗。僭侯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

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眾微一旅。荷拔而傾

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

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真符。文武不墜。福光

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

乃地非與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

之姿。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

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叢壤。宗祀夷滅。為

馮氏之驅除焉。

晉書纂卷第五十七終

晉書纂卷第五十八

載記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 張玉成成倩林

乞伏國仁

馬駱畧

取第素非全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

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

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

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

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咸許之。老父欣

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乾于。乾于者。夏言依倚也。

晉書纂卷五十八 乞伏國仁

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

為親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

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祜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

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綠部。眾稍盛。祜鄰死。子結權立。

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利那死。弟祁淫立。祁淫

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

眾二萬餘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傳大寒立。會石勒

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

遷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眾叛降于統。

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眾。劍騎未交。而



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  
吾將爲呼韓那之計矣乃請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  
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  
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  
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  
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  
及堅與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  
父步頽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  
迎國仁于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  
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既

晉書纂卷五八 乞伏國仁

二

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畧騷動蒼生疲弊  
中國遶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  
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  
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  
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  
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  
常迷運先達耻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  
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  
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  
元曰建義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

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  
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  
也於是勅衆五千散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  
尋與其弟莫侯梯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  
軍刺史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  
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  
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  
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  
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狹不脩行業

晉書纂卷五八 馮跋

三

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  
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  
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  
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  
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  
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  
熙怒及卽僞位慕容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  
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爲避路  
時賊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  
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

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脫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  
入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  
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為使  
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讎群寮忽有血流其左臂  
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苻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  
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  
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於庭中眾推  
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畧不恒志於靖亂掃清  
晉書纂卷五八馮跋  
凶桀皆公勲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  
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  
危甚綏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  
副元元之心群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  
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  
丙建元曰太平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  
逃費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畧令既  
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  
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  
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

但大業草創葵倫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  
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汗辱朝士可東南考竟於是  
上下肅然請賅賂路絕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  
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為  
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令極  
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跋又下書曰今  
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祭  
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  
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  
根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至  
晉書纂卷五八馮素弗  
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為魏所伐東奔  
高句驪居二年高句驪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  
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  
群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  
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  
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  
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  
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遂入與藻對坐旁若  
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

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厮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已幸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楊哲曰。秦趙勲臣子第。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為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晉書纂卷五八

馬素弗

六

秃髮烏孤

秃髮傳檄俱節

論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南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至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畧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肝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韃立。部眾稍盛。烏孤即思復韃之子也。及嗣位。晉書纂卷五八。秃髮烏孤。七。務農桑。備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眾咸曰。吾士眾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備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于築。庶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庶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

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  
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  
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皆叛邇既乖違  
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  
眾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  
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  
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  
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  
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  
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

晉書纂卷五十八

秃髮烏孤

八

則曰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  
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  
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  
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僭檀為車騎  
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為賓客金石生時連  
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真衛  
殷翹丞明郭黃郭奮史嵩鹿嵩文武之秀傑梁和歸  
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晃  
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  
咸得其所段業為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

氏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追  
僭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  
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靜  
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偽謚武王

僭檀少機警有才畧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僭檀明識  
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僭  
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  
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  
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  
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僭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

晉書纂卷五十八

秃髮僭檀

九

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  
雖逃叛孝心可加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去  
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僭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僭  
檀車騎將軍廣武公與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宋敞  
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為尚書郎見僭  
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  
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  
託君至是僭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  
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  
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

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張堪之孤叔  
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僂檀曰卿  
魯子敬之倚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僂檀以姚興之  
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  
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檀  
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  
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  
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  
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意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  
卿言是也僂檀遣其將支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  
晉書卷五十八 僂檀傳

十

遠安邇之畧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  
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禧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  
秦隴之冠冕求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和涼國之舊  
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  
之神容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從橫  
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僂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四匹於  
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  
事史嵩聘于姚興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  
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  
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委倫之常何  
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嵩  
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狃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  
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  
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  
城獨守外逼群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  
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  
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  
僂檀謙群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  
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禧進曰張文王築城死繕官廟  
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隴然瓦解梁熙據

十一

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幸土崩離銜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傳檀曰非君無以聞謹言也姚興以傳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傳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畧達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

晉書纂卷五八

傳髮傳檀

十二

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確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傳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宗曰形移勢變絡如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傳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傳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欽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顛爲弼等後繼遣傳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

河西邀之傳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漢口昌黎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欽成縱兵虜掠傳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顛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顛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傳檀引師而歸傳檀於是僭即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傳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晃及太史令景保

晉書纂卷五八

禿髮傳檀

十三

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脩德責躬可以寧吉傳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耻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軋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傳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傳檀怒鎖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

戶侯既而蒙遜率眾來距戰于窮泉。僂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為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為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城。以妻敬為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妻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僂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僂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晉書纂卷五八 禿髮僂檀 十四

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則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喪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僂檀僂檀謂眾曰。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眾多。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晉書纂卷五八 禿髮僂檀 十五

樂不凋見之於卿。僂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  
上賓之禮。封左南公。歲餘為熾磐所鳩。左右勸僂檀  
解藥。僂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  
十三年。僂謚景王。武臺後亦為熾磐所殺。烏孤以安  
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僂檀三世。九十九年。以安帝義  
熙十年滅。

史臣曰。秃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  
山候蒲。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  
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昂之  
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

晉書纂卷五十八 論

十六

弘抑此之請。僂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推呂氏  
筭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畧雄圖。比蹤前烈。既  
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  
弊。地奪於蒙。遂勢軼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  
宋殤好戰。致災於萃。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溪。異代  
司亡其於僂檀見之矣。

晉書纂卷第五十八終

晉書纂卷第五十九

載記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信校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  
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  
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  
之僭立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肅嗣  
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  
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肅  
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畧。肅竟不能用。  
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  
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枹頭之役。德以征  
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  
肅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  
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  
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昔楚莊滅陳。  
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  
不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于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  
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于暉曰。

晉書纂卷五十九 慕容德

一



昔勾踐捷于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靡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眾十萬。垂議討之。群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二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永既建偽號。弱動率戎。致令群賢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眾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識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語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群臣議以慕容

晉書慕容卷五九

慕容德

二

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嘗寶之存亡。因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弟。群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眾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攻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眾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天關。然後削中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容護請馳問寶。寶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

晉書慕容卷五九

慕容德

三

知德攝位懼而比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  
開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  
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  
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  
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質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  
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  
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賔不生  
莽世德怒斬之初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  
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  
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

晉書纂卷五九

慕容德

四

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眾不過數萬  
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  
臺親率眾討廣斬之德謀於眾曰苻廣雖平而撫軍  
失據進有疆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率進曰彭城  
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眾百攻而據之以為基  
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  
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  
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  
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  
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

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士方二千  
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  
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庶固  
者曹疑之所管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  
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問渾昔負國恩必翻然  
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  
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  
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  
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  
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  
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戎節然後比轉

晉書纂卷五九

慕容德

五

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兖州比鄰諸縣悉  
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  
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問渾渾不從遣慕容  
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  
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冠莒城守將  
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  
隆替有時義烈昔經因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  
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  
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率夏四分黎元

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  
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大馬  
識養之心復罷囚夫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達附吳越  
割剽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  
暫阻王畧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  
齊魯青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弁以偏軍討  
步虓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  
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  
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父火爭光揮戈與秋  
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

晉書慕容卷五九

慕容德

六

寶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  
於奴隸近則曹疑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于紀取滅  
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  
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  
之雄岱比之士有能斬逆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  
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人廣固  
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  
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  
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  
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過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

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  
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卽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爲  
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後因讎其群  
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  
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  
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  
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  
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  
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  
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  
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  
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  
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  
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  
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乎  
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似要利內實忠孝乃  
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  
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

晉書慕容卷五九

慕容德

七

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  
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  
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  
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  
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  
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  
足因日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  
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盡地  
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  
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毋  
晉書纂卷五九 慕容德 八

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書宗信  
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  
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眾  
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  
將軍帝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  
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  
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  
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  
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鐐築之仰視曰  
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  
晉書纂卷五九 慕容德 九

兄因問德號暢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  
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眾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  
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  
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  
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  
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  
尚書魯憲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  
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  
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俯仰  
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

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執襄城太守司馬休之  
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  
不自安皆奔於德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為前鋒  
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餐  
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  
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  
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  
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赦境內子  
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  
十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

之所在在位五年偽諡獻武皇帝

慕容超畧論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起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呼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起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起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起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

晉書慕容卷五九

慕容超

十

晉書慕容卷五九

慕容超

二

子欲以超為嗣故為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起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羨焉頃之立為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偽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為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弘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邁初起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兖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實法曰昔成方遂詐稱魏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

騎常侍段封誅之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眾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因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晉書卷五十九慕容超

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大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京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辭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能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耀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肅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買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况爾口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燕酒酣樂作興

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  
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  
爲道不同權論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  
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  
兆乎與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  
敢抗衡朝士華遂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  
國既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  
酬與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  
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  
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丘之

晉書卷五十九 慕容超

十四

側俄而不知所在湏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  
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  
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廢苦所致也超  
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劉裕率師將  
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亞王師公孫五樓曰  
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  
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  
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幸兖州之軍緣山東下  
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  
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壁清野以待

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  
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  
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疆  
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  
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  
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  
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  
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  
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鄒艾  
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

晉書卷五十九 慕容超

十五

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  
遊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軍之  
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苻柔父  
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  
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  
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  
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  
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  
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  
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登

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人保小城右徒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宜追許鄭之辭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

晉書纂卷五九

慕容超

十六

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遠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超從橫之遠畧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收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隔宿豫而胎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

人謀非不幸也

晉書纂卷第五十九終

晉書纂卷五九論



晉書纂卷第六十

載記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廣陵

蘇文韓弘道纂  
張玉成成倩校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  
遂以官為氏焉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  
畧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  
晦會伯父羅仇翹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翹  
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謹  
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  
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眾向西平  
出茗蕞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  
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  
謂眾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實融保寧河右  
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  
二父有恨黃泉眾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遂  
臨松令井祥以盟一句之間眾至萬餘屯據金山與  
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  
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為神璽

晉書纂卷六十

沮渠蒙遜

一

晉書纂卷六十

沮渠蒙遜

二

元年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下益  
生為酒泉太守蒙遜為臨池太守蒙遜既為業所憚  
內不自安請為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為  
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  
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  
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  
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  
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相  
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許言臣死說臣罪惡  
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  
男成死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  
為報仇乎且州士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  
之者以之為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  
枕卧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眾皆憤泣  
而從之比至氏池眾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眾附  
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  
軍田昂幽之于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  
等攻蒙遜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  
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  
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軍飄一已為貴門所

推可見旬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為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畧。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為奸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畧田昂等推蒙遜為使持節。節大都督。大將軍。梁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禿髮儁檀為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儁檀上公之位。而身為侯者何也。構對曰。儁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

晉書卷六十八 沮渠蒙遜

三

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諸鼎味。臣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郡。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以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蒙遜母車氏疾篤。蒙

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極遺黎之荼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枉濫。眾有怨也。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群望不絜。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湟河。自率眾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蒙遜以弟漢平為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熾。磐率眾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眾寡不敵。為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為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為失。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為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

晉書卷六十八 沮渠蒙遜

四

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

隆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  
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研五遂殺  
之其峻暴如此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  
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  
蒙遜西至白崖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  
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王而  
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疊音門而  
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  
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  
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剋

晉書纂卷六十

五

赫連勃勃

六

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疊將進  
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  
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  
焉以子茂虔為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叙蒙  
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  
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  
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為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  
滅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

族也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  
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  
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侯提距戰為  
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尅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  
于叱于部叱于佗斗伏送勃勃於魏佗斗伏兄子阿  
利先成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  
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  
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佗斗伏懼為魏  
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募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  
平公沒奔于奔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  
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  
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  
興第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  
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  
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  
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  
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使為代魏偵候姚邕固諫以  
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  
眾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  
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

晉書纂卷六十

六

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  
喻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  
衆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沒奔于而并其衆衆  
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  
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  
大夏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  
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  
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  
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  
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

晉書纂卷六十 赫連勃勃

七

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  
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  
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  
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  
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  
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  
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  
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  
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  
僭號求婚於秃髮儁儁弗許勃勃怒幸騎二萬

代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  
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儁率衆追之勃  
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鑿鑿陵埋車以塞路儁  
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  
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  
爲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  
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  
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  
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勃  
高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

晉書纂卷六十 赫連勃勃

八

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  
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  
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其年勃  
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高戰于青石北  
原敗之降其衆三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乃赦其境  
內改元爲鳳翔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  
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  
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  
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雖人一寸卽殺作  
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

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車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比遷幽朔。姓改妣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晉書纂卷六十 赫連勃勃 九

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灊上。日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璣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群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群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爲壇于灊上。僭卽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昌武。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真興。刻石於南嶺。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祕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玉筮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純曜未渝。

慶縣萬祀龍飛。漢南鳳峙。朔北長轡。達馭則西。罩峴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緡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嶠函。五德華運於伊洛。秦雍成奠。弒之墟。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軋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

晉書纂卷六十 赫連勃勃

十一

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休。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群凶獄立之際。昧旦臨朝。日肝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偽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

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為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靈寢。闔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萃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囿。可以陰映萬邦。光覆四海。吳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閎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群黎士庶。僉以為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翰之妙匠。搜文

晉書纂卷六十 赫連勃勃

十一

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瑰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楹。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隋珠。絳以金鏡。雖曦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為其名。博辨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寃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

乃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誅於詩人。闕宮有恤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威秩百神。賓享萬國。群生開其耳目。天下誅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絃。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頌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錄不其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震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

晉書纂卷六十

赫連勃勃

十三

死。子昌嗣。僞位。尋為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涼。遂為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